二十世紀簡牘考古發現百年紀念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簡牘集成

〔標註本〕

第十八册

河北省 安徽省（上）卷

主編：初師賓

河北省卷主編：胡平生

副主編：徐剛

安徽省卷主編：胡平生

副主編：韓自强

本册目録

河北省卷

一・河北省出土簡牘

河北省出土簡牘見於報告的只有定縣（後改稱定州）八角廊漢墓出土的一批，據傳還有一批，但未見報導。一九七三年，河北省文物管理處與定縣博物館在定縣八角廊發掘了四十號漢墓，墓主身著金縷玉衣，墓中出土一批竹簡。經發掘者考證，墓主可能是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劉脩死於五鳳三年（前五五年）。該墓在漢晚期即被盜，墓室遭到火焚並坍塌，使竹簡遇火炭化，給拍照、整理、保護等工作造成極大的困難。發掘者注意到，在竹簡附近尚有絹帛的炭灰，據推測當時墓中可能還有帛書。一九七四年，竹簡運到北京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進行整理，整理組成員根據實物在卡片上寫出釋文。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這批竹簡封存在木箱中轉移。後來，存放竹簡的木箱被不知情者扳倒，使竹簡又一次散亂，還造成一些損壞。自一九八一年以來，整理成果陸續公佈，竹簡釋文中有一些最初釋讀時寫在卡片上，而後校訂時發現已經損毀、無法核對的簡文，整理者加標了方括號［］。竹簡內容有《論語》、《文子》、《六韜》、《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注》、《日書》、《奏議》、《保傅傳》、《哀公問五義》、《儒家者言》等。今已發表的有《論語》、《文子》、《儒家者言》、《六韜》四種，基本情況分見下文『簡述』。

尚未發表的內容還有《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注》、《日書》、《保傅傳》、《哀公問五義》、《奏議》等。《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注》，記漢宣帝五鳳二年（前五六年）六安國繆王六定到長安入朝途中生活起居及朝見過程，記録了沿途地名、里程，朝謁慶賞等禮儀活動。《保傅傳》，與賈誼《新書》之《傅職》、《保傅》、《容經》、《胎教》四篇及《大戴禮記·保傅》相關內容合，但文字也有一些差異。《哀公問五義》，與《荀子》、《大戴禮記》、《孔子家語》三書的《哀公問五義》同，整理者認爲，可能是當時的另一個抄本。蕭望之的《奏議》，整理者最初寫《定

縣四十號墓出土竹簡簡介》一文時未見報告，後來發表《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論語〉介紹》時指出：『在定州漢簡中和《論語》一起出土的，還有蕭望之的《奏議》。蕭望之在當時是皇太子的老師，是傳授《魯論》的大師。劉脩死後把《論語》同蕭望之的奏議放在一起，應不是偶然的。』墓中出土的《日書》，未見有具體介紹，只知道爲占卜吉凶宜忌之書。

定州八角廊漢簡還只公佈了部分內容，但已受到學術界的極大關注與高度重視，它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學術的重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本校註在原整理者所寫釋文的基礎上，吸收了近些年來研究者發表的學術研究成果，對簡文作註釋。本校註是由胡平生、徐剛完成的。



（一）定州八角廊漢墓出土竹簡《論語》

八角廊漢墓出土竹簡《論語》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論語》抄本，其抄成的年代在西漢元鳳三年之前，共計有簡六百二十多枚，殘簡居多，完整的簡約長十六點二釐米、寬零點七釐米，一簡書字約十九至二十一字，有三道編繩。簡本與今本相比文字有較大的差別，經整理組比勘統計，盡管簡本不到今本一半，而各類異文竟有七百多處，幾乎佔了釋文的十分之一。出現異文的原因很多，或是抄寫脱漏訛誤，或是異體俗體簡體，或是保存了較古的寫法，或是反映了傳承的不同；各篇的分章亦與今本不同。如《堯曰》，今本分爲三章，簡文似分爲二章。今本第三章，在簡文中，用兩個小圓點與上文間隔，寫成兩行小字，與正文不同。《漢志》記，『《論語》凡十二家』。實際上是三種，一爲《古論》，即孔壁之書；二爲《齊論》，爲齊人之學；三爲《魯論》，爲魯人之學。關於簡本《論語》的性質，李學勤先生認爲可能是《齊論》。劉來成先生認爲可能是《魯論》，它應當也是由古文轉寫後留傳到後世的，隨着一代代傳抄，書寫文字逐漸變成了漢隸，但也仍然保留了一些原來的痕跡。還有一種意見認爲可能是早期的『融合本』。其實，總結我們整理過的許多簡本古書的經驗來看，我們認爲，漢初民間收藏的各種古書紛紛出現，《漢志》等書的記載有很大局限性，不可能全部記録所有的圖書信息，地下發現的早期之書很難在文獻著録中找到恰好相應的、傳承關係明確的典籍，簡本《論語》很可能是一種民間流傳的版本。

本校註以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釋文》爲依據，並沿用該書的竹簡編號，而不採用其在《文物》一九九七年第五期發表時標註竹簡出土號的辦法。簡書原未發現篇題，整理者按照今本《論語》補加篇題並編排順序與分章，如果今本未分章，而簡文有明顯的分章標識記號，則按照簡文分章。我們在篇名後加註了篇序。原簡有些空缺處，是抄寫者將原本寫好的字刮除時造成的，今依整理者用〇號表示。本校註在釋文後引録今本文字，簡本與今本的異同，讀者對讀自明，引文採自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論語》（略稱今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學而第一

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贛曰〔一〕：『《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一

註釋：今本：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一〕贛：今本作「貢」。子貢之「貢」，簡文又作「贛」。

爲政第二

子曰：『爲正以德〔一〕，辟如北辰〔二〕，　二

注釋：今本：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一〕正：通『政』。〔二〕辟：通『譬』。北辰：北極星。

〔之〕以禮，有佴且格〔一〕。』　三

注釋：今本：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一〕佴：讀爲『耻』。今本作『耻』，『耻』與『佴』皆從耳聲，『佴』、『耻』可通。『耻』，漢代簡帛或寫作『佴』。如馬王堆帛書《經法·君正》：『民富則有佴』；銀雀山漢簡：『高其諠，佴其□』等。

〔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一〕，卅而立，卌而不惑，五十而　四

而耳順，七十而　五

注釋：今本：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一〕乎：今本作『于』。翟灝《四書考異》：『此經自引詩、書外，例用於，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屬乎字，傳寫誤。』此處簡文似可印證翟說。

告之曰：『孟孫　六

對曰：『無違』。』□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七

之以禮，祭之以禮。』　八

注釋：今本：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憂。』　九

註釋：今本：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一〇

［有養。不］敬，何以别？』　一一

註釋：今本：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　一二

增是以爲孝乎〔一〕？』　一三

註釋：今本：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一〕增：通『曾』。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　一四

註釋：今本：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　一五

註釋：今本：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温故而智新〔一〕，可以爲師矣。』　一六

註釋：今本：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一〕智：通『知』。

子曰：『君子不［器］〔一〕。』 一七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不器。』

〔一〕器：指只在某一方面有實際用途而不是無所不能的通才。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從之〔一〕。』 一八

註釋：今本：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一〕今本此句作『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邢疏：『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言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意與簡文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一九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一〕。』 二〇

註釋：今本：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一〕殆：精神疲殆。

子曰：『功乎異端〔一〕，斯害也已。』 二一

註釋：今本：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一〕功：通『攻』，攻治，研究。異端：邪道歪説。

曰：『由！誨女智乎〔一〕！［智之爲智］之，弗智爲弗智，是智也。』 二二

註釋：今本：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一〕智：通『知』。

［禄〔一〕。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 二三

殆，慎行其餘，則□□□□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二四

註釋：今本：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一〕祿：祿位，即能獲得俸祿的職位。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一〕，則民］ 二五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二六

註釋：今本：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一〕錯：通「措」，放置。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狀〔一〕，則 二七

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二〕。』 二八

註釋：今本：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一〕狀：通「莊」，嚴。

〔二〕勸：勸勉，獎勵，指勉勵爲善。

謂孔子曰：『子何不爲正也〔一〕？』子曰：『《書》云：「孝乎維孝，友 二九

［弟］，施於有正。」是亦爲正，奚其爲爲正也？』 三〇

註釋：今本：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一〕正：通「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智〔其可也。大〕輿無輗〔一〕，小輿無〔軏〕〔二〕， 三一

〔何以行之哉？〕』 三二

註釋：今本：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一〕輿：即『車』，兩本用字不同而意同。大輿：指牛車。輗：大車車轅前端縛軛的横木。

〔二〕小輿：指馬車。軏：音yuè，轅前端彎曲鈎横的部分。

子張〔問〕：『十世可智與〔一〕？』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三三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智也。其或繼周者，〔雖百〕 三四

〔可〕智也。』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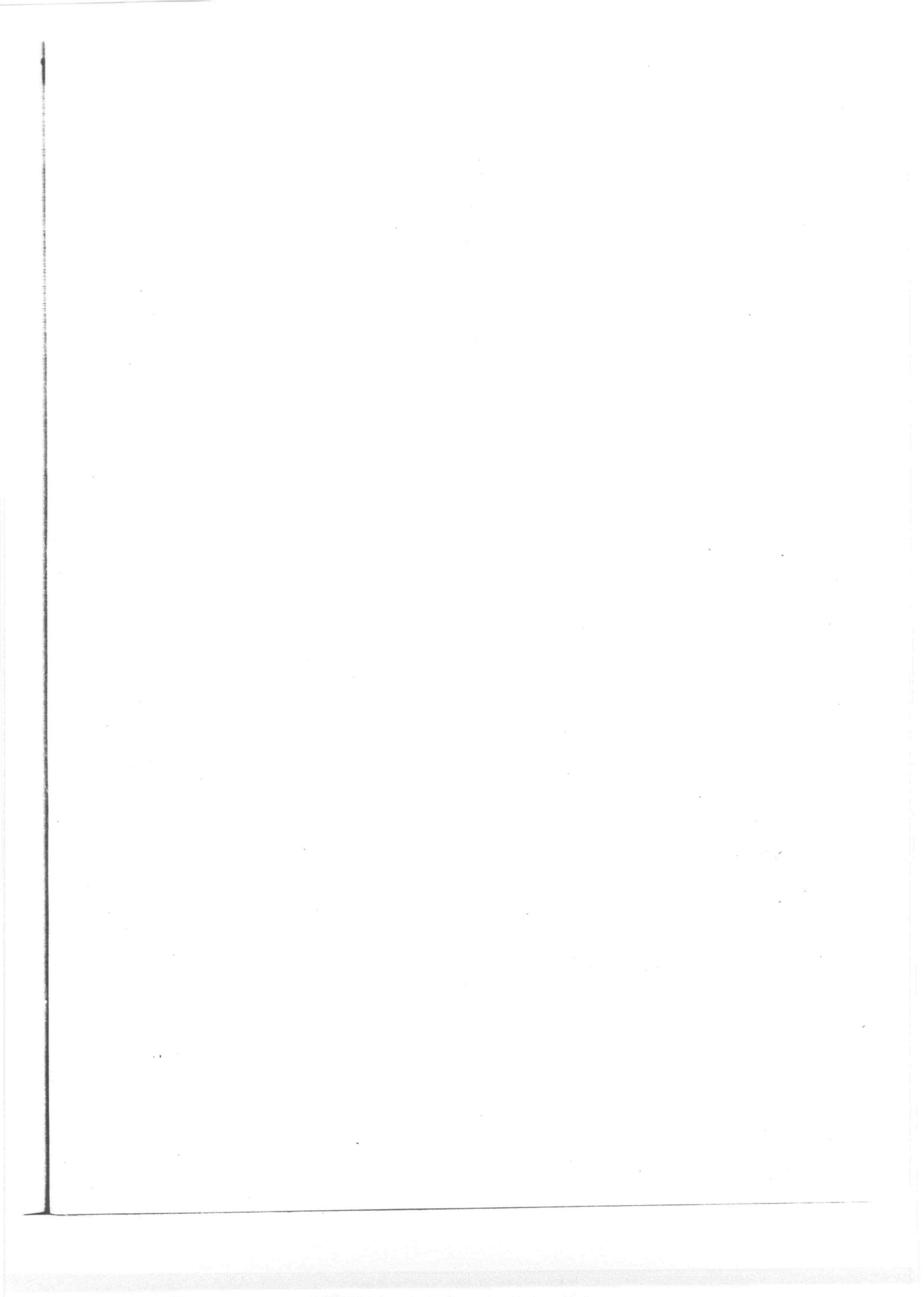
註釋：今本：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一〕與：今本作『也』，以簡本爲長。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三六

註釋：今本：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八佾第三



□徹〔一〕。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三七

註釋：今本：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一〕徹：通「撤」，指撤祭，即在祭祀結束時奏樂撤除祭器。

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 三八

其易也，寧 三九

註釋：今本：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曰：『荑狄之有君也〔一〕，不若諸〔夏之亡也〕』。 四〇

註釋：今本：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一〕荑：通『夷』。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一〕？』 四一

註釋：今本：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一〕泰山不如林放：指林放還知道問禮，泰山不會不如林放，接受季氏不合禮儀制度的祭祀。

事後素〔一〕。』曰：『禮後乎？』子曰：『起予〔商〕也〔二〕！始可與言《詩》已 四二

註釋：今本：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一〕後素：指繪畫時先使用各種顏色作畫，最後用素色分佈其間。 〔二〕商：子夏名卜商。

〔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四三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徵之矣。』 四四

註釋：今本：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 四五

註釋：今本：子曰：「禘，自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如在，祭䰠如䰠〔在〕〔一〕。 四六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四七

註釋：今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一〕䰠：即『神』。《說文·鬼部》作『䰠』：『䰠，神也，從鬼，申聲。』段註：『當作「神鬼也」，神鬼者，鬼之神者也，故字從鬼申。《中山經》：「青要之山，䰠武羅司之。」郭云：「䰠即神字。」許意非一字也。』整理者說『段註「䰠即神字」』，非是。

王孫賈問曰〔一〕：『與其媚於窖〔二〕，寧媚於竈〔三〕，何謂也？』 四八

罪於天，無所禱 四九

註釋：今本：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一〕王孫賈：衛大夫。〔二〕窖：今本作「奧」，窖、奧通。按，上古音「窖」爲見母覺部，「奧」爲影母覺部字，音近可通。奧：指室的西南隅的神，這裏譬喻衛君。媚：討好，巴結。〔三〕竈：指竈神。這裏譬喻有實際權力的人。

子曰：『周監於二代〔一〕或或乎文哉〔二〕！吾從周。』 五〇

註釋：今本：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一〕監：借鑒。二代：夏與商。〔二〕彧彧：通『鬱鬱』。《廣雅·釋詁三》：『彧，文也。』王念孫《廣雅疏證·釋詁卷三下》：『彧者，《說文》：「戫，有文章也」；《論語·八佾篇》：「鬱鬱乎文哉」，後漢荀彧，字文若。彧、鬱、戫並通。』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五一

註釋：今本：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古之道也。』　五二

註釋：今本：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子贛去]〔一〕　五三

註釋：今本：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一〕去：今本作『欲去』，是想廢而尚未廢之時；簡本作『去』，是完成時或進行時。

臣事君以忠。』　五四

註釋：今本：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哀]公問主於宰我〔一〕。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　五五

[以栗，曰]，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　五六

諫，既往不咎。』　五七

註釋：今本：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一〕主：今本作『社』，《釋文》云：『鄭（玄）本作「主」。』舊註以『社』爲『其土所宜之木』，『主』則爲木主，文義不同。

子曰：『管中之器小［哉〔一〕！』或］□：『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　五八

亦樹塞門。國君爲兩君之好〔二〕，有反坫〔三〕，管氏　五九

註釋：今本：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仲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一〕中：通『仲』。　〔二〕國：今本作『邦』，或從古本，簡本抄於漢初，因避高祖劉邦諱改爲『國』。　〔三〕反坫：坫：音diàn，放置器具的土臺。國君之間酬酢時，按禮儀飲酒，飲盡酒後將酒具爵等放置在兩楹柱之間的土臺上，叫做『反坫』。

如也，允如［也〔一〕，以］　六〇

註釋：今本：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一〕允：信，誠。今本作『繹』，孔疏云：『繹如也者，言其音落繹然相續不絕也。』文義不同。按，允如、繹如，皆爲形況詞，允、繹二字皆爲余母字，或以聲近相通。

從者見之。『二三子何患於喪？天下　六一

註釋：今本：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不可以久處約〔一〕，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六二

註釋：今本：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一〕約：貧賤。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 六三

仁，惡乎成名？君子無□食之間違仁，造次必 六四

註釋：今本：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六五

註釋：今本：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六六

註釋：今本：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曰：『君子於天下］，無謫也〔一〕，無莫也〔二〕，義之與比〔三〕。』 六七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一〕謫：通『敵』。今本作『適』。《十三經註疏》阮校云：『《釋文》出適字云，鄭本作敵。《九經古義》云古敵字皆作適。』按，敦煌出土鄭註本作『適』。〔二〕莫：通『慕』，羨慕。

〔三〕此句意爲：君子之於天下，無所爲敵，無所貪慕，唯與義爲鄰。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一〕 六八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一〕懷：安，看重。

〔子〕曰：『放於利而行〔一〕，多怨。』　六九

註釋：今本：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一〕放：依據。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一〕？　七〇

註釋：今本：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一〕何有：即有何困難。何晏《集解》：『何有者，言不難。』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未爲可知也〕〔一〕。』　七一

註釋：今本：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一〕未：尚未，還没有。此句意爲：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還没有做出可以被人知道的業績呀。今本作『求』，是尋求、追求之意，句意爲：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尋求去做讓别人知道自己的業績吧。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七二

註釋：今本：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踰於〕義〔一〕，小人踰〔於〕利。』　七三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一〕踰：通『喻』，曉。

子曰：『事父母儆諫〔一〕，見志不從，有敬不〔違，勞而不怨〕。　七四

註釋：今本：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一〕儆：通『敬』，恭敬，謹慎。

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一]。』 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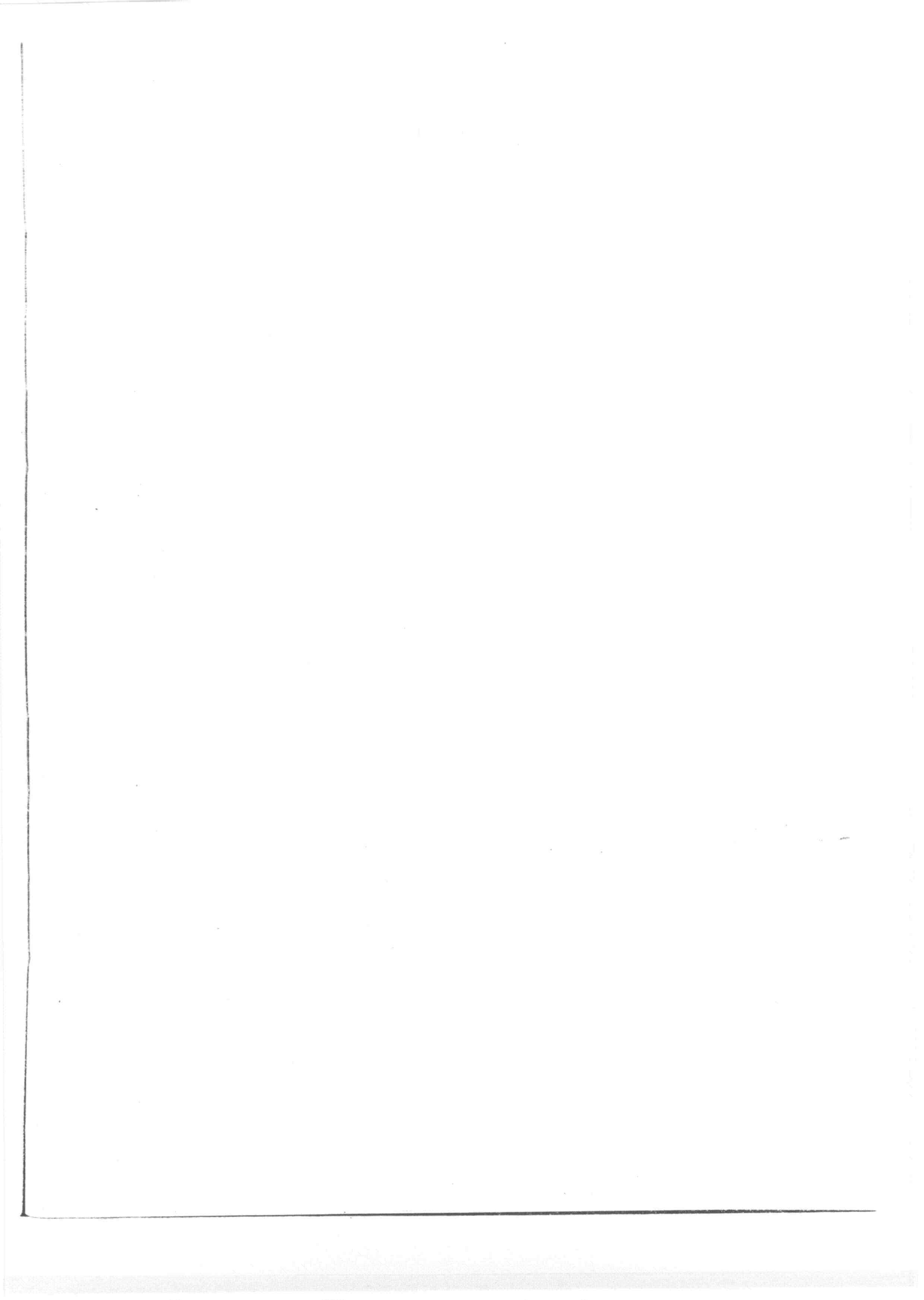
註釋：[一] 方：常，常規；這裏指一定的規律、去處。何晏《集解》引鄭註：『方，猶常也。』

[者言之不出，耻躬] 之不逮也[一]。』 七六

註釋：今本：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一] 躬：身。逮：及。

公冶長第五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女，器也。』曰：『何器也？』曰：『□ 七七

註釋：今本：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一〕。』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二〕，屢［憎］ 七八

不智其 七九

註釋：今本：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一〕佞：善於言辭。〔二〕御：通『禦』，抗禦。口給：能言善辯，口才好。這裏是指以善說能辯與人抗爭。

子曰：『道不行，乘泡浮於海〔一〕。從我者，其由與？』子路□ 八〇

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八一

註釋：今本：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一〕泡：『枹』之訛字，通『桴』。何晏《集解》引馬融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按，上古音『枹』爲幫母幽部字，『桴』爲並母幽部字，音近可通。

子武伯問〔一〕：『子路仁乎？』子對曰：不智也。』有問。子曰：『由也， 八二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智其仁也。』『求也〔二〕，［千室之邑］， 八三

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智其仁也。』『赤也［何如］？』 八四

註釋：今本：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

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一〕子：今本作『孟』，『子』當爲『孟』字之誤。〔二〕今本『求也』前有『求也何如子曰』六字，依上下文，此處簡文當脱去六字。

[宰予晝寢。子曰：『歹丂木不可]雕也〔一〕，糞土之墻〔二〕不可[杇] 八五

與何誅〔三〕？』 八六

註釋：今本：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一〕歹丂：同『朽』。《説文·歺部》：『歹丂，腐也。從丂，從歺。朽，歹丂或從木。』〔二〕糞土之墻：穢土之墻，指土墻日久生穢。〔三〕誅：責。

子曰。『始吾於人也〔一〕，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八七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八八

註釋：今本：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一〕整理者說，簡文『始』字下空一格，未見圖版。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長〔一〕。』子[曰：『長也欲，焉] 八九

註釋：今本：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

〔一〕長：通『棖』。棖，從木長聲。

欲人之加諸□也，吾亦欲毋加諸人〔一〕。子[曰]： 九〇

『賜，非壐所[及也]〔二〕。』 九一

註釋：今本：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一〕毋：不要，表示禁止。《説文·毋部》：『毋，止之也。』《玉篇·毋部》：『毋，莫也，今作無。』〔二〕壐：同『璽』字，此處通『爾』。《説文·土部》：『壐，王者之印也，以主土。從土，爾聲。璽，籀文從玉。』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一〕?』子[曰]：『 九二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九三

註釋：今本：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一〕文：這是衛大夫孔圉的謚。《逸周書·謚法》：『勤學好問曰文。』

子曰：『子産有君子道四焉〔一〕：[其行己也恭〔二〕，其事上也敬]， 九四

惠，其使民也義。』 九五

註釋：今本：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一〕簡本表述形式與今本不同。〔二〕行己：自己的行爲。

子曰：『晏平中善]與人[交〔一〕，久]而敬之。』 九六

註釋：今本：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一〕中：讀爲『仲』。晏平仲：即晏子。

子張問曰： 九七

違之〔一〕。至於也國〔二〕，則曰，「猶吾大夫□子也。」違之。之一 九八

□曰：「猶吾大夫□子也。」違之。何如?』子曰：『□矣。』曰： 九九

註釋：今本：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弃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一〕違：離開。〔二〕也國：今本作『他邦』。上古音『也』爲余母歌部字，『他』爲透母歌部字，音近可通。國：簡本爲避漢高祖劉邦諱改『邦』爲『國』。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一〕，斯可矣。』　一〇〇

註釋：今本：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一〕再：兩次。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間〔一〕，［斐然］成章，不智　一〇一

註釋：今本：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一〕間：通『簡』。狂簡：志向遠大，有進取心。

子曰：『孰謂𡱁生高直〔一〕？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予之〔二〕。』　一〇二

註釋：今本：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一〕𡱁：疑讀爲『尾』，通『微』。上古音『尾、微』皆爲明母微部字，音近可通。微生：複姓。微生高，或説即尾生高。《莊子·盜跖》：『尾生與女子期於梁。』《釋文》：『本作微。』

［言］、令色、足［恭〔一〕，左丘明］佴之，丘亦佴［之。匿怨而］〔二〕　一〇三

註釋：今本：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一〕足恭：孔安國註：『便避貌』，謂善於進退。〔二〕怨：即『怨』，下部四點當是『心』之訛變。

而毋欿〔一〕。顔淵曰：『願毋伐□，毋□　一〇四

「〔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俏友信之〔二〕，少者〕　一〇五

註釋：今本：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一〕㰦：疑當爲「坎」字異體，讀爲「憾」。上古音「坎」爲溪母談部字，「憾」爲匣母侵部字，溪、匣爲旁紐，侵、談爲旁轉，是音近可通。〔二〕俏：即「倗」字之省，字從朋得聲，通「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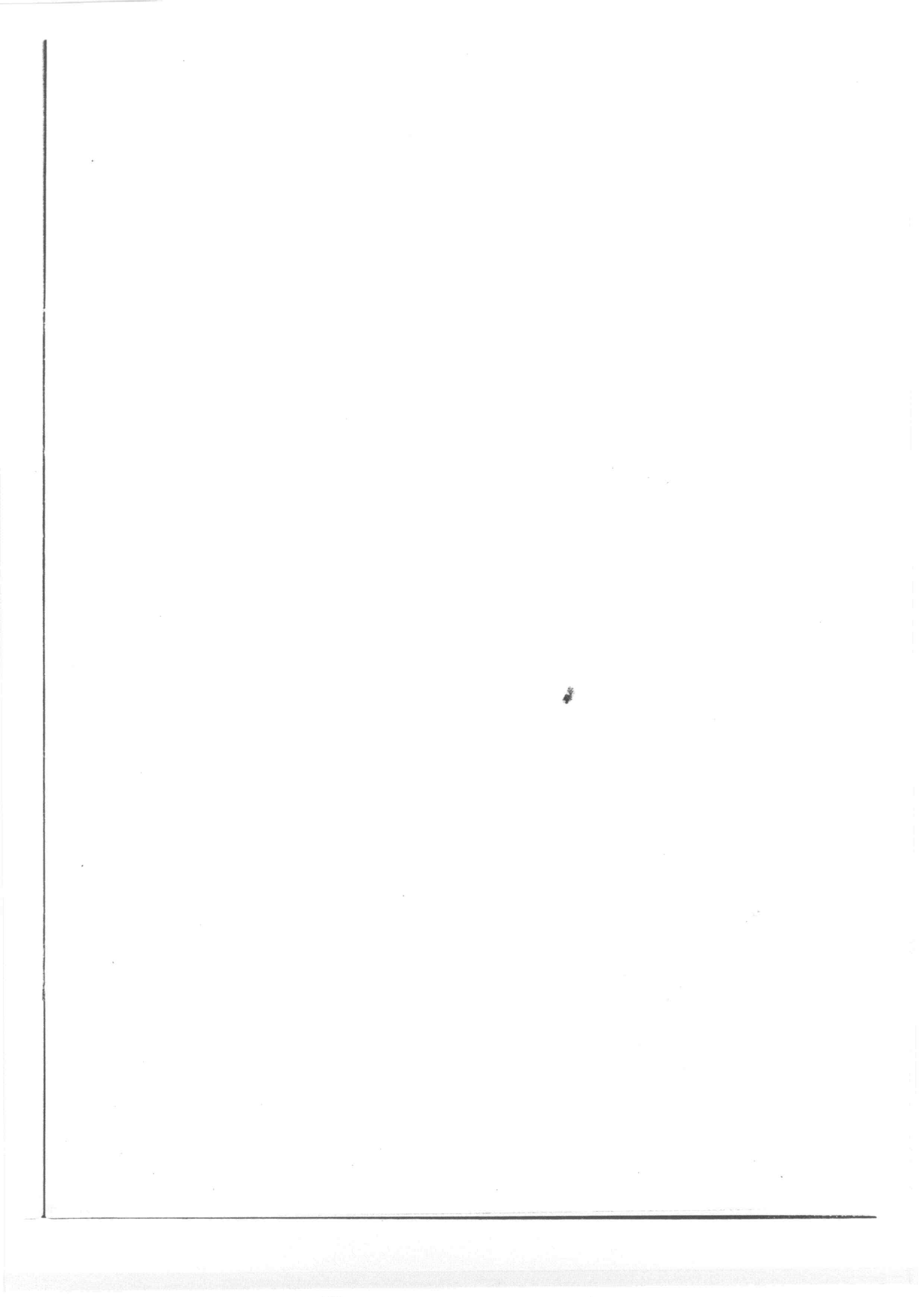
見能見其　一〇六

註釋：今本：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一〇七

註釋：今本：子曰：「十世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一〕。』 一〇八

注釋：今本：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問，毋乃大間乎〔一〕？』子曰： 一〇九

注釋：今本：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一〕大：同『太』。間：通『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 一一〇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一一一

注釋：今本：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一一二

〔不〕繼富〔一〕。』 一一三

注釋：今本：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一〕繼富：本已富，又從而繼之使更富。

康子問：『中〔由可〕〔一〕 一一四

子曰：『由也〔果，於從正〔二〕乎』□□□〕可使從正也〔歟〕？』 一一五

[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三〕，於從政乎] 一一六

註釋：今本：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一〕中：通「仲」。仲由：子路，字仲由。〔二〕正：「政」。後文皆作「政」。〔三〕求：冉有，字求。

[我必在汶上矣」]。 一一七

註釋：今本：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伯牛有疾〔一〕，子問之，自牖執] 其手，曰：『末之〔二〕，命矣夫！ 一一八

而有斯疾也！命也夫〔三〕！斯人也而有此疾也〔四〕！』 一一九

註釋：今本：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一〕伯牛：司馬子耕，字伯牛。〔二〕末：今本作「亡」，吐魯番阿斯塔那一八四號墓唐寫本鄭玄註本亦作「末」，鄭註：「末，無也。」無之者，言將失之也。〔三〕命也夫：今本無此三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命也夫！』」重「命也夫」三字，而不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一句。〔四〕此：當是「斯」字之誤。

子曰：『賢哉，回也！一單食〔一〕，一 一二〇

註釋：今本：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一〕單：通「簞」。「簞」，從單聲，盛飯的竹器。

道而廢。今女畫〔一〕。』 一二一

註釋：今本：冉求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一〕畫：計劃猶豫，停止不前。吐魯番阿斯塔那一八四號墓唐寫本鄭註：『今汝計畫才力，豫止不前。』

□子夏曰：『〔爲君子儒〕〔一〕 一二二

註釋：今本：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一〕簡本無『汝』字，語氣更爲强烈。

〔子〕曰：『孟之反不伐，賁而〔殿〕〔一〕，將入門，策其馬，曰：「非〕 一二三

也，馬不進也。」』 一二四

註釋：今本：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一〕賁：通『奔』。

□曰：『不有祝鮀之仁〔一〕，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 一二五

註釋：今本：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一〕仁：今本作『佞』。按，簡本之『仁』與今本之『佞』可通。《説文·女部》：『佞，巧讇高材也。從女，仁聲。』文義依簡本釋爲『仁』或依今本釋爲『佞』皆可通，孰優孰劣，尚可討論。

〔子曰〕：『人生之也直〔一〕，亡生也幸而免也〕〔二〕。』 一二六

註釋：今本：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一〕簡本句型與今本不同，語義也可能有差異。

〔二〕亡：『亡』、『罔』，上古音皆明母陽部字，音近可通。按，『罔』，包咸釋爲『誣罔』，程子釋爲『不直』。『亡』，也有可能讀如字，與『罔』義不同。

子曰：『智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如樂之者。』 一二七

註釋：今本：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一〕，可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 一二八

註釋：今本：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一〕中人：具有中等智能的人。

樊遲問智〔一〕。子曰：「務民之義，敬鬼而遠之〔二〕，可謂智矣。」 一二九

註釋：今本：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一〕智：今本「知」當讀爲「智」。務民：教育、引導人民。〔二〕敬鬼而遠之：今本作「敬鬼神而遠之」。簡本「敬而遠之」的對像是「鬼」，却不包括「神」，文義明顯有別。

子曰：「齊壹變，至於魯；魯壹變，至於道。」 一三〇

註釋：今本：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宰我曰：「仁者，唯告之曰〔一〕，井有仁者焉〔二〕，其從也之？」子 一三一

「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選〔三〕，不可陷也；可欺，不可罔也。」 一三二

註釋：今本：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一〕唯：今本作「雖」。「唯」通「雖」。《説文·口部》：「雖，從蟲，唯聲。」〔二〕仁者：今本無「者」字，似以有爲長。〔三〕選：遣送，放逐，今本作「逝也」。此處似以作「選」爲長。《説文·辵部》：「選，遣也。從辵、巽。巽遣之，巽亦聲。」桂馥《義證》：「遣也者，本書罷有罪也，言有賢能而入罔而貫遣之。」

子曰：「君子［博於］文〔一〕，約之以［禮，亦］可以弗之畔矣夫〔二〕！」 一三三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一〕博：今本作『博學』，文義有差異。　〔二〕弗之：今本無『之』字。丁聲樹認爲『弗』乃『不之』的合音，則『之』字當爲衍文。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一三四

註釋：今本：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子贛曰：『若博施於民能濟衆〕，可謂仁乎〔一〕？』子曰：『何事於〔仁〕！　一三五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一三六

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辟〔二〕，可謂仁之方也已。』　一三七

註釋：今本：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一〕可謂仁乎：今本多出『何如』，文義重復，簡本『可謂仁乎』已引出孔子論仁，簡本似較簡捷。　〔二〕辟：通『譬』。『譬』，從辟聲。

述而第七



〔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一〕。』　一三八

註釋：今本：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一〕我於：今本作『於我』，以簡文爲長。

『〔黑而職〔一〕，學不厭〔二〕，誨人不〕卷〔三〕，何有於我哉？』　一三九

註釋：今本：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一〕黑：通『默』。《説文·犬部》：『默，從犬，黑聲。』職：通『識』。〔二〕學不厭：『學』下脱『而』字。〔三〕『卷』通『倦』。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徙也，〔不善〕　一四〇

〔不〕能改也，是吾憂也。』　一四一

註釋：今本：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也，申申如也，沃沃如〔也〕〔一〕。　一四二

註釋：今本：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一〕沃沃：通『夭夭』。按，舊註釋『夭夭』爲和舒之貌。『沃沃』，見於《詩·檜風·隰有萇楚》：『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似皆言無憂無慮，無牽無挂之貌。

子曰：『志於　一四三

註釋：今本：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謂顏淵曰：『用則行〔一〕，舍之則臧〔二〕，唯〕　一四四

路曰：『子　一四五

子曰：『暴虎馮河〔三〕，　一四六

[吾弗] 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一四七

註釋：今本：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乎？」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一〕用則行：「用」下脱「之」字，今本有。〔二〕臧：通「藏」。〔三〕暴虎馮河：徒步抓老虎，無舟渡河。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 士，吾爲之〔一〕。如不可求也，　一四八

從吾所好。』　一四九

註釋：今本：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一〕吾爲之：今本「吾」下有「亦」字，語氣不如簡本肯定。

子之所慎：齊〔一〕，戰，疾。　一五〇

註釋：今本：子之所慎：齊，戰，疾。

〔一〕齊：同「齋」。

[在齊聞《詔》〔一〕，三月]　一五一

註釋：今本：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一〕詔：通「韶」。「詔」、「韶」，皆從召聲。

貢曰：『若〔一〕，吾 [將問　一五二

賢人者□　一五三

〔何怨〕？』出，曰：『夫子弗爲也。』　一五四

註釋：今本：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一〕若：讀如『諾』。

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一五五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一五六

註釋：今本：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以學亦可以毋大過矣〔一〕。』　一五七

註釋：今本：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一〕亦：今本作『易』，釋爲典籍之《易》。《釋文》云：『「學易」，如字，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整理者註文引《釋文》有誤，有『案《魯論》作「亦」，連下句讀』云。）是魯論作『亦』字，與簡本合。上古音『易』爲余母錫部字，『亦』爲余母鐸部字，音近可通。『亦』，仍應讀爲『易』。一説，『亦』字當從下讀，上句在『學』下讀斷，文義似不如今本。

〔□所雅言〕，《詩》、《書》、執禮疾〔一〕，皆雅言也。　一五八

註釋：今本：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一〕疾：今本無『疾』字，但文意如何理解尚不能明。

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何不曰，其爲人也，　一五九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至云壐〔一〕。』 一六〇

注釋：今本：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一〕壐：通『爾』。

曰：『我非生而智之者 一六一

注釋：今本：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以求之者也。』

［不語怪、力、亂］、 一六二

注釋：今本：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一〕。澤其善者而從［之〔二〕，其］ 一六三

善者而改 一六四

注釋：今本：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一〕得：今本作『有』，唐石經、高麗本、《釋文》本皆作『得』字。〔二〕澤：通『擇』。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一六五

注釋：今本：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曰：『二三子以我爲隱子〔一〕乎？吾無隱乎壐。吾無行而 一六六

與二三子，是丘也。』 一六七

注釋：今本：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一〕子：今本無『子』，文義不同，以無爲長。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一六八

注釋：今本：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聖人，吾弗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一六九

子曰：『善人，吾弗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一七〇

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一七一

注釋：今本：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子曰：『蓋有弗智也而作之者，我無是。多聞，擇其善　一七二

而從之；多聞而志之〔一〕，智之次也。』　一七三

注釋：今本：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一〕聞：今本作『見』，文義不同；疑簡本涉上文『多聞』而訛。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　一七四

甚？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葆〔一〕　一七五

注釋：今本：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一〕葆：通『保』。

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 一七六

註釋：今本：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智禮乎，孔］子曰：『智禮。』孔子退，揖巫□ 一七七

［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一七八

謂之吴孟子。君□智禮，孰不智禮？』巫馬［期］ 一七九

［告。子］曰：『丘幸〔一〕，苟有過，人必智之。』 一八〇

註釋：今本：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吴，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一〕「丘」字下有一空格，今本「丘」下有「也」字，以有爲是。

［之，而後和］之。 一八一

註釋：今本：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曰：『文幕〔一〕，吾猶人也，躬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 一八二

註釋：今本：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一〕幕：今本作「莫」。「幕」、「莫」通。「文幕」爲連綿字，猶「黽勉」，努力之意。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幾敢〔一〕，印爲之不厭〔二〕，誨人不卷〔三〕，則 一八三

已矣。」公西華曰：「誠唯弟子弗能學也〔四〕。」 一八四

註釋：今本：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而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一〕幾：通「豈」。〔二〕印：「抑」之本字。〔三〕卷：通「倦」。〔四〕誠：今本作「正」。鄭註云：「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疾〔一〕，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 一八五

上下神禔〔二〕。」」子曰：「丘之禱 一八六

註釋：今本：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一〕疾：今本作「疾病」，《釋文》云：「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敦煌伯希和二五一〇號唐寫鄭註本亦作「疾病」。〔二〕禔：讀如「祇」。按，「禔」，從是聲；「祇」，從氏聲。是、氏二字常通假。《周易·復》「無祇」，《釋文》云：「王肅作禔。」

曰：「奢則不孫，儉則固。□□不孫也，寧固。」 一八七

註釋：今本：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君子靼蕩〔一〕，小人長戚。」 一八八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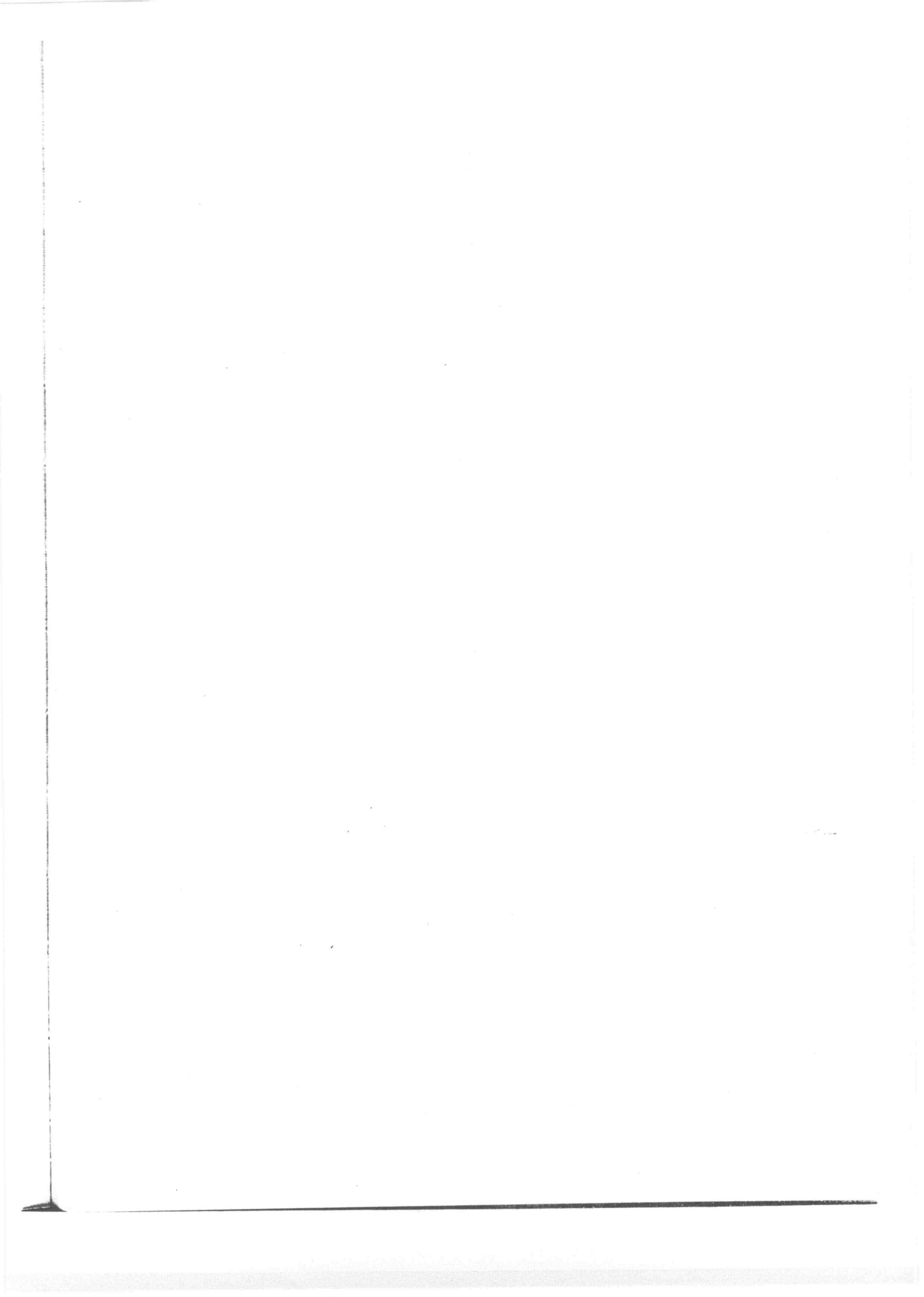
〔一〕靼：通「坦」。今本「蕩蕩」、「戚戚」，簡本皆作單字，或抄寫脱漏重文號。

曰〔一〕：「温而厲，威而 一八九

註釋：今本：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一〕曰：《釋文》云：「一本作「子曰」」，則簡文與《釋文》所見「一本」合。

泰伯第八



[其] 言也善。君　一九〇

斯遠暴曼矣[一]；　一九一

豆之事，則有司存。』　一九二

註釋：今本：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一] 曼：通『慢』。

[問] 乎寡[一]，有如無，實而　一九三

[從] 事於斯矣。　一九四

註釋：今本：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一] 乎：今本作『於』，義同。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一]，□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一九五

而不可□□　一九六

註釋：今本：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一] 托：今本作『託』，異體字。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　一九七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一九八

註釋：今本：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一九九

註釋：今本：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可使由之，不可使智之〕。』 二〇〇

註釋：今本：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曰：『如周公之材之美已〔一〕，〔使驕且鄰〔二〕，其餘無可觀〕。』 二〇一

註釋：今本：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一〕已：句末語氣詞，今本無。〔二〕鄰：通「吝」。《釋文》：「本亦作悋。」上古音「鄰」爲來母真部字，「吝」爲來母文部字，音近可通。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已〕。』 二〇二

註釋：今本：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孰信好學〔一〕，守死善 二〇三

危國弗入，亂國弗居。天□□□□□□□□□□ 二〇四

註釋：今本：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一〕孰，通篤。今本作「篤」。上古音「孰」爲禪母覺部字，「篤」爲定母覺部字，音近可通。

在其位，不謀其正。』 二〇五

註釋：今本：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狂而不直，俑而不愿〔一〕，空空而不信，吾弗智[之矣]。』 二〇六

註釋：今本：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一〕俑：通「侗」。上古音「俑」爲喻母東部字；「侗」爲定母東部字，音近可通。侗，無知貌。

曰：『學如弗及，猶恐[失之]。』 二〇七

註釋：今本：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魏魏乎〔一〕，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 二〇八

註釋：今本：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一〕魏魏：讀如「巍巍」。

乎？唐吴之際〔一〕 二〇九

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 二一〇

註釋：今本：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一〕吴：通「虞」。「虞」，從吴聲。

絻〔一〕，卑宮室而 二一一

註釋：今本：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

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一〕絻：同「冕」。《説文·冃部》：「冕，大夫以上冠也。絻，冕或從糸作。」段註以爲古文作「冕」，今文作「絻」。《史記·封禪書》：「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按，《子罕篇》「冕衣裳」句之「冕」字，《釋文》云：「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

子罕第九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　二一二

註釋：今本：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子曰：『麻絻，禮也；今也純，儉也，吾從衆。［拜乎下，禮］　二一三

註釋：今本：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也，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子畏於匡，曰：『文王溉殁[一]，文□□兹乎？天之　二一四

後死者不與於斯□□，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二一五

註釋：今本：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一］溉殁：今本作『既没』。溉：疑釋寫應爲『曁』，通『既』。殁：同『没』，殁是表『亡没』的專字。

於子贛曰：『夫子聖者耶？何其多能也？』子［貢］　二一六

天縱之將聖，［有多能也］。』　二一七

君子多　二一八

註釋：今本：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智□哉？無智也。有鄙夫問乎我，空空如□　二一九

［其兩端］而竭焉。』 二二〇

註釋：今本：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鳳鳥不至，河不□□，吾已矣夫］！』 二二一

註釋：今本：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淵喟然嘆曰］：『印之迷高，□□迷堅〔一〕。瞻之在前，忽 二二二

然善牖人〔二〕，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二二三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二二四

註釋：今本：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一〕迷：通『彌』。『迷』、『彌』上古音皆明母脂部字，音近可通。印：通『仰』。〔二〕牖：通『誘』。『誘』、『牖』上古音皆余母幽部字，音近可通。

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 二二五

［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 二二六

註釋：今本：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昷獨而藏諸〔一〕，求善賈而賈 二二七

註釋：今本：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賈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一］品獨：讀爲「韞櫝」。「韞」從「昷」得聲，「獨」、「櫝」，上古音皆定母屋部字，音近可通。韞櫝，以匣收藏。

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二二八

註釋：今本：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曰：「吾自衛反於魯，然□□正，《雅》、《頌》各得［其所］。」 二二九

註釋：今本：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免[一]，不］ 二三〇

註釋：今本：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一］免：通「勉」。

［上曰：「逝］者如此夫！不舍晝夜。」

註釋：今本：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子曰：「［吾未見］ 二三一

註釋：今本：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不隋者[一]，其回也與！」。 二三二

註釋：今本：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一］隋：通「惰」。

子□□□□□□□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二三三

註釋：今本：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而不實者有矣夫！』。　二三四

註釋：今本：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可畏也，□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卌、五十而無　二三五

［此亦不可畏也］。　二三六

註釋：今本：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之爲貴。選與之言〔一〕，能毋□　二三七

乎？擇之爲貴〔二〕。説而不擇，從而不改，吾無如之何矣。』　二三八

註釋：今本：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説乎？繹之爲貴。説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一〕選：通『巽』。巽，恭順。　〔二〕擇：今本作『繹』，似以『擇』字爲長。《集解》引馬曰『尋繹行之乃爲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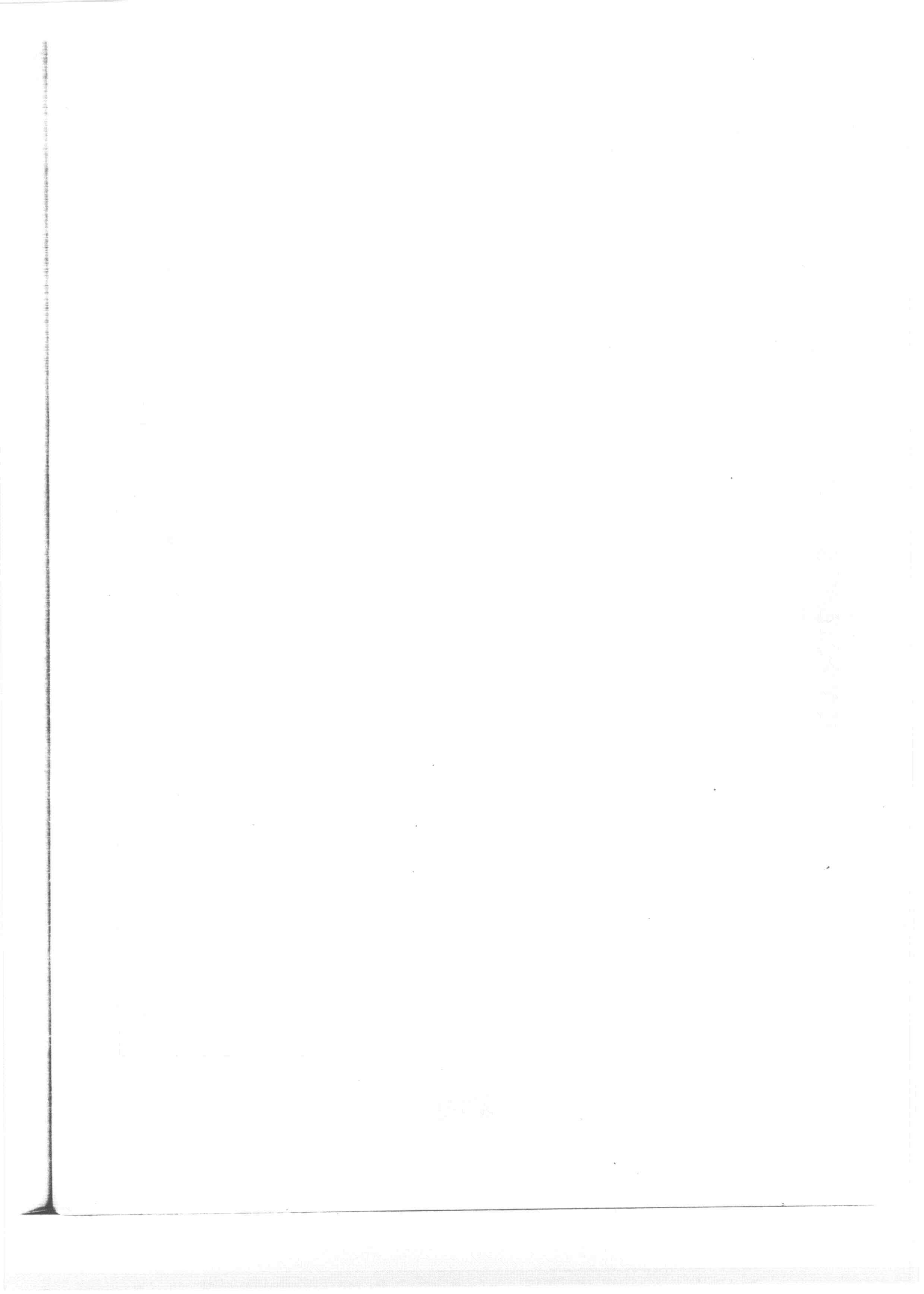
者立，而不佴者，其由也　二三九

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　二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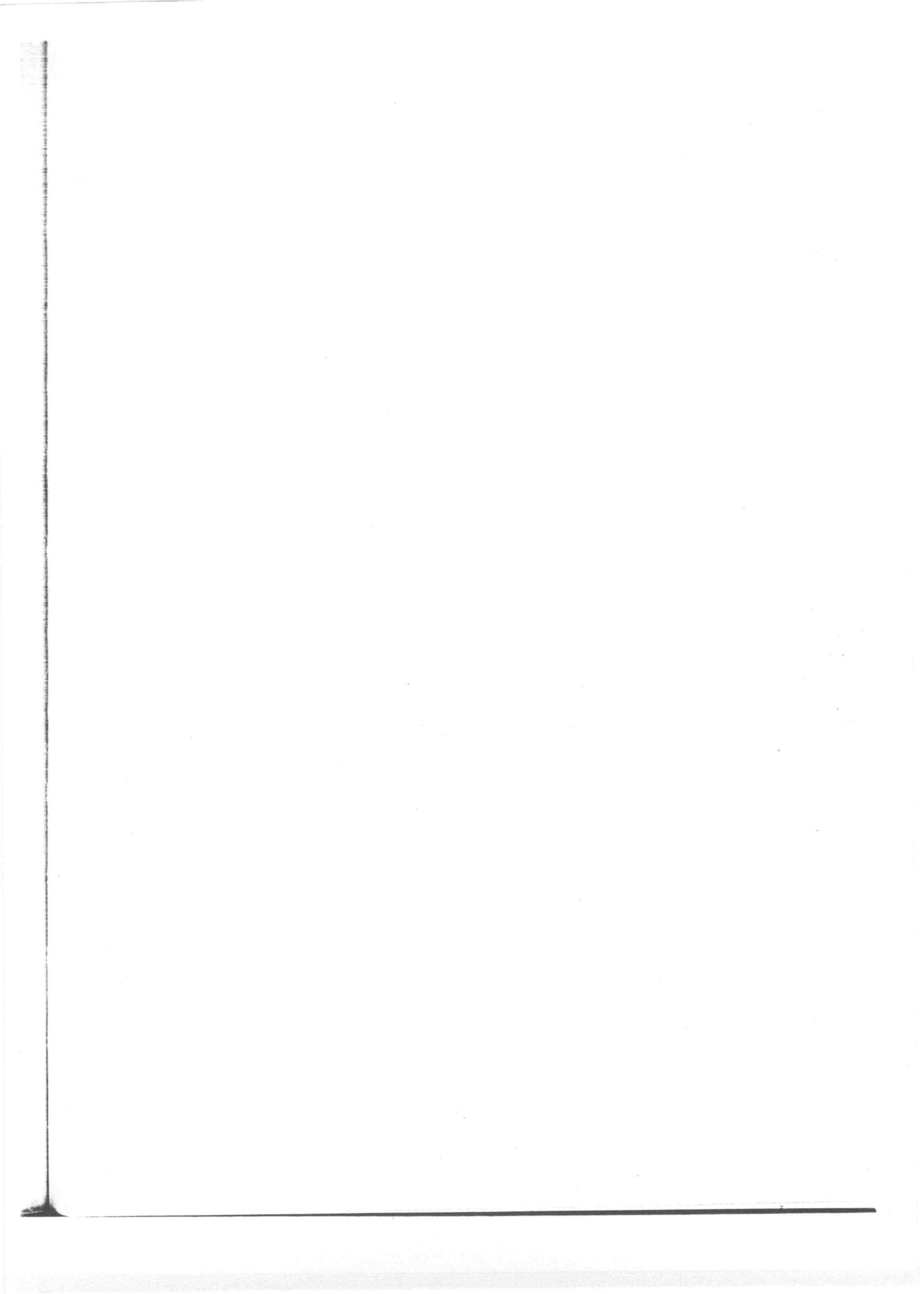
註釋：今本：子曰：『衣蔽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

註釋：今本：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鄉黨第十



［其在宗廟朝廷］， 二四二

註釋：今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攝齊升堂］〔一〕，鞠躬□ 二四三

［□］顔色〔二〕，怠若也〔三〕。殁階，趨〔四〕，□若也。復其位，□□若也。 二四四

註釋：今本：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惜者。出，降一等，逞顔色，怡怡如也。没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一〕攝齊：提起下裳的下擺。何晏《集解》引孔曰：『攝齊者，摳衣也。』〔二〕『顔』上一字已殘，今本作『逞』。整理者說，簡文殘字不似『逞』。『逞』，舒氣，舒展。〔三〕怠若也：今本作『怡怡如也』。『怠』，讀如『怡』。〔四〕殁階，趨：今本作『没階，趨進』。《釋文》云：『「没階趨」，一本作「没階趨進」，誤也。』釋文本與簡本同。或疑『進』字乃涉旁註而衍。殁：讀如『没』。

衣，美裘〔一〕 二四五

必有寢衣，長一身 二四六

［佩］。非帷常〔二〕，必殺之 二四七

註釋：今本：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

〔一〕美裘：今本作『羔裘』，『美』字當爲『羔』字之誤。〔二〕常：同『裳』。

［敗，不食］。 二四八

肉雖多，不使勝食　二四九

[唯酒]毋量，不及亂。沽酒　二五〇

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　二五一

[食]不語[一]，寢不言。雖疏　二五二

坐。鄉人飲酒，杖者　二五三

註釋：今本：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一]據整理者說，「食不語」爲一簡的起頭。有可能爲一章的起始，今本此章分合各家分歧甚大，簡本似與今本有別。

它國[一]，再拜而　二五四

註釋：今本：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一]國：今本作「邦」，簡本爲避漢高祖劉邦之諱而改。

[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申。][一]　二五五

註釋：今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二〕申：讀爲「紳」。此章今本自「疾」字以下別立一章，簡本似合爲一章。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二五六

註釋：今本：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入大〕□〔一〕，□事問。　二五七

註釋：今本：入太廟，每事問。

〔一〕大：讀如「太」。按，「太」，古本皆應寫作「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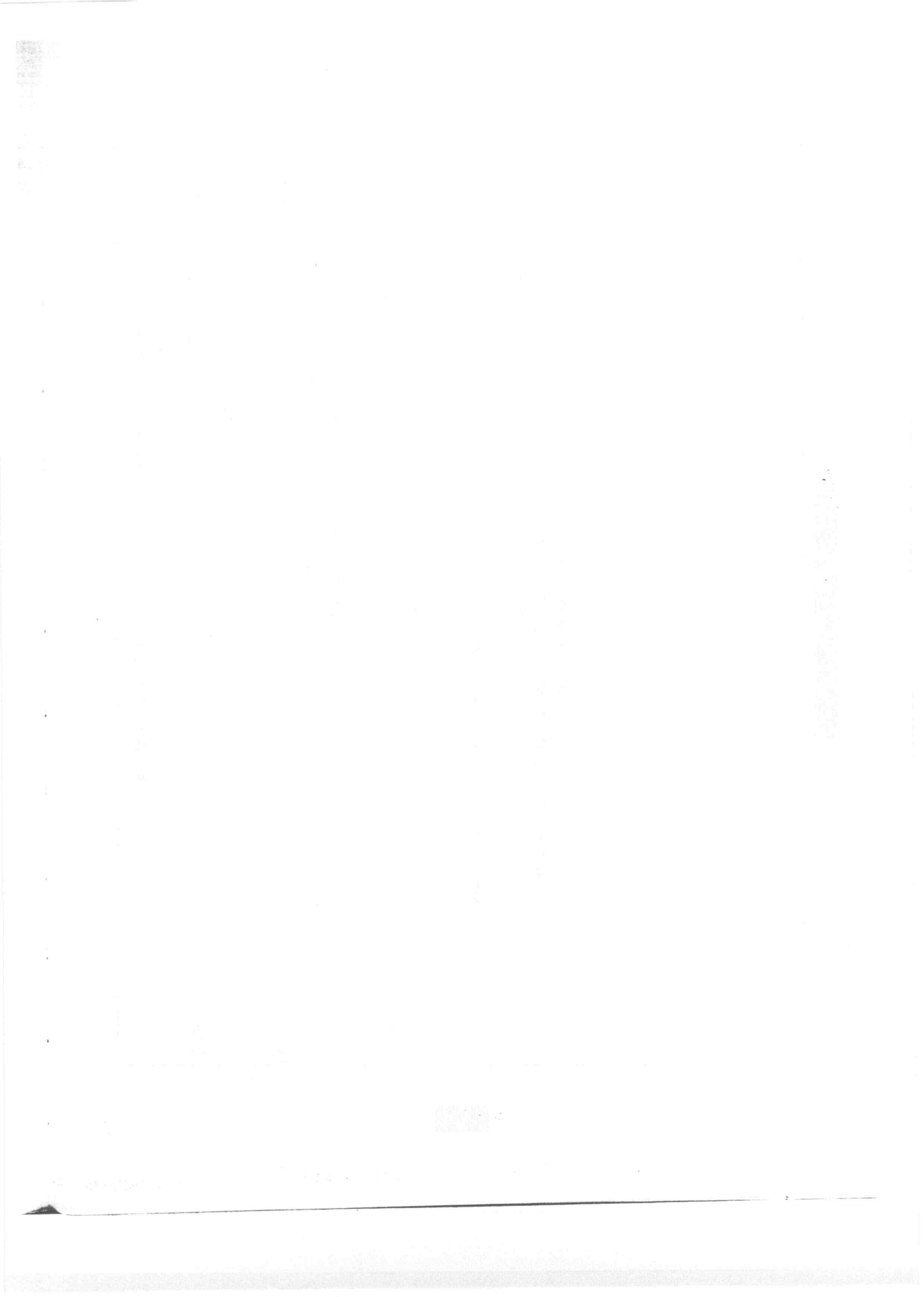
必以貌。六者式〔一〕　二五八

〔雷〕風〔烈〕必變。升車〔二〕　二五九

註釋：今本：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一〕六者式：今本作「凶服者式之」。整理者說，「六」疑讀爲「戮」，不知有何根據。

〔二〕升車：今本「升車」以下爲另一章。簡本分章與今本有別。



先進第十一

[用之，則]吾從先進。』

註釋：今本：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二六〇

淵、閔子騫、冉伯

二六一

有、子路〔一〕。文學：子[游、子夏]。

註釋：今本：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一〕子路：今本作『季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家語》一字季路。』

二六二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註釋：今本：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二六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註釋：今本：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二六四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一〕。』

註釋：今本：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一〕整理者說，『也』字原脱漏，又補加於旁。

二六五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曰：『材不材，

二六六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無郭。吾不徒行以爲之郭〔一〕。

二六七

從大夫之後也，吾不可
註釋：今本：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一〕郭：通「椁」。
二六八

〔顏〕淵死，子哭之動〔一〕。從者曰：「子動矣！」曰〕：
註釋：今本：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一〕動：通「慟」。下句同。
二六九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二七〇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子也。非我也，夫二三〕
註釋：今本：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二七一

〔季〕路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
二七二

死。」曰：「未智生，焉智死？」
註釋：今本：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二七三

〔黽子侍則〔一〕，言言如也〔二〕；子路〕，行行如也；冉子〔三〕、子贛，〔衎衎如‖
也〕〔四〕。
二七四

〔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註釋：今本：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
二七五

得其死然。』

〔一〕黽：讀爲「閔」。上古音「黽」爲明母陽部字，「閔」爲明母文部字，音近可通。則：通「側」。「側」從則聲。〔二〕言言：通「誾誾」。「誾」，《説文·言部》：「誾，和説而諍也，從言，門聲。」張文虎《舒藝室隨筆》説：「從門會意，從言省亦聲。」據簡本作「言言」，似張説從言聲爲是。「誾」，《玉篇·言部》：「和敬貌。」〔三〕冉子：今本作「冉有」，唐石經本作「冉子」。〔四〕衎衎：今本作「侃侃」。上古音「衎」爲余母元部字，「侃」爲溪母元部字，余母與溪母爲鄰紐，二字音近可通。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舊」貫而可〔一〕？可必改作？』孔子　二七六

『夫人也不言，言必有中也。』　二七七

註釋：今本：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一〕舊：今本作「仍舊」。《釋文》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整理者疑「舊」前脱「仍」字。可：讀爲「何」，下同。依簡文前「可」或讀如字，後「可」讀爲「何」：「舊貫而可，何必改作？」舊樣子還可以，何必翻建？

矣，未　二七八

註釋：今本：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師也隃與〔一〕？』子曰：『過［猶不及也］。』　二七九

註釋：今本：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一〕隃：通「踰」，踰越，超越。今本作「愈」，《集解》：「愈猶勝也。」按，簡本之「隃」，今本之「愈」，似皆爲「踰」字之假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付益之〔一〕。子曰：『非吾］　二八〇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二八一

註釋：今本：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一〕付：通『附』。

［柀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獻〔一〕。孔子［曰：『回也其庶乎］， 二八二

居空〔二〕。賜［不受命］，○貨殖焉〔三〕，意則居中〔四〕。』 二八三

註釋：今本：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一〕獻：通『喭』，强横貌。上古音『獻』爲曉母元部字，『喭』爲疑母元部字，曉母、疑母爲旁紐，音近可通。

〔二〕居：通『屢』。上古音『居』爲見母魚部字，『屢』爲見母侯部字，音近可通。

〔三〕『貨』前一字空白處爲原簡寫字後刮去，今本『貨』前有『而』字，有可能是抄寫者寫簡時寫了錯字，刮去後忘記補字造成缺字。

〔四〕意：度。今本作『億』。『意』、『億』意同，或作『臆』。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淺迹〔一〕，亦不入於室。』子］曰：『論 二八四

［祝是］與〔二〕？君子者乎？仛狀［者乎］〔三〕？』 二八五

註釋：今本：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一〕淺：通『踐』。

〔二〕祝：通『篤』。上古音『祝』爲章母覺部字，『篤』爲端母覺部字，章母與端母爲準雙聲，二字音近可通。

〔三〕仛：釋文似可斟酌，因未見圖版，不能確定。今本作『色』。狀：通『莊』。

［子路問曰：『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二八六

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　二八七

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二八八

兼人，故退之。』　二八九

註釋：今本：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二九〇

註釋：今本：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曰〔一〕：『吾以子爲異　二九一

之問，增由與求〇之問〔二〕。所謂大臣〇〔三〕，以道［事君，不可］　二九二

［則］止。曰與求也〔四〕，可［謂具臣］〇。』〇〔五〕『然則從之者與？』子［曰：］‖　二九三

『殺』〔六〕

［父與君］，弗從也。』　二九四

註釋：今本：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一〕『曰』前空一格，今本『曰』前有『子』字，簡本有脱字。

〔二〕增：讀爲『曾』。

〔三〕『臣』下刮去一字，今本下有『者』字，簡本此處似有脱字。

〔四〕曰與求也：今本作

「今由與求也，」「曰」當爲「由」字之誤。〔五〕簡本此處刮去一字，今本作「曰」。

〔六〕殺：今本作「弑」，下殺上曰弑。《説文·殺部》：「弑，臣殺君也。」段註：「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弑君。」

[子路使子羔] 子路曰：『有　二九五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爲] 學〔一〕？』子曰：『是故 [惡]　二九六

註釋：今本：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乎佞者。』

〔一〕后：今本作『後』。文獻『前後』之『後』，出土各類漢簡或寫爲同音之『后』字。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 [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二九七

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智也！」如或智壐〔一〕，則何以哉？』　二九八

路率壐對曰：『千乘之國，□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二九九

因之以饑鞼；〔二〕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智方也。』　三〇〇

[夫子哂之。『求！壐何] 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　三〇一

對曰：『非曰能之也，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三〇二

甫，願爲小相焉。』『點！壐何如？』鼓瑟 [希，□壐，舍瑟而]　三〇三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亦各言其志也。』 三〇四

『莫春者〔三〕，春服〔壍成〔四〕，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三〇五

風乎舞雩，咏而歸。』夫子喟〔然〕□〔曰〕：『吾與點也！』三子者□， 三〇六

也。』『吾子〔何哂〕由也〔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 三〇七

之。雖求也則非國也與〔六〕？安見方六七十□非國也者〔七〕？雖 三〇八

赤則非國耶？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 三〇九

〔孰能爲之大〕？』 三一〇

註釋：今本：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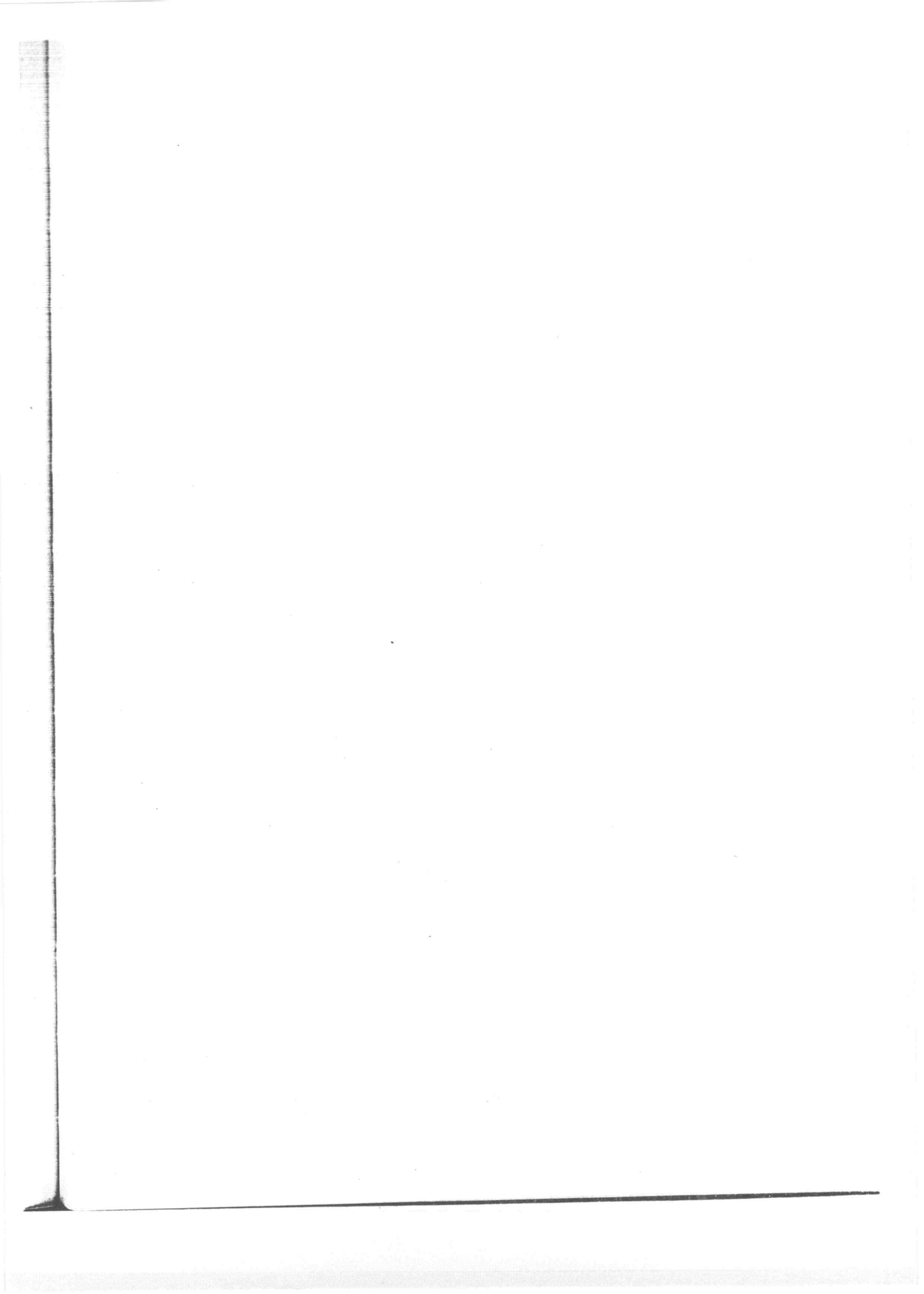
〔一〕壐：通『爾』。〔二〕鞿：讀如『饉』，整理者釋文左旁作『芙』，似應從堇。〔三〕莫：今本作『暮』，『莫』、『暮』同。《釋文》：『莫春，音暮，本亦作暮。』〔四〕壍：通

「既」。

〔五〕吾子：今本作「夫子」，皇侃本亦作「吾子」，與簡本同。「吾」字恐誤。

〔六〕雖：通「唯」，下同。國：今本作「邦」，避劉邦名諱改，下同。

顏淵第十二



[非]禮勿[視]　三一一

註釋：今本：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不欲，勿[施]於人也　三一二

註釋：今本：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牛問仁。子曰：『仁[者]　三一三

註釋：今本：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三一四

曰：『二，吾猶不足，若　三一五

註釋：今本：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訟乎]！』　三一六

註釋：今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曰：『居之勿卷〔一〕，[行之以忠]。』　三一七

註釋：今本：子張問政。子曰：『居之勿倦，行之以忠。』

〔一〕卷：通『倦』。

何如斯謂之達矣？』

註釋：今本：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三一八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註釋：今本：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辯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三一九

曾子曰：『君

註釋：今本：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三二〇

子路第十三

路問正〔一〕。子［曰：『先之勞之］。』 三二一

註釋：今本：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一〕正：通『政』。

爲季氏□，問正。子 三二二

『爲知賢財而舉之〔一〕？』曰：『舉所知；亜所不知，人其舍□？』 三二三

註釋：今本：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一〕財：通『才』。

路曰：『衛君待 三二四

［也］！何其正？』子曰： 三二五

註釋：今本：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缺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 三二六

上好禮，民莫不敬； 三二七

註釋：今本：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誦《詩》三百，受之政〔一〕，不 三二八

奚以爲？』 三二九

註釋：今本：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一〕受：通『授』。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雖令弗從。』 三三〇

註釋：今本：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謂衛公……曰：『苟合矣。』少有， 三三一

註釋：今本：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之。』曰：『溉富者〔一〕，〔有〕曰：『〔教〕之。』 三三二

註釋：今本：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一〕溉：通『既』。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三三三

註釋：今本：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爲國百年，亦〔可〕以勝俴去殺矣〔一〕。」誠哉是〔言也〕！』 三三四

註釋：今本：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一〕俴：通『殘』。

[有王者，必世後] 三三五

註釋：今本：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退朝。子曰：『何晏也？』 三三六

雖不吾以〔一〕，吾其與聞之。』 三三七

註釋：今本：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一〕以：任用。

公問：『壹言而興國，有諸？』子曰：『[言不]可以 三三八

可以若是，其[幾之]言曰：「[予無樂乎爲] 三三九

[莫予韋也]〔一〕。」如善而莫之韋也，不[亦善乎]？ 三四〇

莫之韋也，[不幾乎壹]言而喪國乎？』 三四一

註釋：今本：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一〕韋：通『違』。

問正。子曰：『近者説，遠 三四二

註釋：今本：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説，遠者來。』

夏爲莒父宰，問正。子曰：　三四三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三四四

註釋：今本：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弓者，其父襄羊〔一〕，而　三四五

曰：『吾黨之直者爲子隱，子爲父　三四六

註釋：今本：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一〕弓：通『躬』。襄：通『攘』，偷竊。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　三四七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三四八

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正者何如?』』　三四九

之人，何足數也〔一〕?』　三五〇

註釋：今本：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鏗鏗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一〕數：今本作『算』，『數』、『算』義同。《集解》引鄭註曰：『算，數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二〕，必〕也狂狷乎！狂者進　三五一

者有不爲也。』　三五二

注釋：今本：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二〕中行：行得其中，中庸。

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三五三

注釋：今本：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贛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三五四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三五五

注釋：今本：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人，器之。小人難〔事也〕，　三五六

人也，求〔備焉〕。』　三五七

注釋：今本：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其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大而不驕〔二〕，小人驕而不大。』　三五八

注釋：今本：子曰：『君子大而不驕，小人驕而不大。』

〔二〕大：通『泰』，寬舒，舒泰。

子路問：「何如斯謂之士矣？」子曰：「誌誌辞辞〔一〕，怡怡如也，可 三五九

矣。倗友誌誌辞辞，兄弟貽貽〔二〕。」 三六〇

註釋：今本：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一〕誌誌辞辞：「誌誌」、「辞辞」，皆爲重言形況字。「誌」可能從丰聲，上古音「誌」爲見母月部字，「切」爲清母質部字；「辞」爲心母真部字，「偲」爲心母之部字。「誌誌」與「切切」韻近，「辞辞」與「偲偲」音近。《集解》引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

〔二〕貽貽：讀爲「怡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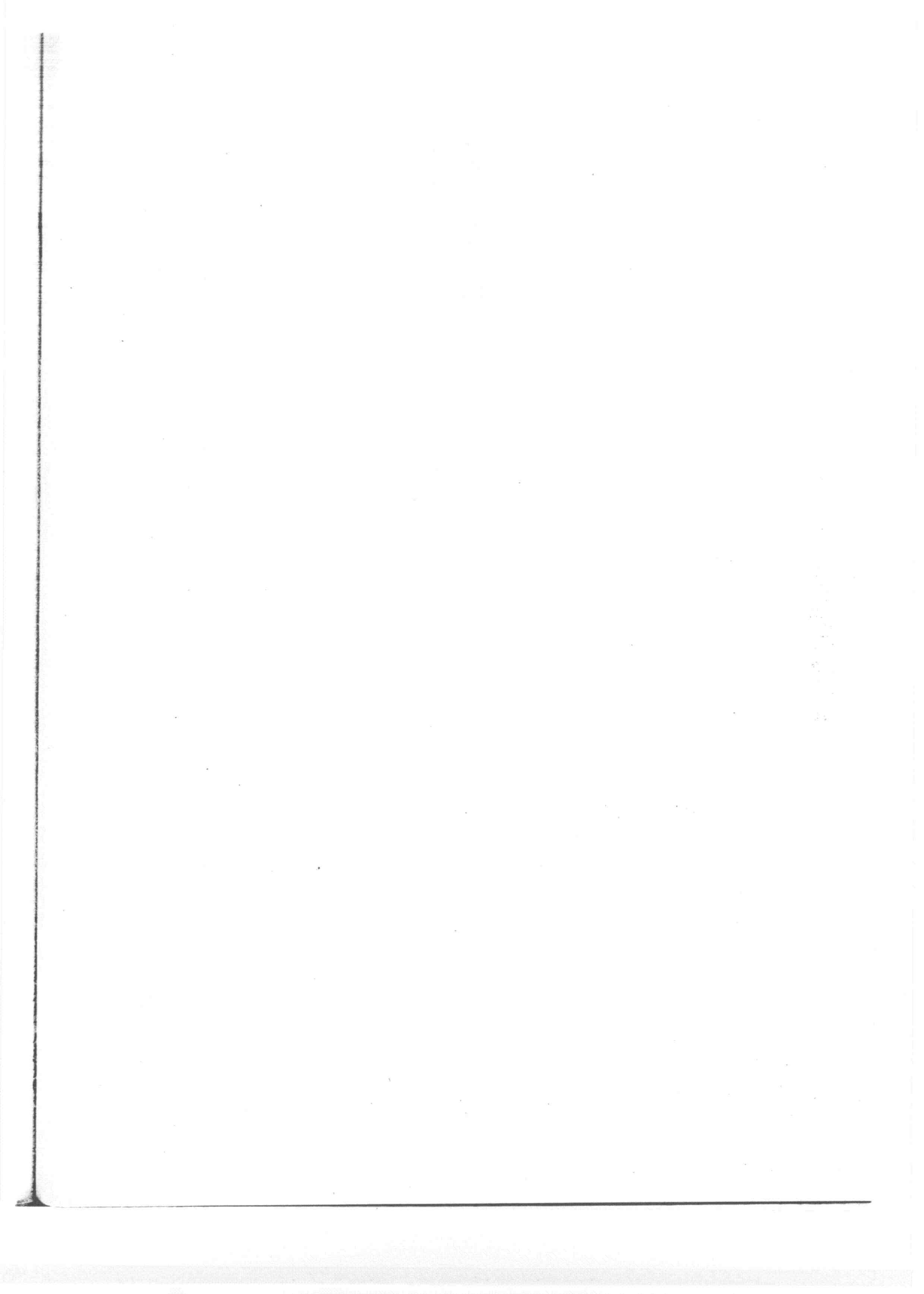
人教民七年，亦可以節戎矣〔一〕。」 三六一

註釋：今本：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一〕節：讀如「即」。「節」從即聲。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三六二

憲問第十四



焉，可以爲仁矣乎〔一〕？」子曰：「可　三六三

註釋：今本：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一〕簡本較今本多一「乎」字，語氣不同，以簡本爲長。

「士而懷居，弗足以爲士矣。」　三六四

註釋：今本：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一〕　三六五

註釋：今本：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一〕有：今本無「有」字。依文例，此兩句似應作「有仁者」、「有勇者」，或作「仁者」、「勇者」，前後應相協。

小人而仁者　三六六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勿勞乎？　三六七

註釋：今本：子曰：「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

東里子［產閏色］之〔一〕。」　三六八

註釋：今本：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飾之。」

〔一〕閏：通「潤」。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三六九

[也，奪伯氏]屏邑三百〔一〕，飯疎食，没齒無怨言。』 三七〇

注釋：今本：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

〔一〕屏：通「駢」。「屏」、「駢」皆從并聲。

曰：『貧而無惌難〔一〕，富而無驕易。』 三七一

注釋：今本：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一〕惌：通「怨」。

謂：『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三七二

注釋：今本：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 三七三

人矣。』 三七四

注釋：今本：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幾其然〔一〕 三七五

注釋：今本：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一〕幾：通「豈」。上古音「幾」爲見母微部字，「豈」爲溪母微部字，音近可通。

『臧武中以房求爲〔一〕 三七六

〔於魯，雖〕曰不要〔二〕，吾弗　三七七

註釋：今本：子曰：『臧武仲以房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一〕房：通「防」，臧武仲的采邑。〔二〕不要：今本「不要」下有「君」字，簡本脱。要：要脅，威脅。

子曰：『晉文公矞而不正〔一〕，齊桓公正而不矞。』　三七八

註釋：今本：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一〕矞：通「譎」。下同。

死，管中不死。曰：　三七九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菅中之力也〔一〕。如〔其仁〕。』　三八〇

註釋：今本：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一〕菅：同「管」，漢簡中從竹多寫作從艸。

子贛曰：『管中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有〔相〕〔一〕　三八一

壹□天下，到於今　三八二

註釋：今本：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一〕有：通「又」。

文矣。』　三八三

註釋：今本：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子言衛靈　　三八四

治軍旅。夫如　　三八五

註釋：今本：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其言之不乍〔一〕，則□之也難。』　　三八六

註釋：今本：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一〕乍：通『怍』。

陳成子試簡公〔一〕。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　　三八七

［試其君］，夫二三子〔二〕！』　　三八八

之後，不［敢不告。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　　三八九

吾從大夫之　　三九〇

註釋：今本：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一〕試：通『弑』。　〔二〕二三子：今本作『三子』，唐石經等有『二』字。按，從文意及下文『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來看，不應有『二』字。簡本衍『二』字。

人使於孔　　三九一

使者出。子曰：『使　三九二

註釋：今本：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思不] 出其位。』　三九三

註釋：今本：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道三〔一〕，我無耐焉〔二〕：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　三九四

曰：『夫子自道也。』　三九五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一〕『道』下今本有『者』字，簡本脱。〔二〕耐：通『能』。上古音『耐』、『能』皆爲泥母之部字，音近可通。

哉？夫我則不　三九六

註釋：今本：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夫哉，夫我則不暇。』

年也，疾固也。』　三九七

註釋：今本：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其力也，稱其得也〔一〕。』　三九八

註釋：今本：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一〕得：通『德』。上古音『得』、『德』皆端母職部字，音近可通。下同。

子曰：『何以報得？以直報怨，以　三九九

註釋：今本：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子曰：『莫□□也夫！』子贛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　四〇〇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四〇一

註釋：今本：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道之將廢也與，命　四〇二

註釋：今本：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世，其次……色，其次辟言。』子曰：　四〇三

註釋：今本：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石門。晨門曰：　四〇四

註釋：今本：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衛，有何貴□□孔是之門〔一〕　四〇五

『鄙哉，巠巠乎〔二〕！莫己知也，□□而已矣。深則　四〇六

註釋：今本：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二〕何貴：通『荷蕢』。『何』乃『荷』之本字。是：通『氏』。〔三〕巠：通『硜』。硜硜，象聲詞，『硜』從巠聲。

曰：『《書》云：「□□□音〔一〕，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三〕』〔二〕 四〇七

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四〇八

註釋：今本：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一〕音：通『陰』，《尚書》一本作『音』。『諒陰』，相傳爲天子居喪之廬。〔二〕何必三：今本此句作『何必高宗』，簡本與今本有別。

〔民易使也〕。』 四〇九

註釋：今本：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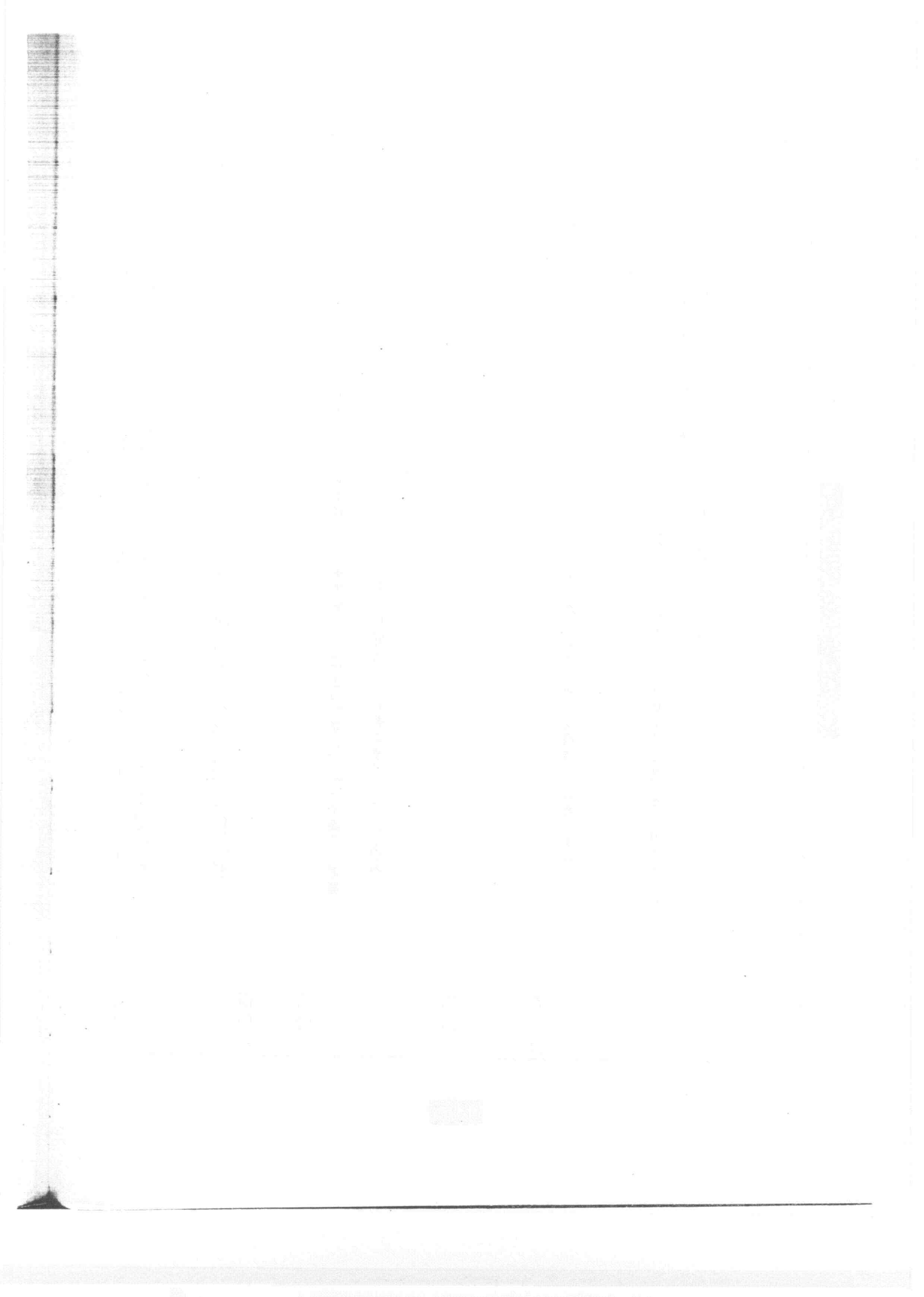
〔爲賊〕。』 四一〇

註釋：今本：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君〔一〕 四一一

註釋：今本：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一〕君：今本作『居』，簡本訛作『君』，疑因形近而誤。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　四一二

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者］　四一三

註釋：今本：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女以予爲多學而志之者與〔一〕？』對曰：『［然，非與］？』　(下279) 四一四

［也，予一以貫之］。』　四一五

註釋：今本：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一〕志：通『識』。《説文·心部》『志』字段註：『按，此篆小徐本無。《周禮·保章氏》註云：「志，古文識。」蓋古文有志無識，小篆乃有識字。』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下279) 四一六

註釋：今本：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一〕。［夫何爲哉？恭］　(下279) 四一七

註釋：今本：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一〕也：今本『也』下有『與』字，語氣與簡本有別。

［忠信，行］篤敬，雖䜌貊［之國〔一〕，行］　四一八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四一九

註釋：今本：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一〕䜌：通『蠻』。『蠻』從䜌聲。

［伯玉！國有道，則士〔一〕；國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下279）四二〇

註釋：今本：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一〕士：通『仕』。

［言。知者不失人，不失言］。』 四二一

註釋：今本：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四二二

註釋：今本：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居是國］ （下279）四二三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下279）四二四

註釋：今本：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曰：『行夏之□，乘殷之路〔一〕，服周之絻〔二〕，［樂則《□ 四二五

武》〔三〕］。放鄭聲，遠年人〔四〕。鄭聲淫，年人殆］。』 四二六

註釋：今本：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一〕路：通『輅』。《釋文》：『之輅，音路，本亦作路。』〔二〕絻：通『冕』。〔三〕武：通『舞』。上古音『武』、『舞』皆爲明母魚部字，二字音近可通。〔四〕年：通『佞』。上古音『年』爲泥母真部字，『佞』爲泥母耕部字，音近可通。

四二七

曰：『人而無逺慮〔一〕，必有近憂。』

註釋：今本：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一〕逺：『遠』之異體，疑由古文寫法變來。

四二八

[子曰：『已矣夫！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乎。』

註釋：今本：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四二九 （下279）

[子曰]：『臧文中其竊立者與〔一〕！知柳下惠之賢而弗與立[也]。』

註釋：今本：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一〕立：讀爲『位』，古『立』『位』同字。

四三〇 （下279）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一〕。』

註釋：今本：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一〕未：今本作『末』，似應從簡本作『未』。邢疏曰：『末，無也。』。

四三一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一〕

註釋：今本：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一〕惠：好處，恩惠。今本作『小慧』，小聰明，小才智。《釋文》云：『行小慧，音惠，小才知。魯讀慧爲惠。今從古。』簡本與今本義不同。

四三二

[子曰]：『義以爲質〔一〕，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才]〔二〕！』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一〕義以爲質：今本此前有「君子」二字，《釋文》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

〔二〕才：通「哉」。「哉」從「才」聲。

子曰：「君子病無能〔一〕，［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四三三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一〕病：「病」的異體。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四三四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藄而不争〔一〕，群而［不黨］。」 四三五

註釋：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黨。」

〔一〕藄：按，未見圖版，釋文尚待確認。整理者説，藄、矜音近，藄借爲矜，《説文》有「鯕」字。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四三六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壹言而可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 四三七

註釋：今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於人誰毀誰譽？［若］有何譽者，其有所試矣。斯 四三八

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四三九

註釋：今本：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歑文也〔一〕。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四四〇

註釋：今本：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一〕歑：通「闕」。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 四四一

註釋：今本：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一〕。』 四四二

註釋：今本：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一〕今本與簡本不同，先「衆惡之」，後「衆好之」，《釋文》本與今本同。《潜夫論·潜嘆》引作「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風俗通義·正善》作「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與簡本同。

〔子曰：『過而弗改，是之謂過。』〕 四四三

註釋：今本：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也，不如學也〕。』 四四四

註釋：今本：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飢在其中〇〔一〕；學矣，食在 四四五

其中〇〔二〕。君子憂道不〔憂貧〕。』 四四六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一〕飢：今本作『餒』，義同。《集解》引鄭曰：『餒，餓也。』『其中』下削去一字，或所用語詞有異。下同。〔二〕食：今本作『祿』，義近。

〔子曰：『知及之，仁弗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四四七

守之。不狀以位之〔一〕，民不敬。知及之，仁耐守之〔二〕，狀以位　下280　四四八

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四四九

註釋：今本：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一〕狀：通『莊』。位：通『莅』，『莅』從位聲。〔二〕耐：通『能』。

曰：『君子不可小知也，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　四五〇

也，而可小知〔也〕。』　四五一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矣。水火，吾見游而死者〔矣〕〔一〕，　四五二

未見游於仁而死者〔也〕。』　四五三

註釋：今本：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一〕游：今本作『蹈』，義近。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四五四

註釋：今本：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君［子貞而不粱〔一〕。』　四五五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一〕粱：通『諒』。上古音『粱』、『諒』皆來母陽部字。

子曰：『事君，敬［其事］□□其食。』　（下280）四五六

註釋：今本：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曰：『有教無纇〔一〕。』］　四五七

註釋：今本：子曰：『有教無類。』

〔一〕纇：疑爲『類』的異體字。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四五八

註釋：今本：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子曰：『［辭達而已。］』　四五九

註釋：今本：子曰：『辭達而已矣。』

師絻〔一〕見，及陛〔二〕，子曰：『陛［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四六〇
［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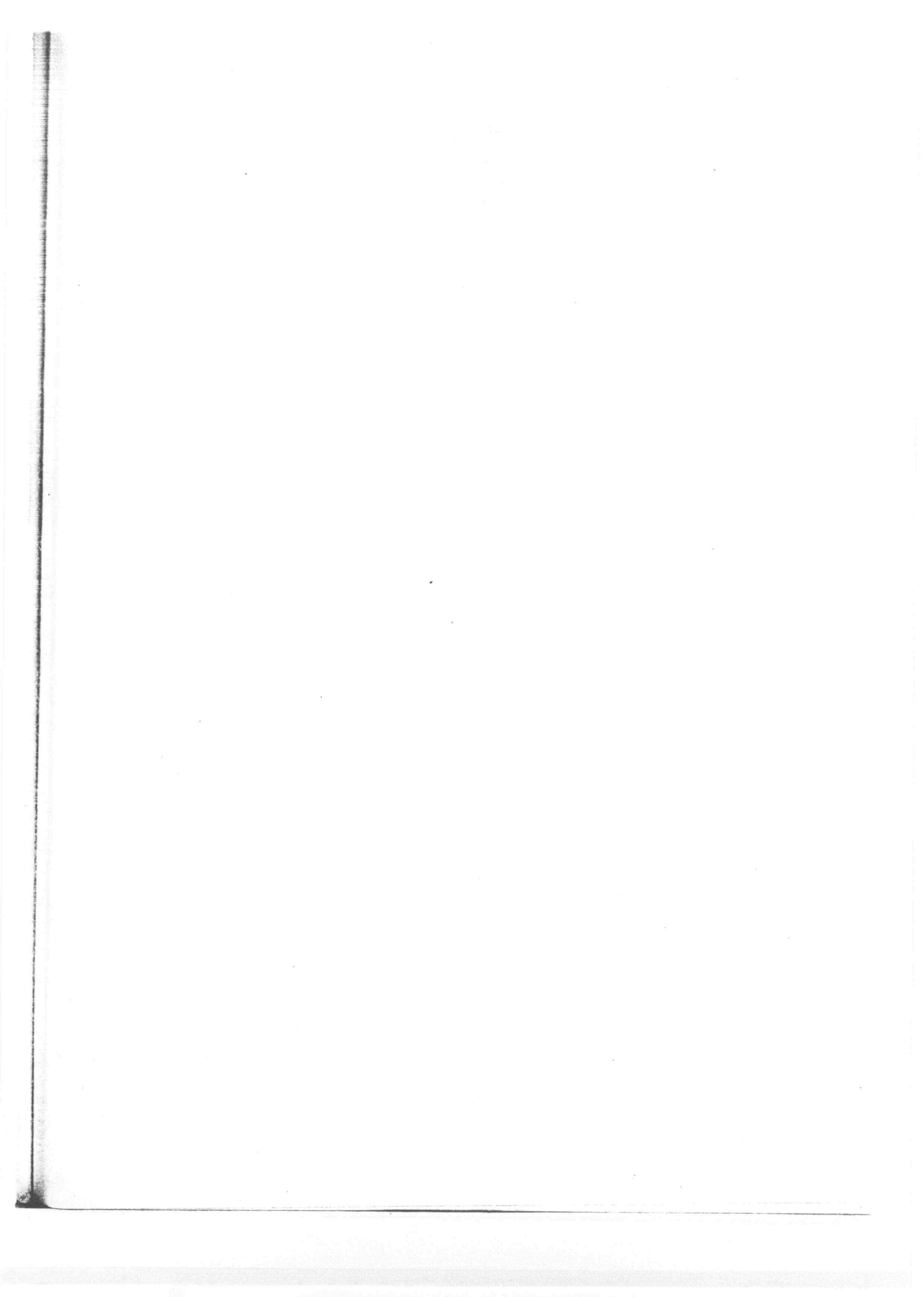
曰：『某在此，某在此。』師絻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　（下280）四六一
『然』；

故相師之「道也」。

注釋：今本：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一〕絻：通「冕」。師：樂師，古代樂師一般由盲者充任。〔二〕陛：今本作「階」，義同。《說文·阜部》：「陛，升高階也。」

季氏第十六



以爲東蒙主，且在［國］　四六三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四六四

有曰：『今夫顓］　四六五

憂。』孔子曰：　四六六

之而必爲之　四六七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盍均［無貧〔一〕，和無］　四六八

［是，故遠人不服，則］　四六九

求也，相夫子，遠人　四七〇

註釋：今本：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

〔一〕盍：通『蓋』，『蓋』從盍聲。

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四七一

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 四七二

[有道，則]庶人不議。』 四七三

註釋：今本：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也[五世]矣，正逮於大夫〔一〕 四七四

註釋：今本：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一〕正：通『政』。

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梁〔一〕，友多] 四七五

[便辟]，友善柔，友辨年〔二〕，損 四七六

註釋：今本：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一〕梁：通『諒』。

〔二〕辨年：讀爲『便佞』。上古音『辨』、『便』皆并母元部字。

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之善， 四七七

[賢]友，益矣。樂驕樂〔一〕，[失游]〔二〕， 四七八

註釋：今本：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

〔一〕樂驕樂：下『樂』字下應脱重文號。〔二〕失：通『佚』。游：通『遊』。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衍〔一〕：言謂之及而言謂之〔二〕 四七九

［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鼓〔三〕。』］ 四八〇

註釋：今本：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一〕衍：通『愆』。〔二〕謂：當爲『未』字之誤。言謂〈未〉之及：今本作『言未及之』，簡本或有誤。〔三〕鼓：通『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四八一

其狀也〔一〕，［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 四八二

之在得。』 四八三

註釋：今本：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一〕狀：通『壯』。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 四八四

［不知天命而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也〔一〕。』 四八五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一〕侮：侮即『侮』。《説文·人部》：『侮，古文從母。』段註：『母聲猶每聲也。《漢書·五行志》：「慢侮，之心生。」』

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　四八六

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也爲下〔一〕。」　四八七

註釋：今本：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一〕民也爲下：今本作「民斯爲下矣」，語氣有別。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　四八八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四八九

註釋：今本：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弗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　四九〇

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通其道。［吾聞其］　四九一

其人也。」　四九二

註釋：今本：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稱焉］。伯夷、叔［齊義］〔一〕　四九三

［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四九四

註釋：今本：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一〕義：通『餓』。『義』，亦從我聲。

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聞乎〔一〕？』對曰： 四九五

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也。」鯉 四九六

退而學詩。也曰〔二〕，有獨立〔三〕，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 四九七

不學禮，無以立也。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四九八

退，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四九九

註釋：今本：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一〕有聞：今本『聞』前有『異』字。據整理者說，簡本『有』下有一空格，當漏書『異』字。

〔二〕也：通『他』。

〔三〕有：通『又』。

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自〕 五〇〇

君夫人；稱諸異〔國曰寡小〕君；異國人稱之亦曰君 五〇一

夫人。 五〇二

註釋：今本：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陽貨第十七



[之，遇諸涂〔一〕。謂孔子曰：『來！予』與壐言。』曰：『褱其葆而〔二〕　五〇三

註釋：今本：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俟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涂。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兮，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一〕涂：通『途』。今本作『涂』，亦當讀爲『途』。〔二〕褱：通『懷』。葆：通『寶』。

子曰：『生相近也〔一〕，習相遠也。』　五〇四

註釋：今本：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一〕生：通『性』。

[對曰：『昔者偃也聞]　五〇五

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五〇六

註釋：今本：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爾。』

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末　五〇七

爲東周乎？』　五〇八

註釋：今本：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説，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子]張問仁於子，子曰：『耐五者於天下爲仁者。』『請問之。』　五〇九

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　五一〇

惠則足以使人』。」

註釋：今本：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五一一

[膉召〔一〕，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 五一二

爲不善者，君子弗入也。」 五一三

若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靡而不〔二〕 五一四

[而]不緇。吾[幾]〔三〕 五一五

註釋：今本：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弗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一〕膉：讀如「肸」。〔二〕靡：通「磨」。〔三〕幾：通「豈」。

子曰：『由！女[聞六言六蔽矣]□？』□曰：『未也。』『居〔一〕！吾語 五一六

[不好學，其蔽愚；好知不好] 五一七

蔽賊；好直不好學，其蔽絞；好勇不好學，其蔽 五一八

不好學，其蔽狂。』 五一九

註釋：今本：子曰：『由！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一〕居：坐下。

子曰：『小子何莫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 五二〇

怨。壐之事父〔一〕，遠〔之事君；多〕志於鳥獸草木之名。』 五二一

註釋：今本：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一〕壐：通『邇』，『壐』、『邇』皆從爾聲。邇：近。

子謂伯魚：『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五二二

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五二三

註釋：今本：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子曰：『禮云禮云，玉白云乎哉〔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五二四

註釋：今本：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一〕白：通『帛』，『帛』從白聲。

子曰：『色〔厲而内荏，辟諸〕□人〔一〕，其猶穿〔媮〕之盗也〔二〕？』 五二五

註釋：今本：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人，其猶穿窬之盗也與？』

〔一〕辟：通『譬』。〔二〕媮：通『踰』，或作『窬』，翻越墻垣。《釋文》：『穿踰，音瑜，本又作窬，音同。』

曰：『道聽而涂說，得之〔一〕 五二六

註釋：今本：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一〕得：通『德』。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與〕 五二七

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五二八

註釋：今本：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有是之亡〔一〕。古之狂也〕 五二九

今之狂也湯；古之〔矜〕也廉，〔今之□也忿誼〔二〕；古之愚也〕 五三〇

今之愚也詐而已。』 五三一

註釋：今本：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一〕有：今本作『或』。上古音『有』爲匣母之部字，『或』爲匣母職部字，音近可通。

〔二〕誼：今本作『戾』。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 五三二

註釋：今本：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此之奪朱也〔一〕，惡鄭□之乳（亂）樂也〔二〕，惡利口〔之覆〕 五三三

[家也]〔三〕。』 五三四

註釋：今本：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一〕此：通『紫』，『紫』從此聲。〔二〕乳：整理者釋爲『乳』。按，字當爲『亂』字之異構。亦見於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今本作『亂』。〔三〕也：今本作『者』，從上下文看，以簡本作『也』爲長。

[曰]：『予欲毋言。』 五三五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五三六

註釋：今本：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儒悲欲見[孔子〔一〕，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 五三七

聞之。 五三八

註釋：今本：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一〕儒：今本作『孺』，同音可通。子：今本作『孔子』，簡本未見圖版，未知是否『孔子』二字皆有重文號。文義同。

宰我問：『三年之喪，其已久[乎〔一〕。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五三九

三年不爲樂，樂[必項〔二〕。舊穀暨]没，新穀暨升，銹[□改火]〔三〕 五四〇

可已矣。』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女安乎？』曰：『安。』『女 五四一

安，故弗爲［也。今女安則］ 五四二

［也］！子三年，然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五四三

通喪也，予也又三年之愛於其父母？』 五四四

註釋：今本：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一〕其：讀如「期」。〔二〕頃：疑為「頃」字之誤，今本作「崩」。〔三〕銹：疑有誤，今本作「鑽」字。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不有博亦〔一〕 五四五

猶賢乎已。』 五四六

註釋：今本：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一〕亦：通「奕」，「奕」從亦聲。

子路問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之爲尚，君 五四七

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 五四八

［義爲盗］〔一〕。』子［貢］曰：『君子亦［有□乎？］』曰：『［有□］， 五四九

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　五五〇

而山上者〔二〕，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三〕。」「賜也　五五一

惡也？」「惡絞以爲知者〔四〕，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　五五二

註釋：今本：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一〕今本此後別爲一章，簡本合爲一章。〔二〕山：通「訕」。〔三〕窒：閉塞。

〔四〕絞：通「徼」。《釋文》云：「鄭本作絞。」上古音「絞」、「徼」皆見母宵部字，音近可通。今本作「徼」，《集解》引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微子第十八

[三人焉]〔一〕。　五五三

註釋：今本：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一〕人：讀如『仁』。

齊人歸女樂〔一〕，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五五四

註釋：今本：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一〕歸：通『饋』，贈送。

接輿歌而過孔子曰：　五五五

諫也，來者猶可追也。　五五六

註釋：今本：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怠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車者爲誰子？』子路　五五七

孔丘。』曰：『是魯　五五八

[輟]。子路以告〔一〕。子撫然曰〔二〕：『鳥獸不可與同群，吾　五五九

誰與？天下有道，□弗與易也。』　五六〇

註釋：今本：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子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一〕子路：今本「子路」下有「行」字，語義略有差異。下章簡本亦有「子路行以告」。
〔二〕撫：通「憮」，「撫」、「憮」皆從無聲。

從而後，遇丈人，以〔杖何蓧〕〔一〕。子路〔問曰〕：「〔子〕　五六一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　五六二

子路〔返〕　五六三

〔節〕，不可廢；君〔臣〕　五六四

〔之何其廢之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　五六五

之〔不〕行也，已知之　五六六

註釋：今本：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一〕何：通「荷」。

張、柳下惠、少連　五六七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二〕，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　五六八

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五六九

廢中權。我則異〔任民〕〔三〕 五七〇

註釋：今本：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二〕辱：今本作『辱』，或是簡本抄寫有誤，或是整理者釋寫有誤，未見圖版，不能確定。

〔三〕任民：今本作『於是』，『任民』二字當有誤。

叔入於河，〔□□武入於□□〕 五七一

註釋：今本：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一〕使大臣怨乎不 五七二

舊無大故，則弗舍也〔二〕。毋求備於一人！』 五七三

註釋：今本：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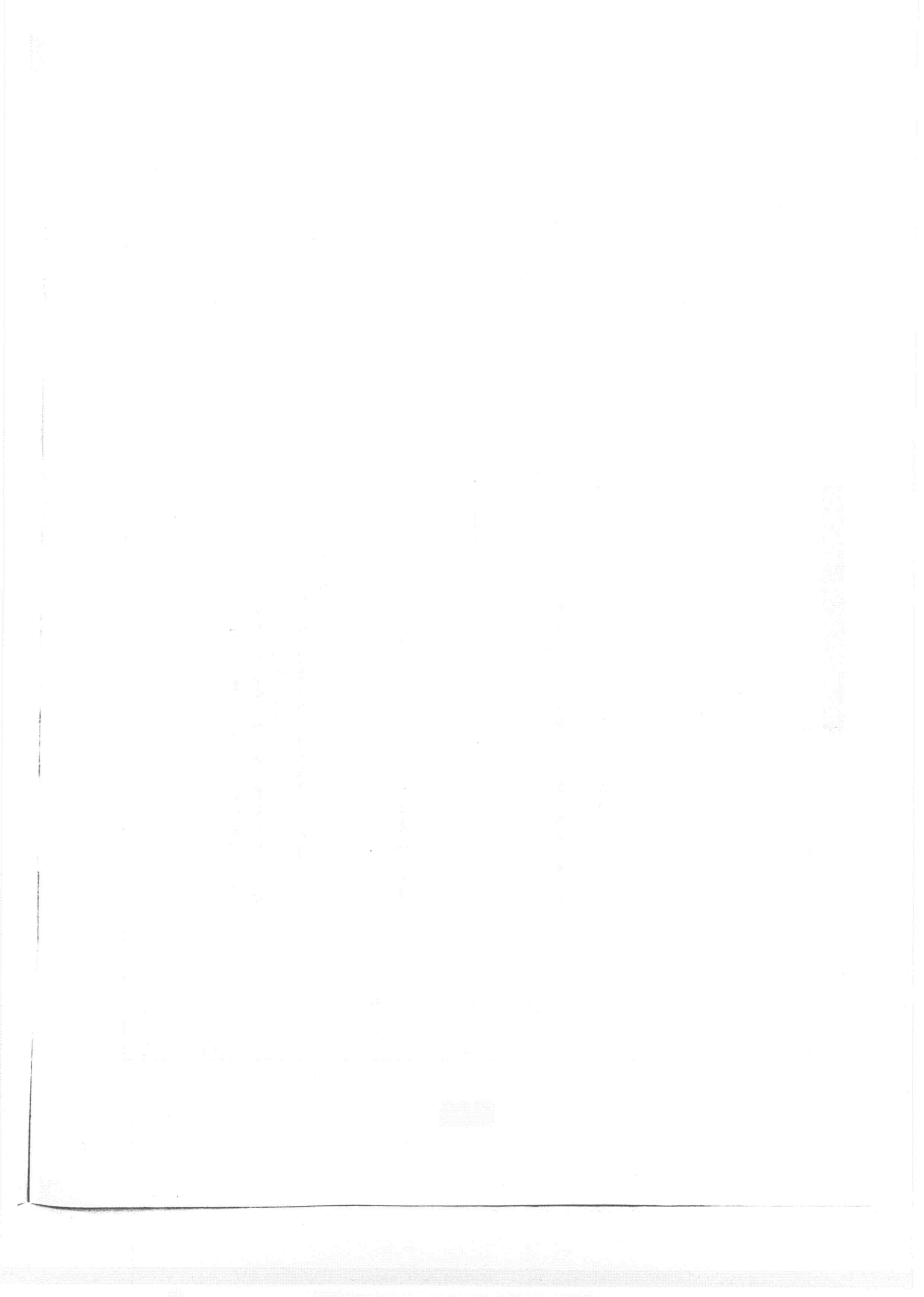
〔一〕不施：今本亦作『不施』，《釋文》本作『不弛』。『施』當讀如『弛』，疏遠。

〔二〕弗舍：今本作『不棄』，義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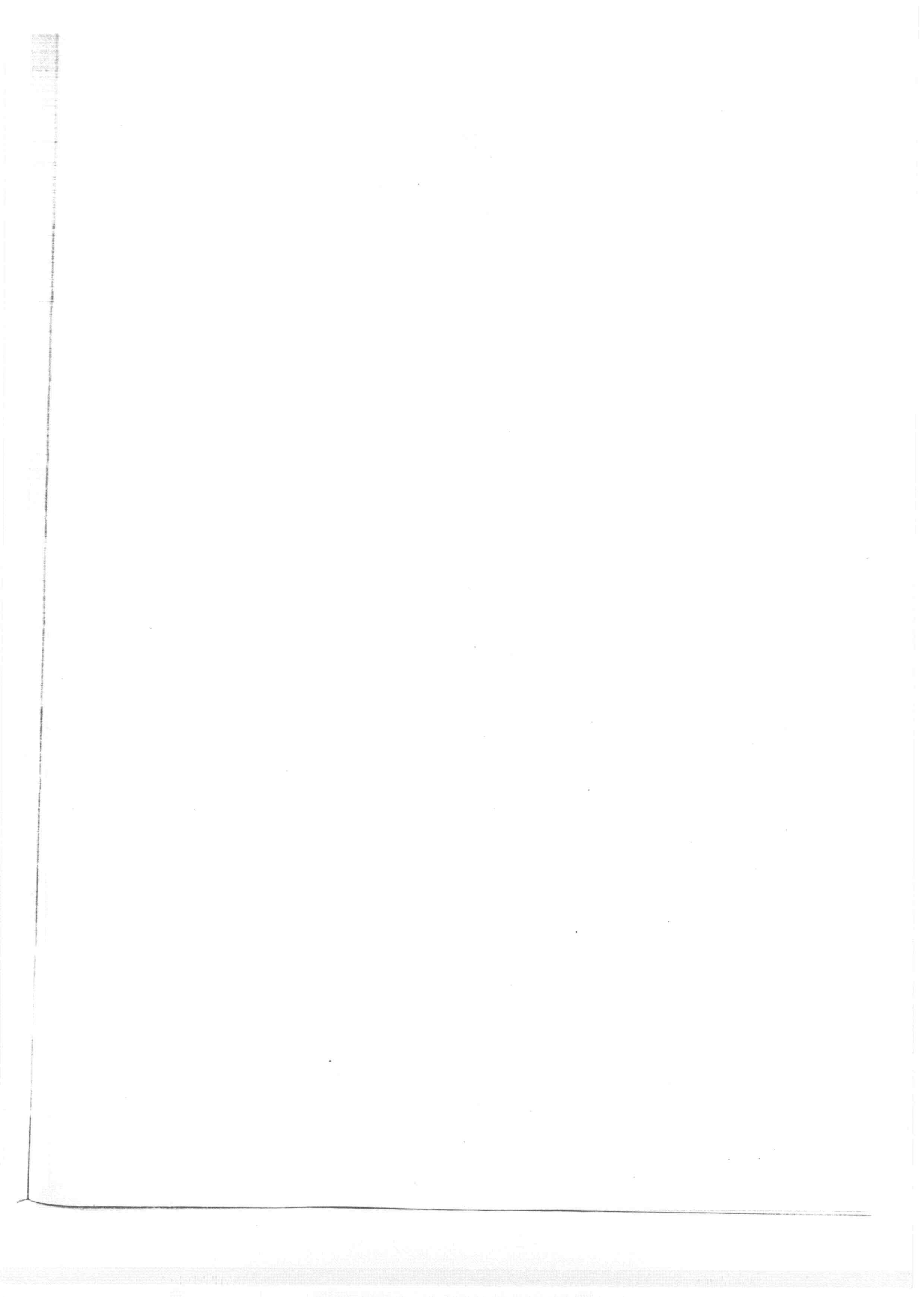
□□季隨、季〔漷〕〔一〕。 五七四

註釋：今本：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一〕漷：今本作『騧』，疑簡本有誤。



子張第十九



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曰何〔一〕？』對曰］： 五七五

註釋：今本：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一〕曰：今本作『云』，義同。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至遠恐泥，是［以君］ 五七六

註釋：今本：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 五七七

註釋：今本：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夏曰：『君子三變：望之儼然， 五七八

註釋：今本：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也〔一〕。』 五七九

註釋：今本：子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一〕謗：今本作『謗己』，小有差別。

夏曰：『大德 五八〇

註釋：今本：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游曰：『子夏之門小子，當□□［應對進退］， 五八一

註釋：今本：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末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

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爲聖人乎。」

而優則［仕，仕而優］（一） 五八二

註釋：今本：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一）簡文殘文與今本不同，簡本應作『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恰與今本兩句順次顛倒。舊説有認爲作『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者，較符合孔子思想，今簡本正如此作。

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五八三

註釋：今本：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父之臣與父之正也，是［難］ 五八四

註釋：今本：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之惡皆歸焉。』 五八五

註釋：今本：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贛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也：過，人皆見之； 五八六

註釋：今本：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朝問於］子贛曰：『□□□ 五八七

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五八八

註釋：今本：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以〕告子贛。子贛曰：『辟諸宮墻，〔賜〕之墻及肩，規見〔室家〕〔一〕 五八九

子之墻數仞〔二〕，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 五九〇

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員〔三〕，不亦宜乎！』。 五九一

註釋：今本：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一〕規：通『窺』，『窺』從規聲。〔二〕數：簡文結構小有變異，仍是『數』字，整理者未識。〔三〕員：通『云』。從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資料可知，戰國楚文字『云』常寫作『員』。

陵也，猶可踰也；中尼，日月也，〔無得踰焉。其〕 五九二

註釋：今本：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子〔爲恭也〕， 五九三

壹言以爲知，壹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五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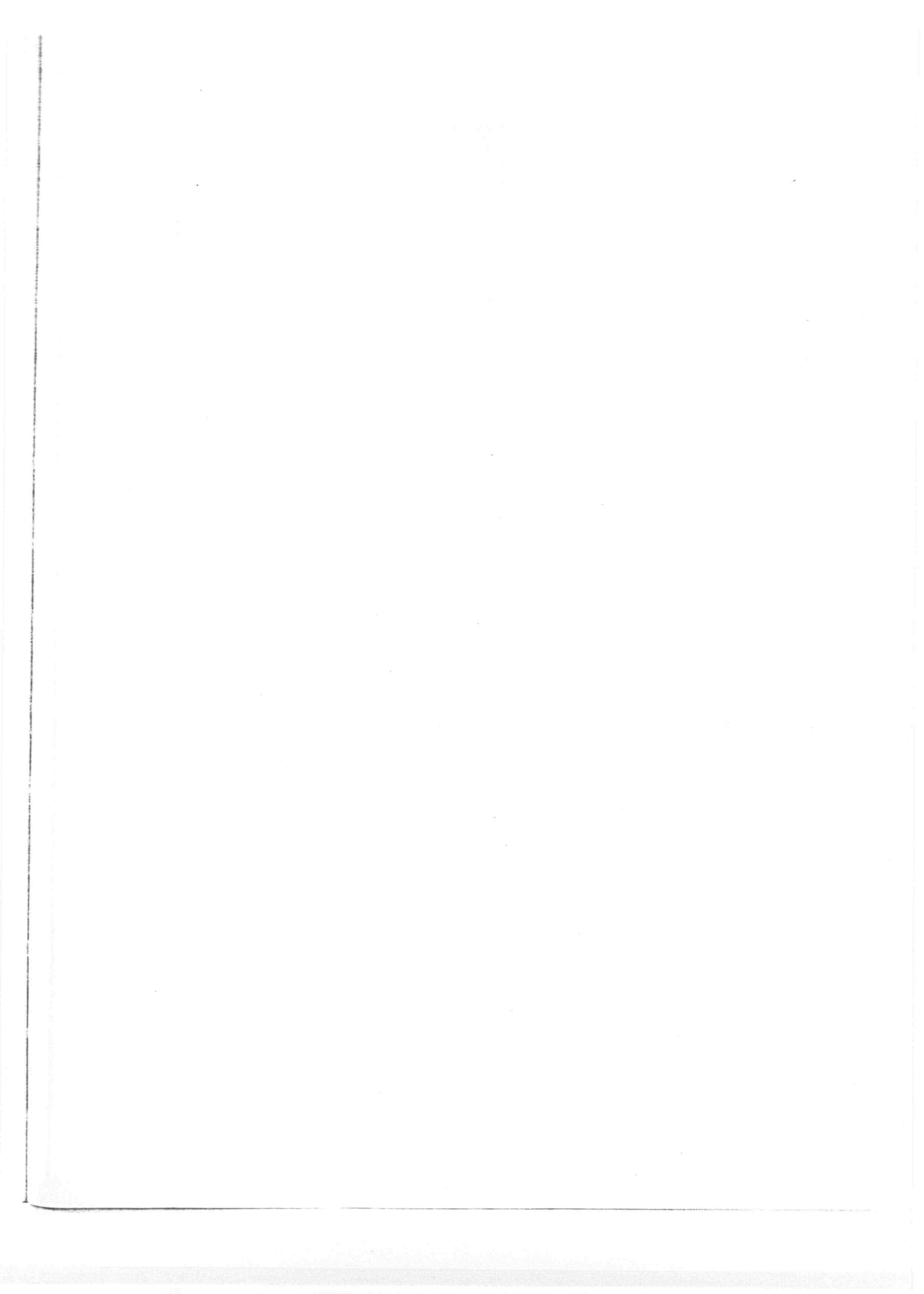
〔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得〔邦家〕。 五九五

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五九六

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五九七

註釋：今本：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堯日第二十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　五九八

罪，毋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泰來，善人是富。『雖有〕　五九九

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　六〇〇

脩廢官，四方之正行。興滅國，繼絶世，舉泆民〔一〕，天　六〇一

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得衆〔二〕，敏則有功，功則〔說〕〔三〕。　六〇二

註釋：今本：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一〕泆：通『逸』。

〔二〕寬得衆：今本其下有『信則民任焉』，研究者已指出爲衍文，漢石經本與皇侃本皆無，簡本亦無此句。

〔三〕功：今本作『公』字。按，『功』當作『公』，涉上文而誤。或説『功』、『公』同音可通假。

子張問於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正矣？』子曰：『〔尊五美，屏〕　六〇三

四惡，可以從正矣。』子張曰：『何胃五美〔一〕？』子曰：『君子　六〇四

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六〇五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亦〔一〕　六〇六

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有誰怨？欲仁而得仁，　六〇七

[貪？君子無衆寡，無] 小大，毋敢漫，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六〇八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然人望而畏之，不亦　六〇九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胃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胃之[虐]；　六一〇

内之鄰胃之有司〔三〕。』•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 •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四〕。』　六一一

註釋：今本：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一〕胃：通『謂』。

〔二〕不亦：今本『不亦』前有『斯』字，語義小有差别。據下文『斯不亦泰而不驕乎』，似簡本此處抄寫時脱『斯』字。下一『不亦』亦同。

〔三〕内：通『納』。鄰：簡本此字左旁有小變異，但仍是『鄰』字，整理者未識。今本作『吝』，『鄰』、『吝』通。

〔四〕整理者説：『這一部分今本别爲一章。簡本在此用二個圓點間隔，以雙行小字書於此簡的下部。』按，據六一二號簡的簡文可知，本篇（《堯曰》）分爲兩章，因此簡本顯然是將這兩句話作爲與上文相連的同一章對待的。

章數簡



•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一〕。　六一二

註釋：〔一〕此章數簡由整理者據今本章數及字數擬排。此爲《堯曰》的章數、字數簡。

•凡廿七章。……　六一三

[章]……五百七十五字。　六一四

凡[廿六]章。　•凡九百九十字。　六一五

•凡廿章〔一〕。　•凡七百九十字。　六一六

註釋：〔一〕今本《雍也》篇、《子路》篇或分爲三十章，《子罕》篇或分爲三十一章，《述而》篇或分爲三十八章。

•凡[卌]四章〔一〕。……　六一七

註釋：〔一〕今本《憲問》篇或分爲四十四章，《衛靈公》篇或分爲四十二章。

[•凡卌七章。][□□百八十一字。]　六一八

•凡十三章〔一〕。……　六一九

註釋：〔一〕今本《學而》篇或分爲十六章，《季氏》篇或分爲十四章，《微子》篇或分爲十一章。

[凡十]三章。……•　六二〇

·凡廿八章[一]。

[·凡八百五十一字。]

註釋：[一] 今本《公冶長》篇或分爲二十八章。

（二）定州八角廊漢墓出土竹簡《儒家者言》

原簡無篇題，《儒家者言》爲整理者所加，共計有簡六百二十多枚，殘簡居多，完整的簡約長十一點五釐米、寬零點八釐米，一簡書字約十四字，似有上下兩道編繩。整理組根據内容分爲二十七章。每章都從簡首開始，首尾無符號標記，亦不見章題和尾題。這是一篇記録儒家思想，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書。整理者説，『上述商湯和周文的仁德，下記樂正子春的言行』，所記内容除了前四章外，其餘都可在《説苑》、《新序》、《孔子家語》、《韓詩外傳》、《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先秦和西漢時期的古籍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内容。整理者指出，簡書中有與《家語》相同的内容，『《家語》的真僞還可以探討』；李學勤先生則明確表示，《儒家者言》就『是《家語》的原型』。

本校註以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儒家者言〉釋文》爲底本，由於整理者没有公佈全部照片，我們無法用圖版來校訂釋文，因此基本上是按照整理者的釋文逐録的。整理者對《儒家者言》簡作了分章，一章之下列出屬於該章的殘簡，每簡標出原有的出土號，校註新編了順序號。我們在校註時依照整理者的辦法，將同章各簡並列，仍然採用原有的順序號，以免將來造成混亂。本校註在釋文後先出一條總註文，引録見於傳世文獻的今本文字，簡本與今本的異同，讀者對讀自明；需要另行出註的内容，加註號寫註釋列於其後。

[日明主有三懼：一日]　一（一〇九六）

[不] 聞其過，二日得志□　(下280) 二（七三二）

如恐不能行。　(下280) 三（七七一）

註釋：此文亦見於《説苑·君道》，其文曰：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亦見於《韓詩外傳》卷七：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子贛（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如不知爲〔一〕　(下280) 四（九一〇）

下。』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　(下280) 五（七一〇）

得五穀【焉，厥（撅）之得甘泉焉，草木植]　六（一〇六九）

禽獸伏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　(下280) 七（七〇八）

□其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下281) 八（九三〇）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又見於《荀子·堯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者入焉，多其功而不德。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又見《韓詩外傳》卷七：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鱉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

又見《孔子家語·困誓》：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汩之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宏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一］如：讀爲『而』。本文中的『如』字多讀爲『而』。

曾折［援］［木擊曾子□］［一］　（下281）九（二四九〇）

者，參得罪夫子，夫子得毋病乎？』退而就　（下281）一〇（六一一·一八五三）

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　（下281）一一（一一二七）

之，未嘗可得也。小棰則待笞［二］，大　（下281）一二（一八三九）

□怒，立而不去，殺身以［□父□］　（下281）一三（二四八七）

之民與？　（下281）一四（三一二）

殺天子之民者，其罪

（下281）一五（一八六四）

註釋：相似的内容亦見於《説苑·建本》：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内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不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大棰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又見《韓詩外傳》卷八：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閒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内也。」曾子自以爲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棰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耶？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又見《孔子家語·六本》：

曾子芸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向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内。」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告孔子而謝過。

伐陳，西門□因使其降民修之□

（下281）一六（六六〇）

〔一〕曾折：《論語·先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曾晳」，或作「曾晳」，整理者從《古今人表考》説云，「晳乃誤字」，「作晳者乃晳字之誤」。按，整理者之説可疑，傳世文獻多作「曾晳」，簡本作「折」，或爲「析」之訛，「析」與「晳」通。

〔二〕笞：用棰打。

二人□　(下281)一七（二四一六）

〔子曰：「丘也〕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立節》：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又見《韓詩外傳》卷一：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

桓公謂管仲曰：「諸　(下281)一八（七二八）

管仲對曰：「〔非天子〕　(下282)一九（一〇八八）

不出境。」桓公　(下282)二〇（一一一九）

今予不道　(下282)二一（二四八九）

割燕君之所至如予之[一]。諸（？）　(下282)二二（六一六）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貴德》：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

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又見《韓詩外傳》卷四：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又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如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予燕。

〔二〕如：讀爲『而』。

□漁者曰：『天暑而得□〔之不□□〕 (下架)二三（七六〇）

將祭之□〔乎？』孔子曰〕 (下架)二四（一一二八）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貴德》：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强，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受，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又見《孔子家語·致思》：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惜其腐餁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閑處〕，喟然嘆曰：『銅鞮柏□ (下架)二五（一一二三）

者周公旦聶（攝）天下之政 (下架)二六（七八二）

也。夫有道乃無下於天下哉？』 二七（五七八）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說苑·尊賢》：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又見《孔子家語·賢君》：

孔子閒處，喟然而嘆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之君子哉！」

於大廟，右陛之前有［銅］ 二八（八二五）

□其口，如名其背[一]［□□＝□＝］ 二九（八四四）

［之爲人也，多］言多過，多事多患也。 三〇（六〇四）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說苑·敬慎》：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

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争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徙。内藏我智，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又見《孔子家語·觀周》：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滔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

〔一〕如：讀爲『而』。名：通『銘』，在金屬上鑄刻文字。

齊景公問子贛（貢）曰：『子誰師？』 (下282)三一（九七〇，六三四，六三二）

乎？』子贛（貢） (下283)三二（一〇八〇）

也。』公曰：『 (下283)三三（六六九）

子知其聖 (下283)三四（六五〇）

長皆曰高，高幾何 (下283)三五（七九一）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善説》：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

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襄子問中（仲）尼曰：『先生行見　　下283 三六（八〇一）

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一〕？』中（仲）　　下283 三七（一〇七一）

□襄子見子路，曰：『吾嘗問先生，先生不□　　下283 三八（七〇五）

對即隋也〔二〕，隋安得爲仁者？　　下283 三九（九〇六）

不知，□〔得爲聖？〕子路曰：『今□天下〕　　下283 四〇（七三四）

之鳴鐘，如〔衝之以梃〕〔三〕　　下283 四一（九五八，九五三）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善説》：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莛，豈能發其乎聲哉？君問先生，無乃以莛撞乎？』

〔一〕意：通『抑』。《經傳釋詞》：『抑，詞之轉也，字或作意。《墨子·明鬼》：「豈汝爲之與，意鮑爲之與？」』　〔二〕隋：整理者隸定可疑，此當爲古『隱』字。

〔三〕衝：撞擊。《説苑·善説》作『撞』。梃：通『莛』，草莖。《説文》：『莛，莖也。』

子曰：『犢主、澤鳴，晉國之賢□　　下283 四二（九二三，九六三）

聞君子重傷□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權謀》：

趙簡子曰：『晋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晋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游，覆巢毁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又見於《孔子家語·困誓》：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晋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毁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

又見《三國志·劉廙傳》裴松之註引《新序》（今本《新序》無）：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晋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嘆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晋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黄龍不反於涸澤，鳳凰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况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黄鐘應於内。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

㊦284 四三（六二七）

之匡，間（簡）子欲殺陽虎，孔子似（？）之。

㊦284 四四（六六六）

□□孔子，孔子□舍。子路怒，奮戟（？）欲下。 （下284）四五（六二五）

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意□□］ （下284）四六（六四四）

詩書不習，禮樂不修，則是丘之罪 （下284）四七（七一五）

陽虎如爲陽虎，則是非丘□ （下284）四八（九〇五）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雜言》：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鬥。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又見《韓詩外傳》卷六：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過也。若我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又見《孔子家語·困誓》：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君子道四：彊（强）於行，弱於辭，□ （下284）四九（九六五）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雜言》：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禄，慎於持身。』

又見於《孔子家語·六本》：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禄，慎於治身。』

何？』中（仲）尼曰：『新交取親〔一〕 （下284）五〇（九六六，六六八）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雜言》：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又見《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也？』

〔一〕新交取親：新相結交之人相互親近信任。

路行，辭於孔 （下284）五一（四五八）

孔子。孔子曰：『曾（贈）若以車乎？ （下284）五二（三八）

言乎？』子路請以言。孔［子曰：『不彊不］ （下285）五三（七〇六）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雜言》：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又見《孔子家語·子路初見》：（《家語》此段與上一段合爲一章，次序在上一段之前）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强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

曾子有疾，公猛義往問之〔二〕。曾子言曰： （下285）五四（九一一）

『鳥之將死也，必有悲聲；君子將卒也， 下285 五五（六九三）

也。曾子□ 下285 五六（七五七）

立志，則貪欲之心止。 下285 五七（九三九）

則怠隋（惰）曼（慢）易之節止。君子 下285 五八（六〇九）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説苑·修文》：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争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無能可也。』

〔一〕公猛義：《説苑·修文》作『孟儀』，當即《孟子》所見之公明儀。孟、明，古音都屬明母陽部。

張網者，四面張如祝之〔一〕□ 下285 五九（六三〇）

□□者，四方來者皆麗〔二〕 下285 六〇（六八六）

予〔三〕，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 下285 六一（六九二）

□者下，請受其犯命者。』〔漢〕倚之□ 下285 六二（一〇四八）

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故吾 下285 六三（七〇二）

卌餘國來服。　　下286 六四（六五四）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新序·雜事五》：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又見《吕氏春秋·異用》：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又見《新書·諭誠》：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又見《史記·殷本紀》：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一〕如：讀爲『而』。　〔二〕麗：通『罹』，入網。　〔三〕予：《新序·雜事五》作『序』，《吕氏春秋·異用》作『紓』，《新書·諭誠》作『緒』，似以作『紓』爲長，循紓，言今之人從寬。

〔王〕居部〔一〕，使人治池，得人　　下286 六五（六〇三）

曰：『賓之〔二〕。』吏曰：『此毋主矣。』文王曰：『□　　下286 六六（七〇九）

一家之主也；〔長一國者，一國〕 六七（六二六）

也；長天下者，天下之人間之□〔三〕 六八（九三四）

註釋：相似的內容見於《新序·雜事五》：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又見《呂氏春秋·異用》：

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一〕鄗：即鎬京，周的國都。〔二〕賓：通「殯」，入殮待葬。〔三〕前半句可能單獨爲一殘片，整理者未標出土號。

崔子□□ 六九（九六一）

□公，刦晏子於吗上〔二〕，曰：「子□ 七〇（八九七）

我將舍子，子不我與，將殺子。」□□□ 七一（七〇三）

可之。晏子刦之 七二（九三三）

〔□其志，非恧也；□也（？）以〕 七三（七四八）

非義也。子何不誰之〔二〕？』崔　（下267）七四（九九二）

予舍之。晏子　（下267）七五（九三六）

□其僕將馳，晏子曰：『□之　（下267）七六（一八八八）

安（按）之成節　（下267）七七（六六一）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新序·義勇》：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脱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嘆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我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之不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

又見《晏子春秋·雜》上：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宫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内外，盟者皆脱劍而入，唯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詳。』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嘆曰：『惡乎！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子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之圖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枝。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鈎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命懸於

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

又見《韓詩外傳》卷二：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盟者皆脱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捧杯血，仰天嘆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鈎之，吾願子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莫莫葛藟，延於條枝。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之不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援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馳？」安行成節，然後去之。

又見《吕氏春秋·知分》：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詳。」崔子不説，直兵造胸，句兵鈎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枝。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子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

按，文字《説苑》與《韓詩外傳》較近，《晏子春秋》與《吕氏春秋》較近。

〔一〕刦：古「劫」字。《龍龕手鑒·刀部》：「刦，强取也。」吋：整理者釋文可疑。

〔二〕誰：通「推」。

之屈廬曰：　(下287)七八（九三二）

『與我，將舍子；子不我與，將殺子。』屈廬　(下287)七九（六一二）

乎？且吾聞　(下287)八〇（八〇二）

□臨死不怒。夫人臣□　（下287）八一（六五三）

勝乃内其劍。　（下287）八二（九七三）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新序·義勇》：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爲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内其劍。

〔於魯〕　八三（六八四）

〔□□〕如趨〔一〕，受玉（？）　（下287）八四（九八二）

臣敢不趨乎？』君之　（下287）八五（六四一）

受敝卑〔一〕，臣敢　（下288）八六（六四二）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韓詩外傳》卷四：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

又見《晏子春秋·雜》，然其文與簡文少遠：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受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而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受玉不跪。夫子反

此，禮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反，命門弟子曰：「不法之禮，維晏子爲能行之。」

〔一〕如：讀爲「而」。〔二〕受：通「授」。敝：通「幣」。

故人主孝則名 （下288）八七（九九九）

天下〔譽矣。人臣孝〕則事君忠，處 （下288）八八（一八四〇）

置之，子不敢撅也；父母全之，子不敢 （下288）八九（一八四二）

父母全而生之， （下288）九〇（一八四八）

註釋：相似的內容見於《呂氏春秋·孝行覽》：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之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

不徑，能全肢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宫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龢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龢顏色，説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行，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没，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生也。

子惡言不出於口，繠言不反於己。□ ㊦298 九一（六一〇、二三四〇）

註釋：此句見於《禮記·祭義》：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又見《大戴禮記·本孝》：

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

膚，受諸父母。曾子 ㊦298 九二（八六六）

何謂身體髮膚，弗敢毁傷？曰：『樂正子 ㊦298 九三（一八三一）

毁傷，父不子也，士不友也，□□ ㊦298 九四（三一一三）

尊榮無憂，子道如此，可胃（謂）孝 （下289）九五（一一九九）

註釋：疑與以下兩節有關。《孝經·開宗明義章》云：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又，《大戴禮記·大孝》（參見前引《禮記·祭義》）：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民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余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

［□□教之所由〔一〕。曰：孝□，經□□］ 九六（一八四五）

之且夫［爲人子，親死然後事］ （下289）九七（七六九）

註釋：〔一〕此似與《孝經·開宗明義章》有關：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也。子路曰：『然，願聞成人。』孔＝（孔子）曰：『 （下289）九八（六〇二）

何以爲成人才（哉）？』子路曰：『由□ （下289）九九（一〇〇五）

孔子曰：『由其可以 （下289）一〇〇（一〇七四）

註釋：《論語·憲問》亦有『子路問成人』章，但與簡文不合，録此供參考：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林放問禮〕　一〇一（三一五〇）

註釋：此語見於《論語・八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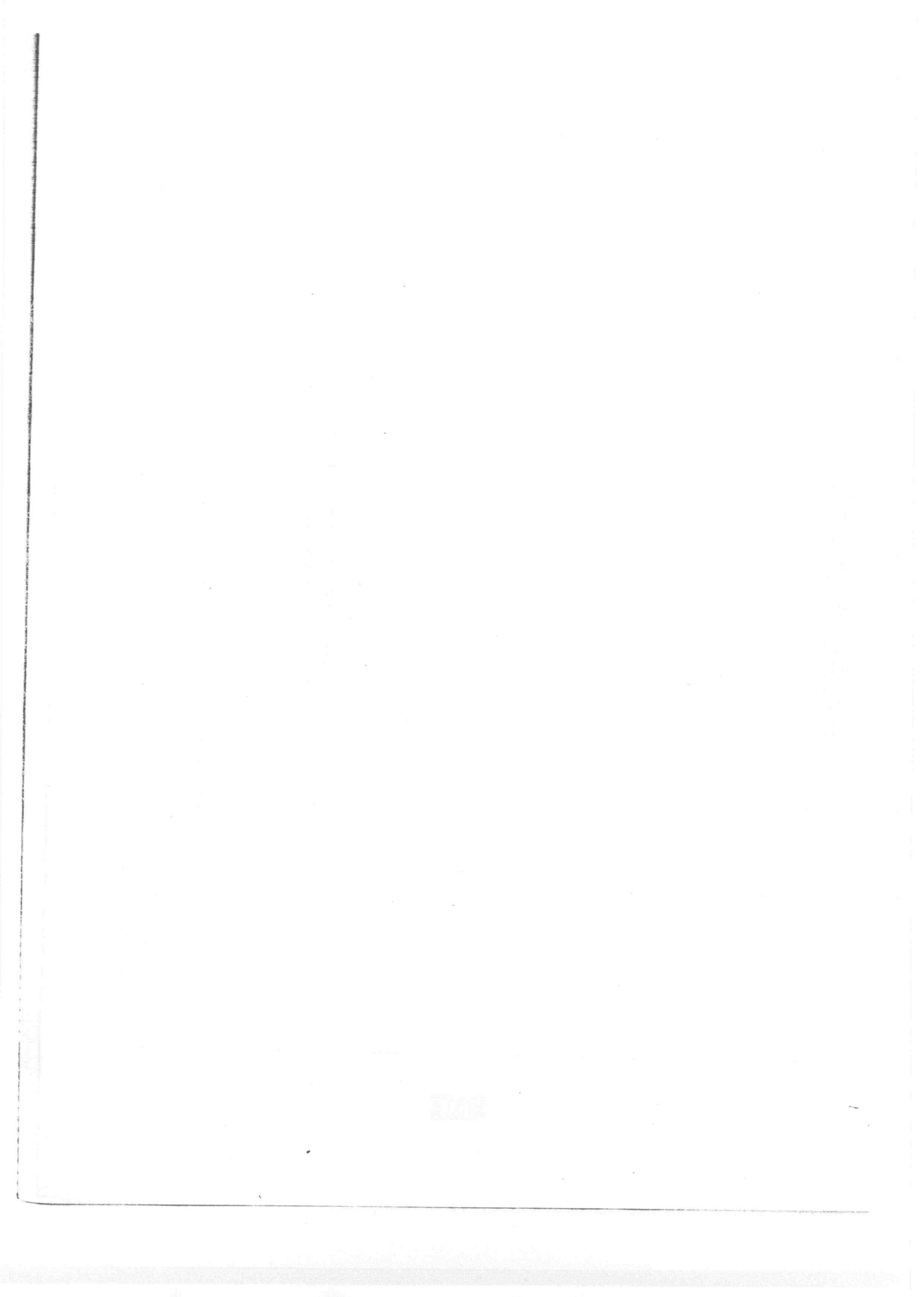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問□告朔〕〔一〕　一〇二

註釋：此語見於《論語・八佾》：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一〕告朔：每月初一告祭於祖廟。此簡整理者未標明出土號。



（三）定州八角廊漢墓出土竹簡《文子》

《文子》是道家重要著作，《漢書·藝文志》記『《文子》九篇』，原註云：『老子弟子，與孔子并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隋志》著録爲十二卷，應即今之通行本。唐代《文子》備受尊崇，天寶時尊文子爲『通玄真人』，《文子》爲『通玄真經』。然柳宗元《辨文子》謂『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不知人之增益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又，《文子》襲取割裂《淮南子》之現象甚爲明顯，總數超過一半以上。自此之後，《文子》爲僞書之説，幾成定讞。

定州八角廊漢墓出土《文子》竹簡計二百七十七枚，整理者未介紹竹簡形制，我們根據公佈的部分資料推測，原簡約長二十三釐米、寬零點八釐米左右。簡本《文子》出土後，經過整理比對，發現簡本有可以與今本相對應的内容，也有不見於今本的内容。簡本《文子》可與今本對應的内容有八章，集中在《道德》篇中。簡本與今本的最大差别是，今本的内容是以老子與文子的問答（文子問，老子答）展開的，簡本則是以文子與平王的問答（平王問，文子答）的形式展開的。而簡本恰與《漢書·藝文志》所説『稱平王問』相合，證明今本經過了後人的篡改。這裏的平王，據孫星衍説，應爲楚平王，恰與文子同時。有學者認爲，簡本《文子》原來可能是一本完整的書，『不過由於朽壞殘損，現今僅剩下比較連續的一小部分』，證據是二千四百六十五號簡文作『文子上經聖□明王』。《聖□》、《明王》是《文子·上經》篇名，也就是説，簡本不僅應當有《上經》，而且也應當有《中經》、《下經》。但今本《文子》的情况又相當複雜。簡本《文子》的出土，表明今本《文子》决非漢代所見之古本，但是又有古本的依據，决非無中生有。有研究者指出，今本《文子》不能簡單地説成是僞書，它仍保存了古本《文子》的部分資料，也經過後人的編輯增補删削，摻雜了其它書的内容。簡本爲了解文子的思想提供了較爲可靠的資料，有助於我們了解道家思想發展的脉絡。

本校註採用《文物》一九九五年十二期發表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爲底本，並採納了整理者及許多研究者的成果。由於整理者没有公佈照片，我們無法用圖版來校訂釋文，因此除個别文字外，基本上是按照整理者的釋文逐録的。整理者的釋文原來没有分章，但在《校勘記》中註明與今本相對應的内容；釋文將屬於今本同一章的殘簡按順序排列，本校註新編了順序號，其後標出原有的出土號。本校註在釋文後先出一條總註文，引録見於今本《文子》的内容，簡本與今本的異同，讀者對讀自明；需要另行出註的内容，作註釋加註號列於其後。整理者已指出，部分簡本文字在今本《文子》中有相似的内容，今編在最前面。簡本文字在今本《文子》中找不到相應内容的部分，整理者根據簡文内容編排順序，且通過段落的間隔表示分類分章，現基本上按照整理者原來的段落逐録。最後一部分簡文，内容比較散，彼此之間的關聯也不大清楚。根據研究者的意見，我們將懷疑爲章題的二七六號簡移至篇末。整理者原釋文中將竹簡中腰的編繩殘痕用二道短綫符號標註出來，我們没有採納。

□〔耳〕聽〔一〕，故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　（下289）一（二四八二）

學在肌月（肉）；以□聽者，　二（〇七五六）

〔不深者知不遠，而不能盡其功，不能〕　三（二五〇〇）

產於有〔二〕，始於弱而成於强，始於柔而　四（〇五八一）

於短而成於長，始寡而成於衆，始　五（二三三一）

之高始於足下，千〔方之群始於寓强〕〔三〕，　六（一一七八）

聖人法於天，道〔民者以自下〕〔四〕，　七（〇八七一）

卑、退、斂〔五〕、損，所以法天也。』平王曰：　八（〇九一二）

元也，百事之根〔六〕　九（一一八一）

生，侍之而成，侍〔七〕　一〇（〇七九二）

子〔八〕有道，則天下皆服，長有　一一（〇五九〇）

□社稷。公侯 一二（〇六二九）

道，則人民和陸（睦），長有其國。士［庶有□］〔九〕， （下288）一三（二二一八）

身，葆〔十〕其親，必强大，有道則不戰 一四（〇六一九）

□。弱小有道，則［不諍得識〔十一〕。舉事有 一五（二四六二）

則功成得福。是以君臣之間有道，則 一六（〇六二五）

［間有道，則］慈孝。士［庶間有道，則］ 一七（二四四五）

之，道之於人也， 一八（一一七九）

□□，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 （下289）一九（〇九三七）

則帝王之功成矣。故帝者，天下之 二〇（〇九二九）

者，天住也，天下不適不住〔十二〕，［□□］ 二一（〇九九〇）

矣。是故，帝王者不得人不成，得人□ （下290）二二（〇七九八）

徒暴□，廣奢驕恤，謾裾陵降〔十三〕，見余　　二三（一一九四、一一九五）

〔爲兵始，爲〕亂首〔十四〕，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十五〕〕，大〔人行〕　　二四（二四三七）

註釋：相似的內容見於今本《文子·道德》第一章：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净，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蓄，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産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强，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爲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無爲而無不爲。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强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即忠惠，父子有道即慈孝，士庶有道即相愛，故有道即和，無道即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余自顯自明，執雄堅强，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一〕此句整理者誤釋爲『脩德非一聽』。《文物》一九九五年十二期有此句之摹本，僅有『耳聽』二字，今本此句作『下學以耳聽』，正相合。〔二〕丁原植《文子新論》認爲：簡本此句認爲道生於『有』，與流行的道家觀念矛盾。這一解讀有問題。從上下文來看，『始於弱而成於强』，『始寡而成於衆』，其中的『强』和『衆』都不是動詞『成』的來源，而是結果。因此，『産於有』的『有』恐怕是動詞『産』的結果，而不是來源，也就是説，道産生『有』，與一般的道家觀念是一致的。今本此句作『夫道者，原産有始』。〔三〕此句確切意思尚待考。推測與古代『太一生水』的數

術有關《莊子·大宗師》：「禺强得之，立乎北極。」成玄英疏：「禺强，水神名也，亦曰禺京。人面鳥身，乘龍而行，與顓頊並軒轅之胤也。」禺强是北方神名，北方屬水，太一也是北辰之神的別名，太一行九宫，也是從北方的水位開始。明《三命通會》一書引《靈樞經》：「太一者，水之尊號，先天地之母，後萬物之源。」此處「千方之群始於禺强」似與此有關。禺、寓通。〔四〕此句整理者讀作「聖人法於天道，民者以自下」，很難通，今正。下文「卑、退、斂、損，所以法天也」，可備一證。〔五〕斂：今本作「儉」，應讀爲「斂」。今本下文「儉者所以自小也」「儉則廣」，「儉」是「小」的同義詞，「廣」的反義詞，可證。〔六〕元：初始。〔七〕侍：通「恃」。二「侍」字今本作「待」，亦通。〔八〕「子」上一字當爲「天」。〔九〕此處所缺之字爲「道」。〔十〕葆：讀爲「保」。〔十一〕不諍得識：當讀爲「不爭得職」。〔十二〕此處疑有誤。今本對應的句子作「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簡文中二「住」字皆當爲「往」之誤。而且，以上文「帝者，天下之（適）」例之，參以今本「王者，天下之往也」，則簡文「天」、「往」之間當脱「下之」二字。〔十三〕謾裾：通「慢倨」，皆傲慢之義。陵降，謂待人居高凌下。〔十四〕整理者誤斷爲「爲兵，始爲亂首」，今訂正。〔十五〕秧：通「殃」。

□爲下［則守節，循道寬緩〔一〕，窮］　二五（〇五八二）

則敬愛、損退、［辭讓、守□，服之以］　二六（〇六一五）

生者道也，養□　二七（二四六六）

［不嬨（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　二八（〇六〇〇）

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也。此四　二九（二二五九）

踰〔二〕節謂之無禮。毋〔三〕德者則下怨，無　　三〇（〇五九一）

則下諍〔四〕，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　　三一（〇八九五、〇九六〇）

□立，謂之無道，而國不　　三二（〇八一一）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今本《文子·道德》第三章：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即輔弱，爲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則恭嚴，爲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争，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争，無義即下暴，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一〕寬緩：和緩從容。　〔二〕踰：《説文》：『踰，越也。』　〔三〕毋：通『無』。　〔四〕諍：通『争』。『則』與上『無』字之間脱一『仁』字。

□之□而知之乎？』文子曰：『未生者可　　三三（〇九〇四）

知。』平王曰：『何謂聖知〔一〕？』文子曰：『聞而知之，聖也。　　三四（〇八九六、一一九三）

知也。故聖者聞　　三五（〇八〇三）

而知擇道，知者見禍福　三六（一二〇〇）

[刑]〔二〕而知擇行。故聞而知之，聖也，　三七（〇七六五）

知也。成刑（形）者，可見而　三八（〇八三四）

未生，知者見成〔三〕　三九（〇七一一）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今本《文子·道德》第五章：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也。』

〔一〕知：讀爲『智』。這裏『聖』與『智』是聯合詞組，不是一個詞。〔二〕刑：通『形』，表現於外。〔三〕簡文末一句當作『成形者，可見而知，未生者，可聞而知。聖者聞未生，知者見成形』。

[王曰：『吾聞古聖立〔一〕天下，以道立天下，]　四〇（二二六二）

[□何？』]文子曰：『執一無爲。』平王曰]　四一（〇五六四）

文子曰：　（下欄）四二（二三六〇）

地〔二〕大器也，不可執，不可爲，爲者販（敗），執者失。　四三（〇八七〇）

是以聖王執一者，見〔三〕小也；無爲者，　四四（〇五九三）

也，見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靜□　四五（〇九〇八）

下正。』平王曰：『見小守靜奈何？』文子曰　四六（〇七七五〇）

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長守□　四七（〇八〇六）

高而不危，高而不危者，所以長守民。　四八（〇八六四）

有天下，貴爲天子，富貴不離其身　四九（二三二七）

註釋：相似的內容見於今本《文子·道德》第七章：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故能爲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

〔一〕立：通『莅』。下『以道立天下』之『立』同。　〔二〕『地』上一字當讀『天』。　〔三〕見：讀爲『現』。見小，謂示天下以小弱。

文子曰：『一者，萬物之始也。』平王曰：『〔何〕　五〇（二二四六）

□□萬物也，國家　五一（二二八八）

平〔王曰：『王者〕幾道乎〔一〕？』文子曰：『王者〔一道〕。　五二（二四一九）

王曰：『古者有　五三（〇八二九）

以道王者，有以兵　　五四（〇八五〇）

以一道也？』文子曰：『古之以道王者，　　(下)五五（二二一〇）

以兵王者　　五六（一〇三五）

[者]，謂之貪兵。[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　　五七（〇五七二）

衆[二]。欲見賢[三]於適（敵）者，謂之驕[兵]。義[兵]　　五八（二二一七）

[故王道唯德乎！臣故曰一道。』平王]　　五九（二三八五）

註釋：相似的內容見於今本《文子·道德》第九章：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之道也。』

[一] 此句意爲：王者是否有數道？『幾』當爲數量詞，非『庶幾』之義。今本此句作『王道有幾』，義同。　[二]『衆』與『民』之間缺『之』字。　[三] 賢：勝過。《戰國策·趙策四》：『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

平王曰：『爲正（政）奈何？』文[子曰：『御之以道，□]　　六〇（〇八八五）

之以德，勿視〔一〕以賢，勿加以力，□以□□　六一（〇七〇七）

□〔言〕。平王曰：『〔御〕　六二（二二〇五）

□□以賢則民自足，毋加以力則民自　六三（二三二四）

可以治國。不御以道，則民離散。不養，　(下290) 六四（〇八七六）

則民倍（背）反（叛）。視之賢，則民疾諍〔二〕，加之以　六五（〇八二六）

則民苛〔三〕兆（逃）。民離散，則國執（勢）衰；民倍（背）　六六（〇八九八）

〔上位危。〕』平王曰：『行此四者〔四〕何如？』文子〕　六七（〇八八六）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今本《文子·道德》第十三章：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富，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即離散，弗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争，加以力即民怨。民離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人争即輕爲非，下怨其上即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一〕視：通『示』。　〔二〕諍：通『爭』。　〔三〕苛：病也。《吕氏春秋·審時》：『凶氣不入，身無苛殃。』高誘註：『苛，病。』　〔四〕四者：指上文『御之以道，（養）之以德，勿視以賢，勿加以力』。

〔平〕王曰：『子以道德治天下，夫上世之王　(下290) 六八（二二五五）

觀之古之天子以〔下，至於王侯，無□□〕　六九（二三七六）

欲自活也，其活各有簿（薄）厚，人生亦有賢〔一〕　七〇（〇八七七）

□使桀紂修道德，湯〔武唯（雖）賢，毋所建〕　七一（二二五二）

以相生養，所以　七二（二二一三）

相畜長也，相□　七三（二二〇六）

〔朝〕請不恭〔二〕，而不從令〔三〕，不集〔四〕。』平王　七四（二二一二）

□者奈何之？』文子曰：『仁絶義取者〔五〕，　七五（〇五六七）

諸侯倍（背）反（叛），衆〔人□正，强〕乘弱〔六〕，大陵小，以　七六（二二三二一）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今本《文子·道德》第十五章：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没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脩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其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絶，義未滅也。仁雖未絶，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絶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强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一〕生：讀爲『性』，言人性有賢否。〔二〕朝請：諸侯朝見天子之名。《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集解》『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三〕從令：即從命。『令』與『命』通。〔四〕集：成也。〔五〕『取』字疑有誤，此處似應爲『絶』、『滅』的同義詞。〔六〕乘：欺凌。《國語·周語中》：『乘人不義。』韋註：『乘，陵也。』

王曰：『人主唯（雖）賢，而曹（遭）淫暴之世，以一 七七（〇八八〇）

[之權]，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 (下281)七八（〇八三七）

然臣聞之，王者葢匡邪民以爲正，振[一]亂世以爲治，化淫敗以爲‖

[僕][二]□[德] (下281)七九（一一七二、〇八二〇）

之師也。上者，下之義[三]法也。 八〇（二二〇八）

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治矣。 八一（〇五七五）

道德，則下毋仁義之心，下毋仁義之 八二（二二四八）

[曰]：『積怨成亡，積德成王，積 八三（〇七三七）

天之道也，不積而成者寡矣。臣[聞] 八四（二三一五）

有道之君，天舉[四]之，地勉之，鬼神輔 八五（〇五六九）

之德也；以毋道立者，天下之賊也。以［□六曰君］〔五〕 八六（二四四二）

一人任與天下爲讎〔六〕，其能久乎。此堯 八七（〇五七九）

註釋：相似的内容見於今本《文子·道德》第二十章：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即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游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仇，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一〕振：《小爾雅》：「振，救也。」《戰國策·燕策三》：「是以委肉當惡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鮑彪註：「振，救也。」〔二〕僕：通「樸」，質樸。〔三〕義：同「儀」。《説文·人部》：「儀，度也。」〔四〕舉：通「與」。〔五〕以［□六曰君］：意義不明。今本無。〔六〕任：此處似爲放縱的意思。《商君書·弱民》：「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奸多。」

而生，侍之而成〔一〕 八八（二四六九）

註釋：以下是整理者認爲簡文與今本《文子》有相似之處者。今本《文子·道原》第一章有：「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一〕侍：通「恃」。

毋刑〔一〕、毋聲，萬物□ 八九（二四八一）

註釋：今本《文子·道原》第七章有：「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焉。」第十章有：「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

〔一〕刑：通『形』。

此功者，天道之所成，聽聖人守道□　九〇（〇七六六）

註釋：今本《文子·道原》第十章有：『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

下，先始於後，大始於小，多始於少　九一（〇八九九）

註釋：今本《文子·精誠》第十三章有：『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

令遠者［來］，令□□□□□　九二（〇八一八）

註釋：今本《文子·微明》第十八章有：『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則和。』

江海以此道爲百谷王，故能久長，功　九三（〇九一六）

註釋：今本《文子·自然》第六章有：『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窪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溪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争，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

國無有賢不宵〔一〕□不□□□　九四（〇七二四）

註釋：今本《文子·自然》第七章有：『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

〔一〕宵：通『肖』。

道。』平王曰：『請問天道？』文［子曰］：『天之〔一〕　（下/291）九五（二二一·一九）

□，天之道何如？』文子曰：『難言於天□　九六（一一八四）

□，故天刑〔二〕其物各不同，能〔文〕其□　九七（二三七一）

胡象〔三〕於天道？』文子曰：『天之道，高　九八（〇五八五）

大者，損有損之；持高者，下有下之〔四〕。　九九（〇九二六）

□曰：『何謂損有損之，下有下之』文　一〇〇（〇八一三）

□曰：『〔此〕不生而喜□，不□〔而□，〕　一〇一（〇八二二）

道。』平王曰：『此天道也。　一〇二（〇八八七）

〔乎是。〕平〕王曰：『吾不能盡〔學道，能□學人〕　一〇三（二四七〇）

法〕天道。』平王曰：『人法天道奈何？　一〇四（〇六八九）

□請問人道。文子　一〇五（〇九一八）

觀之難事，道〔於易也〔五〕；大事，道於細也。〕　一〇六（〇五九五）

不道始於弱細者，未之〔有也〕。百一十八字。　一〇七（〇六九六）

註釋：〔一〕整理者說，以下簡本文字未能在今本中找到相應的內容，整理者根據簡文內容編排順序，且通過段落的間隔表示分類分章，今仍按照整理者分段迻錄釋文。

〔二〕刑：通「形」，賦形。〔三〕象：取象、效法。〔四〕「損有損之」、「下有下之」，二「有」字皆當讀作「又」。〔五〕道：通「導」，由，始。

□□□□□□□平王曰：「何謂□　一〇八（〇九〇一）

平王曰：「□□□□□□公侯之上也，吾　一〇九（〇八九〇）

乎？」文子曰：「不然，臣　一一〇（〇七四〇）

□□□也，非君子之所聞也。」平王曰：　一一一（〇八七三）

□者。」平王曰：「〔善。好乎道，吾未嘗聞道也。〕　一一二（〇九七六）

道哉乎？」文〔子曰：「其稾（稾）□不〕〔一〕　一一三（〇九九三）

也。」文子曰：　一一四（一〇五四）

文子曰：「□　一一五（二三三六）

之，以□奈何？」文子曰：　一一六（二二二〇）

道。」平王曰：「□　一一七（一〇二四）

□〕平王曰：『吾未明也。』文〔子曰：『古□〕　一一八（二二一四）

註釋：〔一〕稟：「稟」之異體，從「米」與從「禾」通。

平王曰：『用仁何如？』文子曰：『君子　一一九（〇九一七）

〔是謂用仁〕　一二〇（〇九二〇）

〔不仁者，雖立不□□其〕　一二一（一〇九七）

理事，故必仁且　一二二（〇二〇八）

茲謂之無仁，淫　一二三（〇八七四）

耶。•平王曰：『用義何如？』文子〔曰：『君子□〕　一二四（〇八六九）

有行義者如是　一二五（〇八五二）

義而〔兄〕　一二六（〇七五九）

□□是〔胃（謂）用義〕　一二七（二四三六）

□也，義者以之象德也而〔艱〕　一二八（二二三六）

不［義］是［胃（謂）］ 一二九（二三七三）

［足］佳生義，義 一三〇（二三五六）

之所［義，唯］ 一三一（一一八八）

［之。文子曰。『用］道德。』平王曰： 一三二（二二〇一）

無道之 一三三（一八一二）

矣。故有道者立〔一〕天下，則天下治 一三四（〇七一七）

［治矣］，毋道而立之者則亂。故治［亂］ 一三五（〇六九五）

［毋］道以立［天下者，□□□，故曰］ 一三六（二二七三）

行，道所以立 一三七（一〇〇七）

一道，［知］其不行奈何之？』文子曰： 一三八（〇五七三）

美，壹至於此之大耶？』〔二〕文子曰：『然能 一三九（〇五八八）

〔辭曰：道者，先聖人之傳〔三〕也。天王〔四〕不〔賁不□〕　一四〇（二三九一）

用道　一四一（二二〇四）

之道也，故命曰：　一四二（二四四六）

王者無道，如〔此而咸□以子之事〕　一四三（一〇八六）

無道。〕平王曰：『請問無道之過？』文子曰：　一四四（〇七八〇）

德而毋息鄰國之兄於竟內乎〔五〕。〔上有道〕　一四五（二三〇九）

〔之〕天。王若能得其道而勿廢，傳之後嗣　一四六（〇八九二）

天下者，〔有失其國者，故其所道者□〕　一四七（二三三九）

註釋：〔一〕立：通『莅』。下『立天下』之『立』同。〔二〕原文斷句誤爲：『美壹，至於此之大耶』，今正。〔三〕傳：傳授。〔四〕天王：指天子、帝王。《春秋》『天王狩於河陽。』《莊子》：『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五〕竟：通『境』。

萬物』。文子曰：『萬物者，天地之謂也。　一四八（〇六〇七）

曰：『何謂萬物，何謂天地？』文子曰：『王者　一四九（二二四〇）

爲本。』平王曰：『天地之間物幾〔一〕，獨人者□　一五〇（〇七七二）

□□□人也。』平王曰：『諸物幾　一五一（一一七一）

子曰：『臣聞，道者萬物以　一五二（〇八六八）

註釋：〔一〕《説文·丝部》：『幾，微也。』下『諸物幾』同。此言天地之間萬物皆微，獨人爲大。《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字，傅奕本作『人』。

［仁］？』文子曰：『□夫御以道者，下之也者　一五三（二三六四）

□而□乎？』文子曰：『不然，［王］　一五四（〇七五五）

［□］何謂德？』文子曰：『不然，夫［教］人　一五五（一三八九）

世必無患害。』平王曰：『［請問其道。］』〔一〕　一五六（〇八一五）

註釋：〔一〕以上四簡爲一章。

［亦用德，用德則不］　一五七（〇七二三）

［德。］平王曰：『不脩德］　一五八（二三九七）

［有德而］上下親矣，上下親則君　一五九（二二九三）

□［鬼，鬼］則服矣，是謂［王］德。一六〇（〇七一二）

者是殆德[一]也，一六一（〇六三一）

是殆德也，人□□ 一六二（〇六四七）

□德□□□□□□□□ 一六三（一一三〇）

［者，□德則士女］[二] 一六四（〇七四七）

者必殘［亡］，德義在人者 一六五（〇六二四）

兮何而德［加］一六六（一七七三）

［有殆德，王若知］一六七（〇九五二）

註釋：[一] 殆德：敗德。《廣雅·釋詁》：『殆，敗也。』 [二] 士女：男子與女子。

之也。』文子曰：『臣聞《傳》曰：「致功之道 一六八（〇五六五）

地之守也，故王者以天地爲功 一六九（〇五七四）

□□善，致其功□□□［功］，不以 一七〇（〇七五四）

以養其神，故功成名遂，與天地欽窅窅以致　一七一（二四三八）

□曰：王〔知〕者〔先〕，王行成、敗、功，謂之　一七二（二三九〇）

〔教〕化之〔一〕。』平王曰：『何謂以教化之？』文子　一七三（二三一〇）

民何如？』文子曰：　一七四（二四六一）

古聖王以身先之，命曰教。』平王　一七五（〇六九四）

□不化爲之奈何？』文子曰：『不□人　一七六（〇五七〇）

反本教約而國富，故聖　一七七（〇六三五）

□焉，已必〔教之，所以〕　一七八（一八〇三）

〔猷，故〕民之化教也，〔毋卑小行，則君服之甚〕　一七九（二二六〇）

道也。然議兵誅〔□□□〔二〕，不足禁會〕　一八〇（二二七八）

〔主〕國家〔安〕寧，其唯化也。刑罰不足　㊦㉛　一八一（二二四三）

註釋：〔一〕『教』上一字當爲『以』。　〔二〕議：謀劃。《廣雅·釋詁》：『議，謀也。』

而無諍心〔一〕，亦可得耶。』文子曰：『等　一八二（〇八六五）

文子曰：『聖人　一八三（〇九九二）

［曰。平王曰：『□□□□□道。』文子曰：『臣聞］　一八四（一一七六）

道。』平王　一八五（二二六五）

也，其用之也，物異〔二〕。』平王曰：『其用之異何？　一八六（二三一二）

何故難言？』文子曰：『臣竊聞傳曰：「不　一八七（二四〇四）

道產。·平王曰：『道之於人也，亦有所不□　一八八（二四三九）

［禍〔三〕福。」平］王曰：『何謂禍福。』［曰：］　一八九（二四四四）

［夫以文王之賢，輔］　一九〇（一一五七）

註釋：〔一〕諍：通「爭」。〔二〕物異：因物而異。〔三〕禍：「禍」之別字。

禍福得失之樞〔一〕，而　一九一（〇二〇四）

□天子執（?）明堂□中□，天子□□□　一九二（〇二一一）

足以□所欲，□□〔長史□□□，足以〕　一九三（〇二二二）

讙（歡）愉而無憂者，　一九四（〇二五一）

積碩〔二〕，生淳德〔三〕。淳德與大惡之端以□　一九五（〇三〇〇）

而義可〔極〕，所必不可隨，所立不可□，□　一九六（〇三七九）

矣，故王道成。聞忠而陳其所□言　一九七（〇五七一）

〔而〕民〔毋維，〕，毋多〔積，□〕，而民毋病，毋好〔味〕　一九八（〇五八三）

□〔親〕隨，是以國家之昌而功名　一九九（〇五八七）

然也，何失於人乎。以此觀之，道德　二〇〇（〇六一三）

□從時也。由是觀之，人主若能修　二〇一（〇六一四）

言則分爭，〔鳳〕　二〇二（〇六三三）

百姓。百國之君，皆〔驩（歡）〕然思欲愛　二〇三（〇六九九）

子曰：『君子之驕奢不施〔四〕，謂之［無德］　二〇四（〇七一六）

聞之《傳》曰：「道者［博］　二〇五（〇七四一）

王曰：『請問　二〇六（〇七四三）

毋驕於臣，毋敬不肖，毋賢　二〇七（〇七七三）

隹（唯）未嘗之有　二〇八（〇八〇九）

□不能富，不能貴，□　二〇九（〇八三〇）

純則不矜其　二一〇（〇八三六）

道德之力也。夫［宿其夜取務循之，後］　二一一（〇九〇二）

□［則］行下，行下則畏其威，下畏其威則不　二一二（〇九〇七）

□經者，聖知之道也。［王］也不可不　二一三（〇九〇九）

王曰：『王天下者，宅　二一四（〇九一九）

盡行之。帝王之道也，　二一五（〇九二五）

［以］矜其賢則□，［則］□［下］［不］□□［養］，［養則］　二一六（〇九四〇）

□則息［津湯］下[五]，息［津湯］下，耳目説（悦）□；耳目説□，‖
［則］□□□；□□□　二一七（〇九六二）

□□遠者。』曰：『未富□□　二一八（一〇〇二）

子曰：『天地之間　二一九（一〇一八）

□［王者］以友爲佐□□　二二〇（一一四五）

中，是胃（謂）上章[六]下塞，忠臣死傷，萬民　二二一（一一八〇）

所不得［言焉］，言而得之，則其人　二二二（一八四一）

其對日所曰修者　二二三（一八五八）

未嘗不然，胃（謂）之信。　二二四（二三二六）

［輔］細弱，公正而不以私爲已，故□　二二五（〇五八四）

□也，外各物耳。世而適過，是則不必　二二六（〇八八三）

也，兵之門，天地之間物　二二七（〇九一四）

曰：『主哉乎？是故聖王務修道德，　二二八（二二一一）

〔天道，德之行〕也，自天地分畔〔七〕至今，未　二二九（二二一六）

積之乃能適之，此言多積之謂也。堯□　二三〇（二二四九）

七十里，舉伊尹而天下歸之，故聖人之治□〔八〕　二三一（二三二九）

〔知所〕親，不知所信。今余何修何昭，使□　二三二（二三四一）

以壹異。知足以〔知權，强（彊）足以蜀立〔九〕，節□〕　二三三（〇一九八）

者□之〔實也，文之質也，□□之□也，〕　二三四（〇六一七）

如四時之〔□受，·如風雨之〕　二三五（〇六四五）

〔□□〕□〔洒洒〕□，〔□者〕懷〔其離心，唯〕　二三六（〇六五一）

□□〔而〕□□□〔不生，禍亂不起〕　二三七（〇六七四）

□□〔仁者取人，百〕　二三八（〇七四九）

□□聖□□子成　二三九（〇七五三）

〔欲〕足則貞廉，〔貞廉則無□心，無□心則〕　二四〇（〇八四六）

□〔臣於〕物〔不可生知□〕　二四一（〇八五六）

〔王〕〔嗣〕后　二四二（〇九七八）

之王者，期〔於此矣。〕　二四三（一〇一五）

□〔文〕□對曰：『〔我自有立，何下之有？〕　二四四（一〇六一）

〔損〕而下。其君子者，〔□有此〕　二四五（一〇六八）

□□富□□〔天子□〕　二四六（一一九六）

□可〔以無罪矣。請問師徒之道。〕　二四七（一一九八）

《傳》曰：『〔人主□〕　二四八（一八〇五）

閒言〔不當義行〕　二四九（一八一六）

〔工器左右〕□□，〔不〕□□□　二五〇（一八二七）

〔□平而先知〕人　二五一（一八二八）

〔不敢惡〕，所以無怨。而〔容〕□〔以〕　二五二（一八四三）

〔曰〕不可□此言甚淺，用之甚隧〔十〕，行〔之□〕　(下契)二五三（二二〇九）

〔不敢〕者，所以自□也，天子居中〔央〕者　(下契)二五四（二二一五）

不敢作驕暴之人，不敢起比臣〔十一〕之□　(下契)二五五（二二四二）

子〔自愛也，〕小人自氣〔十二〕也。　二五六（二三二二）

故天〔孰〕不樂，則天下　二五七（二三五三）

□，是以聖人周徵誰舉過　二五八（二三五九）

□人喜，故□者毋□毋〔行〕，〔過〕喜則〔□□〕　二五九（二三六六）

［其失□生君］不死，六畜不［潘］（蕃），人民不 二六〇（二三七九）

已聞道矣。請□ 二六一（二四七七）

［□□］理，則禍［亂不起。］ 二六二（二四八五）

［不］得［意］焉、賞則［虚府］□［毋□］ 二六三（二四八六）

［□國之道也。］ 二六四（一一八二）

［平王曰：『何謂□□？』文子曰：］ 二六五（二五〇一）

［雝龍慶］ 二六六（二五〇二）

［聞所□□□］ 二六七（〇四五一）

［子曰；『道產之，德畜之，道有博］ 二六八（〇七二二）

［無爲信，不足以□其心，故胃（謂）］ 二六九（〇七三五）

［者，□得失之胃（謂）也，故斯人得失者］ 二七〇（〇九八四）

[者欲者]〔十三〕 二七一（一七三九）

[非見，聽之不聞。] 二七二（二四七二）

[於天地之間。] 二七三（二四七五）

[夫受之□之，行□□□□] 二七四（二五〇三）

[子子可而□] 二七五（二五〇四）

[《文子·上經·聖□》、《明王》]〔十四〕 二七六（二四六五）

註釋：〔一〕自此以下，簡文内容較散，相互關聯較少，不再分類。　〔二〕碩：厚。　〔三〕淳德：淳厚的德行。《史記·秦本紀》：「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　〔四〕施：施舍。　〔五〕息：生。《莊子·秋水》：「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易·革》：「水火相息。」王弼註：「息，生變之謂也。」《漢書·卜式傳》：「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顔註：「息，生也。」津、湯，都是道家對人體津液的名稱。「息津湯下」即生津而津液下。下猶生。　〔六〕章：通「障」。〔七〕畔：通「判」。　〔八〕此處是説商湯以七十里成王業。《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九〕蜀：通「獨」。此簡整理者誤斷爲「以壹異知足，以知權彊足，以蜀立節□」，今訂正。　〔十〕隧：通「邃」。《説文》：「邃，深遠也。從穴、遂聲。」《漢書·任敖傳》：「蒼凡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　〔十一〕比：勾結。《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十二〕氣：疑當讀爲「愾」。《左傳·文公四年》：「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杜註：「愾，恨怒也。」　〔十三〕者：通「嗜」。「嗜」從「耆」聲。　〔十四〕《文子·上經·聖□》、《明王》：此從李學勤先生説，《文子》是書名，《上經》説明還有《中經》、《下經》，《聖□》、《明王》爲篇名。

（四）定州八角廊漢墓出土竹簡《六韜》

《漢書·藝文志》有「《周史六弢》六篇」，下註：「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顔師古註：「即今之《六韜》也。弢字與韜同也。」但其稱「或曰孔子問」，則又似與今所見之《六韜》無關，所以沈濤認爲當作「周史大弢」。《莊子·則陽》稱仲尼問於太史大弢，故班固有「或曰孔子問」之註。《隋書·經籍志》載「《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看來，《六韜》在流傳過程中已經有散失。魏徵編《群書治要》，收録《六韜》二十六小篇。宋代《六韜》編入《武經七書》，即今本《六韜》。但是宋人已經開始懷疑是僞作。銀雀山漢墓和這本定州漢墓《六韜》的發現，證明了今本《六韜》雖然經過了後人的加工改編，但仍然是先秦古籍無疑。這批竹簡損壞嚴重，但大部分仍可釋讀。竹簡共一百四十四支，一千四百零二字。判定屬於《六韜》，是根據簡的形制、内容和字體。其中有篇題簡十三支，與今本和敦煌唐寫本都有很大不同。簡文内容與今本相合的共三篇，與唐寫本相合的有六篇。簡文先排篇題目録，然後再按照可與今本對應者、可與唐寫本對應者以及没有找到對應文字者的順序排列。本校註以《文物》二〇〇一年第五期《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六韜〉釋文及校註》發表的資料爲依據，新加了順序號，後附以出土號。整理者的校註是以《古佚叢書》續編所收宋《武經七書》影印本爲底本，校以銀雀山竹簡本和敦煌唐人寫本（國家圖書館藏膠卷）、《群書治要》本和《六韜逸文》等（《六韜譯註》附，河北人民出版社）。我們在校註中，對若干簡文的排列作了少許調整。我們在簡文後引録了今本對應的文字，今本用鐵琴銅劍樓藏影宋寫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影印。今本中没有的内容，則抄録敦煌唐寫本。簡本與今本的異同，讀者對讀自明。

篇章標題

□賢而不知賢仁第四　一（一一〇一）

方治國之道第六〔一〕　二（二三九二）

亂之要第七·吏十重罪·民十〔二〕　三（一一二五）

□□□國所貴第八〔三〕　四（二五〇五）

方以禮義爲國第十〔四〕　五（一一七三）

□第十二　六（二三〇五）

第十三　舜伐有苗武　七（二二三〇）

□大失第十四〔五〕　八（二二二七）

方武王勝殷第十六〔六〕　九（二二二三）

□歸廿二　一〇（二二三一）

幼弱·第廿　　一一（〇九八〇）

右方國有八禁第卅　　一二（二二五七）

第卅一　　一三（二四九二）

註釋：〔一〕整理者指出：完整的如一二號簡，作『右方國有八禁第卅』，與阜陽雙古堆竹簡《詩經》篇題『右方邶國』，『右方鄭國』等同例。下面五號簡、九號簡章題開頭只剩『方』字，也應補爲『右方』。〔二〕第四六號簡云：『王問太公：「治亂奈何？」太公曰：「其本。」』可能就是這一章的文字。則此第七章名似當爲『治亂之要第七』。『吏十重罪·民十』可能是小標題。敦煌唐寫本《周維正月》篇就有『假權』『好變古者亡而常危』『武不立者亡』等小標題，可能與此同類。〔三〕國所貴：唐寫本《利人》章及《群書治要》本《龍韜》篇有：『文王問太公：「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必行。」』或與此章題有關。〔四〕以禮義爲國：唐寫本有章題《禮儀》，或與此章題有關。〔五〕大失：敦煌唐寫本有《大失》一篇，與此合；又《群書治要》本有『文王問太公曰：「願聞國之大失。」』或與此章有關。今本無。〔六〕武王勝殷：《群書治要》本《虎韜》中有『武王勝殷』章，或即此章。

文韜·國務

曰：『爲國之務果何〔一〕？』太公曰　　一四（一一三八）

失其所務，是胃害之〔二〕；農失其時，是胃□　　一五（二三三八）

□殺之；重賦口　（下/252）一六（一〇六〇）

□是胃奪之；多治臺游宮室之觀〔三〕，而不　（下/252）一七（一一七七）

者其民□，是胃苦之，□□而□　一八（一〇四九）

註釋：今本作：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諸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

〔一〕務：緊要之事。《説文·力部》『務，趣也。』段註：『趣者，疾走也。務者，言其促疾於事也。』果：加强語氣的語氣詞，到底、究竟。《孟子·離婁下》：『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二〕胃：通『謂』。　〔三〕游：離宮別館。《周禮·天官·序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鄭註：『游，離宮也。』

文韜·舉賢

文王問太公曰：『舉賢而國危亡者何也？』太公　一九（〇三〇一）

賢之實　二〇（一八三四）

□好用以善，而以故不得　二一（〇七八六）

□不忠　二二（一〇一三）

爲忠，以非信爲信，以譽爲功，以□〔一〕　二三（二二九七）

黨者，是其群至比周□習□也〔二〕。　二四（二二三八）

□而忠臣死於無罪，其邪臣以　二五（二二八三）

註釋：今本作：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奸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一〕整理者指出：二二、二三兩簡可以連讀。　〔二〕此句敦煌寫本作『若是者群奸比周而蔽賢』，『至』字作『邪』或『奸』都可通。『群至』的主語應是『多黨者』。

龍韜·農器

問大公曰：『天下大定，國家毋　　二六（二二六一）

註釋：今本作：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

利人〔一〕

之必行也，必行者民利。　　二七（〇八六二）

曰：『奈何？』大公曰：『法令通口而□□』　　二八（二三一六）

未足以大利其民者也。　　二九（〇九八八）

是以法令利民之〔二〕　　三〇（二三一八）

註釋：〔一〕利人：今本無。敦煌唐寫本有此章，名《利人》，整理者據此定名。但原名當作『利民』，避諱作『利人』。寫本此章如下：文王問太公：『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法令之必行則治道通，治道通則人利大，人利大則君得德彰矣。（『得』字似爲衍文）世亂則吏犯法令而爲善，其人重私而輕公，不敦樸而詐僞。』文王曰：『法令而爲善之必行，大利人，奈何？』太公曰：『法令貴犯令而爲善者何？』太公曰：『其萌生於君，君不法天，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法，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殘）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變，變則群邪成俗，而君成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文王曰：『惑哉！』太公曰：『不畏。』太公曰：『法者，河圖雒書禮樂五經。』

〔二〕簡二八、二九、三〇條，雖與敦煌寫本不完全能對上，但很像是屬於這一篇的逸文。整理者放在散簡中，我們把它們移到此處，供參考。

趨舍〔一〕

不同，喜怒不等。故有舊之□，有　三一（二二三三）

安樂，君世世有國，合於忠者，賢士臣　（下/292）三二（〇七六三）

令遠者來，合　三三（〇八一八）

治，而民不比，合於貪者，民　三四（〇八三八）

註釋：〔一〕趨舍：今本無，敦煌唐寫本有此章：文王問太公曰：『舉賢天下以爲法，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曰：『夫人皆有其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故或奪或賞。』王曰：『何謂人性？趨舍？』太公曰：『性有仁，有忠，有信，有義，有貪類，有狼戾。仁者好與而不好奪，好賞而不好罰，好生而不好殺，忠者不嫉不妬，信者不欺，少惡而多善，衆公而少私，義者喜新愛故，貪戾者好得好奪，不好利人而好敗，狼戾者喜刑喜殺。故人君之趨舍，合於仁義則萬人安樂。君伐有國，合於忠則吏不爲奸，而萬民殷富。合於信則君臣穡而遠者親。合於貪戾則民人流亡，國必更王。合於狼戾則殺不治。君失其天下，禍及子孫。』王曰：『惑哉！』

禮儀〔一〕

咸以禮儀爲國，而不能　三五（二三七四）

者何也？』大公曰：『禮者，　三六（〇九九七）

爲國不用禮儀，可 三七（二四九四）

之分擇也，非所以□□ 三八（〇八四七）

禮儀之爲國也。 三九（二二〇二）

註釋：〔一〕禮儀：今本無。篇章標題簡五號有「〔右〕方亦禮義爲國第十」，可能就是此章。敦煌唐寫本有此章，名《禮義》。寫本「禮義」，簡文皆作「禮儀」（篇題簡除外）。寫本此章如下：文王問太公曰：「以禮義爲國，而不能大利其民，何也？」太公曰：「禮者，明長幼，別貴賤，所以衆德。義者，所以輔正治也。故皆未足以大利人也。」文王曰：「爲國而不用禮義，可乎？」太公曰：「不可失。禮義者，治國之粉澤也。雖然，非所以定天下，而强國富人也。君無以別賢能，故以禮義明之。」文王曰：「禮義爲國者何如？」太公曰：「以禮義爲國者，則也。人臣有能守職尊其君者，進之，不能，退之。是以群臣萬民，不出於禮。爲上犯難，世俗皆以爲名高，其恭謙謙，辭爵禄，讓官位，以禮義之爲國已。」文王曰：「謹聞命矣。」

大失〔一〕

□；不法邪不亡〔二〕；不法禍日起；不□ 四〇（〇七六七）

□亡□；不法國且亂；不法民多□ 四一（〇八一四）

旱至；不法 四二（〇七八七）

註釋：〔一〕大失：今本無。《群書治要》本有此内容，在《龍韜》内，但無章題。敦煌唐寫本有此章：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作而不法，國君不寤，是爲大失。」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國君不寤大失。」太公曰：「不法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正，邪不正則禍亂起。不法法則刑妄行，

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人疾。君不瘖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文王曰：『惑哉！』太公不足師尚曰：『法者，河圖雒書。』〔二〕亡：《群書治要》本作『止』，兩通。唐寫本作『正』，當爲『止』之誤。

動應〔一〕

□五□不就，□□ 四三（〇一一一）

□應其聲也，如景之象其刑〔二〕也。 四四（二二〇七）

註釋：〔一〕動應：《群書治要》本有此內容，無章題。敦煌唐寫本有此章，相應的段落爲：人主好破壞名山，雍塞大川，决通名山，則歲多大水，五穀不孳。人主好五事革兵，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之以訪德，地應之；惡則人備之以力，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二〕景：通『影』。刑：通『形』。

治國之道〔一〕

武王問太公曰：『王君之治國何如乎？』太公 四五（一一七〇）

註釋：〔一〕治國之道：篇章標題簡第二號有『〔右〕方治國之道第六』，此簡似此章之第一簡。

治亂之要〔一〕

王問太公：『治亂奈何？』太公曰：『其本』。 四六（二二八二）

註釋：〔一〕治亂之要：篇章標題簡第三號有『〔治〕亂之要第七』章名，此簡似屬此章。

舜伐有苗〔一〕

曰：『吾聞有苗雨血沾朝衣，是非有苗　四七（〇七四五）

有苗月蝕日斷，三日不解，是非□　四八（一一七五）

有苗三日不見日，是非有苗之□耶？對　四九（二二二八）

曰：『然則有苗何以亡？』對曰：『有　五〇（〇三〇二）

有苗是謂所　五一（一〇四〇）

之□右□蠡之水建土險也　五二（〇七八九）

註釋：〔一〕舜伐有苗：今本無，篇章標題簡第七號有『舜伐有苗武』。以上數簡似與舜伐有苗相關，但已無法連綴成篇。

武王伐殷〔一〕

□人父，孤人　五三（二三五八）

忠諫者死，臾諛〔二〕者賞。以君子爲下，以小人爲　五四（二三四三）

馬，出入不以時　五五（二三九六）

□風□甚雨，寒暑喜治宮室臺池，日□　五六（二四四七）

日夜久□□□　五七（〇五八六）

□七十三所，大宮　(下28)五八（〇九七二）

註釋：〔一〕武王伐殷：整理者歸入逸文部分，疑簡文可對應敦煌唐寫本的《武王伐殷》章文字，《群書治要》亦有此章。寫本内容如下：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之將亡，亦有妖災乎？』其一人曰：『有之。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鷄子，大者箕。常六月雨雪，深丈餘。』武王曰：『大哉！』其一人曰：『是非殷之大妖，〔卌七章〕雨血灰，雨雪，雨石，盛夏雨雪，臣不以妖災。』武王踧然而問〔卌九章〕之妖。對曰：『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餧虎，喜剖人心，喜煞孕婦，喜煞人之父，孤人之子。殷君喜奪，喜誣，喜禍，喜煞。君以信爲欺，以欺爲貞，以忠爲不忠，〔不〕忠者爲忠，忠諫者死，阿諫者賞。以君子爲下，少人爲上，以佞辯者爲相，以女子爲政，急令異取，萬萬人愁苦無安定。殷君好田獵、軍戈、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暑。殷君喜治宮室，修臺池，日夜無已，離宮七十三所，大宮百里，宮中九□。殷君喜爲酒池、肉林、糟丘，而牛飲者三千人，而爲輩坐，爲金鼓，無長幼之席、貴賤之禮。殷君喜聽讒用譽，無功者賞，有罪者縱，無罪者誅。此殷國之大妖。』武王曰：『大哉！賞。妖有乎？』對曰：『其餘不可勝數，臣之言不能盡。』

〔二〕説：整理者讀爲『諂』。

國有八禁〔二〕

□□□之□也，一曰君　五九（二三六二）

而害其國，二曰臣移者　(下28)六〇（〇九二七）

害其君，三　六一（〇九六九）

大者害其本，四曰枝盛者　六二（〇六〇八）

五　六三（一六三四）

者害其□　六四（〇六七七）

□八日□□　六五（一一六四）

□□□日□　六六（一〇三〇）

註釋：〔一〕國有八禁：整理者已將以上諸簡排列在一起。按，篇章標題簡第一二號有『右方國有八禁第卅』，此八簡可能是此章內容。

逸文

問太公曰：『爲國□□□□□□□□』〔一〕　（下293）六七（二二三四八）

註釋：〔一〕爲國：《群書治要》本有『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道』。此處殘闕太多，不能確定文義。

質子於殷，周文王使伯邑巧〔一〕　（下293）六八（二二二六四）

死，有詔必王食其肉，□免其血。文王食其肉，口免其　六九（二二二六三）

註釋：〔一〕六八、六九號簡應有關係。伯邑巧：即『伯邑考』，文王長子。《太平御覽》卷六四二引《太公金匱》曰：『文王問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諫者死。予子伯邑考爲

王僕御，無故烹之，囚予於羑里，以其羹歠予。』又卷八六一引《帝王世紀》曰：『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烹以爲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與？食其子羹而不知。」』

而御之則爲辟癰去猶知〔一〕　七〇（〇七四六）

曰：『二也，波王良之御也，使〔二〕　（下293）七一（二二〇三）

民乎！故民心一也，有道者口之則　七二（二四四一）

馬也，馬心一也，有術者御之，則馬正　七三（二二七六）

註釋：〔一〕七〇至七三號四簡似有關係。〔二〕二：似指用心不專一。波：讀爲『彼』。王良：古時之善御者。《淮南子·覽冥》：『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勻，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

王般庚之正〔一〕。武王曰：『於呼般　（下294）七四（二二二四）

註釋：〔一〕般庚之正：整理者指出：《六韜逸文·距諫》有『行般庚之正』。般：通作『盤』。

曰：『禮賢敬士□　七五（二三〇〇）

聽，獨斷，而　七六（二二八六）

言凡不□　七七（〇一七二）

凡治國，主務舉賢，故昔者湯之治　七八（二四七八）

問太公曰：『爲國而能更法令者不　七九（二五〇六）

曰章矣　八〇（一一一八）

塞奸不得，上下惑。不法□　(下294)　八一（〇八〇七）

草木不羊，日月傳蝕〔一〕，列星數　八二（一〇八七）

註釋：〔一〕日月傳蝕：謂日月相次而食，即日食完了月食，月食完了又日食。《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司馬貞《索隱》：「傳，次也。謂五行之德終始相次也。」《漢書·任敖傳》：「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顔師古註：「傳，謂傳次也。」

之□乎？』對曰：『未有日月斷蝕，有始　八三（〇八〇五）

□以歡爲□□　八四（二三九五）

喜□不予，而喜奪此妾爲正，臣虜明□　八五（〇三〇四）

貴胥餘〔一〕，大宮室，舊以復多　八六（〇七九三）

註釋：〔一〕胥餘：村落的墻壁。《尚書大傳》卷三：「愛人者，兼及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鄭玄註：「胥餘，里落之壁。」《論衡·恢國》：「惡其人者，憎其胥餘。」

熊狼，月食□ 八七（一〇二五）

武王曰：『爲吏治也□□安在？』太 八八（二二七七）

吏者重能 八九（二四二五）

者□之□□也，□者吏之□□也□ 九〇（〇六五五）

乃失其國 九一（二四八三）

曰：『□吏之□觀民之□奈何乎？』太公 九二（二三四四）

吏□任，吏與民通，吏與民謂合，吏□ 九三（二二三九）

吏□□可以 九四（二四三三）

吏毋奸，段段而衆人於□ 九五（〇八二三）

□土者臣吏也，快志當 九六（〇四〇八）

曰□□吏公 九七（二四二九）

上好淫□　　九八（〇九九四）

□鬼不鄉，天必降央〔一〕，風雨不時，□□不□　　九九（二二二二）

註釋：〔一〕鄉：通「饗」。央：通「殃」。

之治國，敢問□　　一〇〇（〇二三八）

所泥，不用所愛，不用　　一〇一（〇八三一）

重賦斂奪萬民，而腐之於府庫。所　　一〇二（二二七九）

□康，不得聲嚴而行賢者反佻伏　　一〇三（二三九九）

其君不更不誨〔一〕，使下人任大官而□　　一〇四（二三九三）

註釋：〔一〕更：改過。誨：通「悔」，悔過。

亡，比君之治國也　　一〇五（二二八四）

□翼之臣，所　　一〇六（〇五五五）

臣有羽翼　　一〇七（〇二四一）

之□比爲腹心之臣，王不事而不□　一〇八（〇二〇九）

四曰義，五曰權，六　（下204）一〇九（〇九二八）

□其權，守其德，不以蕩人□。•故王人之　一一〇（二二五六）

厚其禄，毋親毋故，吏貞而平者上之不　一一一（二三三〇）

□者表其閭，君自至其家，君唯有善有□　（下204）一一二（二三二八）

大公曰：『人　一一三（二三九八）

聞其窮也，恒人之請，其所好惡同也。　一一四（〇五七七）

□昔親合在真者，貞者急而刑使國□　一一五（〇三〇五）

王問太公曰：『吾勝殷□呼？胡爲胡□□』　一一六（二二二六）

陽殷，問太公曰：『於乎！殷民從從□□〔一〕　一一七（二二三七）

註釋：〔一〕於乎：通『嗚呼』。敦煌唐寫本《六韜·明傳》：『召太子發在側曰：「於乎！天將棄予。」』第七四號簡：『王般庚之正。武王曰：「於呼！般」』

爲在建國立國□　一一八（〇五四二）

事者用明知工疑者　一一九（二四八四）

□取其國不得，免於危亡，武王　一二〇（二二八五）

□曰：『□以別能？』大公曰：『廛之以名□癘〔一〕　一二一（二三四七）

註釋：〔一〕廛：又作『廛』。此處意義不明。

能。武王曰：『何以　一二二（二三三七）

『遠者毋法，爲之奈何？』大公曰：『□刑利國□』　一二三（二三四二）

文王召大公　一二四（二三五一）

『□之乏乎？』大公曰：　一二五（〇八一七）

下□。武王曰：『何謂？』大公曰：　一二六（一〇〇〇）

也。武王曰：『其□□□□』　一二七（一一二九）

□而何？』大公　一二八（二四〇六）

大公曰：『正不平，民不令，其令不行。』　一二九（一一六七）

如□，文王大警走門□□至□□□□□　一三〇（二四四九）

□之士，拾君之□，揚君之善美，養君之　（下24）一三一（二三三四）

其民甚苦之，毋所　一三二（二四五三）

使誠爲事以功擊爲作禍福，不可　一三三（〇六〇五）

有王。大公曰：『人有仁　一三四（二四八八）

武王曰：『何謂　一三五（二三三二）

大公曰：『上大夫皆得取其官爵，莫不　一三六（二三三五）

乎？』武王曰：『爲之奈何？』大公曰：『□上　一三七（〇七九〇）

『□果何如而政，何如而頃？』大公曰〔一〕　一三八（〇八一六）

註釋：〔一〕政：似當讀爲『正』。頃：傾側，不正。『正』與『頃』相對。

『□□安在？』大公曰：『安不　一三九（二三七〇）

『奈何？』大　一四〇（二三〇七）

靡草如□　一四一（一八八四）

貴□□人而以爲善者，故其民□　一四二（二二九九）

『善而不爲惡矣。』武王曰：『分善惡奈何，□衆□□』　一四三（二二九五）

已故爲國能知分善惡之分　（下24）一四四（〇八七八）

官以治爲常，三曰士以修身爲常，四曰　一四五（二二五〇）

參考文獻：

〔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縣四十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二〕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定縣四十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論語〉釋文選》，《文物》一九九七年第五期。

〔四〕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五〕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儒家者言〉釋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六〕何直剛：《〈儒家者言〉略説》，《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七〕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文物》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

〔八〕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文物》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

〔九〕丁原植：《文子新論》，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九年版。

〔十〕丁原植：《文子資料探索》，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九年版。

（十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六韜〉釋文及校註》，《文物》二〇〇一年第五期。
（十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六韜〉的整理及其意義》，《文物》二〇〇一年第五期。
（十三）李二民：《讀〈太一生水〉札記》，《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年上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十四）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文物》一九九六年第一期。
（十五）何志華：《出土〈文子〉新證》，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第五期，一九九八年。
（十六）魏啓鵬：《文子學術探微》，《哲學與文化》月刊，一九九六年。
（十七）李定生：《文子其人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輯，一九九四年。
（十八）李定生：《文子非僞書考》，《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輯，一九九四年。

安徽省　卷

二·安徽省出土簡牘（上）

安徽省出土簡牘最主要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發現的阜陽雙古堆漢墓簡牘，其他還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馬鞍山市三國東吳朱然墓出土名刺木牘，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合肥農學院和合肥城南南唐墓出土的買地券，共計四批。

一九七七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在阜陽城郊羅莊雙古堆發掘了兩座漢墓。兩墓原有東西兩個封土堆，因此稱爲『雙古堆』。在兩墓隨葬銅器和漆器上，很多有『女（汝）陰侯』銘文，所記紀年有元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八期發表了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所撰《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發掘者據隨葬器物刻銘等判斷，M1墓主是西漢開國功臣夏侯嬰之子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竈，M2墓主是其妻。

M1中出土了一批簡牘。因墓葬被盜，槨板垮塌，壓壞了隨葬品和簡牘，簡牘殘破嚴重。竹簡內容有《周易》、《詩經》、《蒼頡篇》、《萬物》、《年表》、《作務員程》、《刑德》、《日書》、《相狗經》、《吕氏春秋》、《莊子》、《説類雜事》等殘篇，木牘三塊是書籍篇題，其中一塊比較完整。簡牘由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與阜陽地區博物館合作整理。一九八三年起，阜陽漢簡整理組陸續公佈了《蒼頡篇》、《詩經》、《萬物》等資料，並發表了一些研究著作。二〇〇〇年八月，《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發表了署名爲中國文物研究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市博物館的《阜陽漢簡〈周易〉釋文》，韓自强、韓潮的《阜陽出土的〈莊子·雜篇〉漢簡》（一九九二年已發表在《文物研究》上）。

本校註收録了已經發表的《蒼頡篇》、《詩經》、《萬物》《周易》和木牘資料，對上述部分的介紹，請參看各節之『簡述』。其中《周易》部分釋文與韓氏發表的版本有所不同，他們以數字卦解釋雙古堆《周易》的見解是筆者所不同意的。雙古堆漢簡《莊子》的內容，與韓氏公佈的

《阜陽出土的〈莊子・雜篇〉漢簡》的文字不同，兩者字體、書法、書風及書寫格式都有明顯的區别。韓氏公佈的《阜陽出土的〈莊子・雜篇〉漢簡》字體、書風實與整理者編爲《説類雜事》的簡屬于一種類型，因此，我們將這幾枚簡編在《説類雜事》中。考慮到簡文與《莊子・雜篇》的『宋公夜夢神龜』故事内容相近，也收入《莊子》簡的『附録』中，並作了説明。

阜陽雙古堆漢簡除了《蒼頡篇》、《詩經》、《萬物》、《周易》和木牘資料外，還有許多古書，這裏僅作簡略的介紹。

一、《作務員程》。『作務員程』一語，見於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爲吏之道》『除害興利』一節，這裏借用爲記載器物製造、建築工程、農業與農産品加工及冶鑄等方面的規格、標準，以及每人每天應當完成的工作量的規定的簡書的標題。共計二百多片，殘破嚴重，原書形制與書寫格式已難以復原。勞動力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分；工作量有夏日、春秋日、冬日之别，相當精細。與此相關，還包括了一些度量衡制度的資料。史書説『張蒼定章程』，這『程』就是度量衡制度。當時，度量衡制度以及各種器物規格、營造標準和工作數量質量的規定都具有法律性質。這些珍貴的資料，對於研究秦漢時代的法律章程顯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年表》。雙古堆簡中有若干寫有王、公、侯、伯紀年的殘片，總數約二百片。《年表》殘損比較嚴重，最長的一片約九點五釐米，大多數碎片不足五釐米，僅存一、二字，已無法恢復簡册的本來面目。漢以前的紀年材料，據文獻記載有諸如《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太古以來年記》之類的譜牒、世本、紀年之書，今均告亡佚。保留下來的只有經過司馬遷編纂的《史記》諸表。晉代，汲郡魏王墓被盜，出土大批古籍，中有《紀年》十三篇，但宋以後又亡，現只有近人的各種輯佚本。一九七五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秦代竹簡，其中有説《編年

紀》一卷，記秦昭王元年（公元前三〇六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二一七年）的大事。雙古堆簡中的《年表》，本是汲冢竹書之後發現的最重要的紀年材料，可惜由于殘破過甚，使它的價值大受影響。

關於《年表》的上限，年代比較確定的殘片是『熊噩九』。但無法確定究竟指其在位九年，還是指第九年。據現有材料看，《年表》紀年較早且確鑿者多在西周共和行政前後，還有一些殘片紀年可能更早，但不能很確定。《年表》的下限爲秦始皇時。有一殘片爲：『始皇帝』，簡文『帝』字以下已殘，不知其所記年數。因《年表》中也出現了『悼襄王』，即『趙悼襄王』，他死於秦王政十一年（前二三六年），據此推定《年表》的下限約略當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大致不錯。

《年表》簡片大約有甲乙兩種。甲種年經國緯，橫填事實，體例大約與《史記》之《十二諸侯年表》及《六國年表》有些相似。簡册最右邊，即端首的一簡，寫編入《年表》各諸侯國名，而自右至左按時代早晚順次紀年記事。從現存殘簡所記君王名號紀年分析，《年表》大概不是逐年排表，而只是記各國君王的終始之年及某些發生重大事件的年份。乙種《年表》，在一個界欄内排列兩位君王，謚號、年數之間無横綫隔斷，所記大概是同一諸侯國的兩代君王及其在位年數。

三、《大事記》。這部分書風粗獷奇崛，很有特色，殘簡僅十餘片，最長的一片也僅存八字，原簡的形制與編排方法已無法推知。從殘簡看，所記史事似乎多集中在秦王政即位後（前二四六年）至漢初（前一九六年）的數十年間，只有『西周入【秦】（？）』一條，也許可以早至秦昭王五十二年（前二五五年）。由於過於殘破，簡文中的紀年與記事，多已無法與文獻準確地對徵，

這裏所加的註釋，主要利用《史記》等書的材料，爲讀者提供一些參考。

四、《莊子》。共計四十多個碎片，只能根據今本尋章摘句，已無法了解全篇的面貌。殘文包括傳世本《莊子》中的許多篇，内、外、雜篇都有。見於今本《内篇》的有：《大宗師第六》、《應帝王第七》；見於《外篇》的有：《駢拇第八》、《在宥第十一》、《天地第十二》、《至樂第十八》、《達生第十九》、《田子方第二十一》、《知北遊第二十二》；見於《雜篇》的有：《徐無鬼第二十四》、《則陽第二十五》、《天下第三十三》。還有一些碎片，其内容雖與《莊子》本文有出入，但仍應當屬於《莊子》。《漢書・藝文志》已著録《莊子》五十二篇，關於《莊子》的成書年代與真僞，過去討論很多。一般認爲，《内篇》比較可靠，是莊子自己的作品，外篇、雜篇都靠不住。蘇轍就認爲《盜蹠》、《讓王》、《漁父》、《説劍》四篇非莊子作。馬叙倫《莊子天下篇述義・序言》説：『由研究《莊子》認識到《莊子》雖然有三十三篇，僅僅只有内七篇確實是莊子自己寫的，外篇就不敢隨便下斷語了，至於雜篇，除《天下篇》外，前人都説不是莊子自己的作品。』黄雲眉《古今僞書考補證》引蔣複璁《莊子考辯》曰：『惟内篇七篇，文章渾古，陳義精粹，最爲無疵，疑真出於《莊子》門弟子之手，餘篇於義或得或失，或疏或密，或本訓釋之書，或乃羼入之文，要皆非莊子之舊。』（黄雲眉《古今僞書考補證》，齊魯書社，一九八〇年版。）葉國慶《内外雜篇的真僞問題》也認爲，外、雜篇不像是莊子時代的作品，主要表現爲：甲、文勢不類，乙、神態不類，丙、思想不類，丁、事實或時代不類，等等。（《莊子研究》，上海商務國學小叢書，一九三六年版。）現在在西漢早期的竹簡中見到包括了内、外、雜篇内容的《莊子》，我們判斷《莊子》成書的時代不應晚於戰國晚期，而且可能當時就已經是具有内、外、雜篇規模的本子。

五、《算術書》。共輯得三十餘片，其中最長的一片約七釐米，存十四字；有若干殘片可與《九章算術》卷四《少廣》、卷六《均輸》中的問題相合。雖然竹簡殘得很厲害；加上後來有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的發現，簡文與《九章》有内容相同的算術問題，是無庸置疑的。衆所周知，《九章算術》是我國現存傳世的最古老的數學書，關於它的成書，有西漢中期和東漢初期等不同的意見。三國魏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劉徽在他所作的《九章算術註・序》中説：『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删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漢書・藝文志》著録的算術書有《許商算術》和《杜忠算術》，未見《九章算術》。《許商算術》和《杜忠算術》早已亡佚，它們與張蒼整理的『舊文』的關係不大清楚。而張蒼却與雙古堆墓主汝陰侯夏侯竈基本同時。張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天下圖書計籍』；漢高祖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封爲北平侯；後任淮南王劉長之國相（淮南國與汝陰相近）；呂后卒，任御史大夫；文帝四年（公元前一八〇年），任丞相；景帝前五年（公元前一五二年）卒。雙古堆漢簡《算術書》與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會不會與張蒼整理的算術書有關，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若以雙古堆簡《算術書》中有與《九章》相合的算題來推測，大概至少可以説《九章》是薈萃了如《算術書》等漢以來所流傳的多種算術書編集而成的。而這些算術書本身則有着更早的淵源。

六、《相狗》。《漢志・數術略》所收録的形法類圖書中，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後亡佚。六畜，馬、牛、羊、豖、鷄、犬。今傳世文獻仍有《牛經》、《馬經》等相書；但已不見相狗的書了。相狗之術，在典籍中屢有記載。如《莊子・徐無鬼》記徐無鬼見魏武侯説到上、中、下三品

之狗的不同表現與氣質，但是，具體地怎樣相狗的每個部位，已不得而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出土文獻中發現了若干相六畜的資料，如馬王堆帛書《相馬經》、銀雀山漢簡《相狗方》以及本簡的《相狗》。《相馬經》文義古奧，許多專用的名詞、術語已經失傳。

七、《呂氏春秋》。《呂氏春秋》係秦相國呂不韋召集門客撰成，含『十二紀』、『八覽』、『六論』，凡二十六卷百六十篇二十餘萬言。雙古堆漢簡根據內容、字體等檢出殘簡近百片，最長的僅八、九釐米，存十字，同原書相比微不足道。盡管如此，簡本《呂氏春秋》的發現仍很重要，它畢竟是該書已知的最早的古本。簡本《呂氏春秋》雖然所剩無幾，但所包括的篇章却相當廣泛，以下是殘片在『十二紀』中各篇中分佈的情形。由于一些殘片存字很少，因此往往可以與今本中幾個篇章文句相合，這個統計只反映了簡本與今本關係的概貌，並不是絕對的對應關係。

《孟春紀第一》：《孟春》，○片；《本生》，○片；《重己》，○片；《貴公》，三片；《去私》，二片。

《仲春紀第二》：《仲春》，○片；《貴生》，二片；《情欲》，○片；《當染》一片；《功名》三片。

《季春紀第三》：《季春》，○片；《盡數》，○片；《先己》，一片；《論人》，○片；《圜道》，○片。

《孟夏紀第四》：《孟夏》，三片；《勸學》，四片；《尊師》，一片；《誣徒》，○片；《用衆》，○片。

《仲夏紀第五》：（《仲夏》，○片；《大樂》，二片；《侈樂》，○片；《適音》，○片；《古樂》，○片。

《季夏紀第六》：《季夏》，一片；《音律》，二片；《音初》，一片；《制樂》，一片；《明理》，○片。

《孟秋紀第七》：《孟秋》，一片；《蕩兵》，八片；《振亂》，四片；《禁塞》，七片；《懷寵》，十三片。

《仲秋紀第八》：《仲秋》，○片；《論威》，二片；《簡選》，二片；《决勝》，三片；《愛士》，三片。

《季秋紀第九》：《季秋》，○片；《順民》，二片；《知士》，一片；《審己》，○片；《精通》，○片。

《孟冬紀第十》：《孟冬》，○片；《節喪》，二片；《安死》，三片；《異寶》，二片；《異用》，○片。

《仲冬紀第十一》：《仲冬》，○片；《至忠》，○片；《忠廉》，○片；《當務》，○片；《長見》，○片。

《季冬紀第十二》：《季冬》，二片；《士節》，三片；《介立》，○片；《誠廉》，二片；《不侵》，○片。

整理者對全部簡片反復比對的結果，簡本《吕氏春秋》只在『附録』中收録了兩片可能屬於《慎大覽》的殘簡，由於可以確認爲《六覽》、《八論》的簡片是如此之少，因此目前還不能斷定簡書《吕氏春秋》一定含有《六覽》、《八論》。簡本對照今本有若干異文，有些今本文字解釋有問題的地方，按照簡本之異文解讀則豁然可通，很值得重視。

八、《説類雜事》。《漢書•藝文志》著録有《劉向所叙六十七篇》。原註云：『《新序》、《説

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劉向《説苑叙奏》説：『所校中書《説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别次序。除去與《新序》複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别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章學誠《校讎通義・内篇三》指出：「《説苑》、《新序》等書，雜舉春秋時事，當互見於《春秋》之篇。」阜陽雙古堆簡中，有相當數量的殘片與《説苑》、《新序》及《春秋》内容相合，經整理校訂，編爲《説類雜事》。我們推測，漢初流傳於汝陰侯府的這些竹書正是劉向一百多年後在皇家圖書館裏見到的簡册。

《説類雜事》編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可以與傳世的文獻對讀的殘片，整理時按照今通行本加以編排，在釋文之後，抄録相應的文獻，以便於讀者參看。第二部分是未能找到相應的文獻的殘片，整理時作了一些註釋，以提供綫索。第三部分是内容、字體與前兩部分相同，但是筆跡特别纖小的一類殘片。原因尚待弄清。一種可能是，同一位書手抄的不同的簡册；另一種可能是，雙古堆墓早期被盗，竹書嚴重損壞，字跡因簡册變形而縮小。《説類雜事》簡中，有若干殘片與孔子的言行有關。同墓所出一號木牘記有數十個篇題，大部分都與孔子的事迹相關，可惜的是，現存的殘簡與木牘的篇名對不上，有簡片的，不見篇名；有篇名的，不見簡片。但是，這些篇名與殘簡已足以説明，早在漢初就存在着專門的集中講述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行的書。

九、天文曆占類書。

天文曆占是古人社會生活中的大事，雙古堆簡中這一内容的書數量較多，除了《周易》一種已單獨列出外，按照内容、書風、行款等加以區别，又分成爲《日書》、《形德甲》、《形德乙》、《向》、《五星》、《天曆》、《星占》、《干支》等等。由於殘破嚴重，這幾種書的劃分和定名比較困

難。要追尋它們原來的書名，已完全不可能了。

（一）《日書》。雲夢睡虎地秦簡甲乙兩種《日書》，內容十分繁雜，約有百餘種與擇日及歲月日時的宜忌吉凶有關的篇章。雙古堆簡《日書》存近百個殘片，最長的一簡約十六點五釐米，約存二十字，內容比較簡單。有些內容與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星》和乙種一一七至一二八簡相似，講某月中某日的宜忌；有些簡可能是說星象星色與吉凶的關係；有些簡所述利害或與方位有關。

（二）《刑德》。這一部分殘簡，因內容涉及刑、皇德以及青龍、白虎、勾陳、玄武等星辰的運行，所以定名爲《刑德》。本簡《刑德》，由於破損嚴重，數量十分有限，現在已很難據以從中看到漢初刑德理論的全貌，但是，它所提供的刑、德同青龍、白虎、勾陳、玄武等星辰的運行配合關係的材料，對於理解刑德說仍有助益。刑，爲月，爲陰，爲坤，爲凶，爲禍，爲憂，爲有傷害，爲殺罰削奪等；德，爲日，爲陽，爲乾，爲吉，爲福，爲喜，爲有佑助，爲慶賜爵賞等，在不同的場合它們的含義是不盡相同的。刑德又不僅是實有所指的事項，它們可以是一種天官天象，一種陰陽態勢，一種時日關係，一種向背徵兆，或是一種人事的感應。刑德、陰陽五行這些概念，加上日月星辰二十八宿、十二支神、十二天將、建除、五方、五音、九宮、八風等等配成一套十分複雜的系統。而五行家又以較簡明的式盤形式來類比他們所描繪的宇宙的基本構架，憑借天盤和地盤的左旋右行來推演表現那個系統的運作。雙古堆一號墓中既有天文雜占的書籍，又有式盤等天文測算的儀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此類理論與實踐在當時廣泛流行的情形。從《刑德》殘簡的內容看，其所記應當是『二十歲之刑德』。主要記述立春之後，星辰刑德各自所在的位置。

（三）《五星》。這是一張排列五星順次的表，間而有地支名插入，排列的規律尚待研究。從書風字體分辨，《五星》與《天曆》相同，它有可能是《天曆》所屬的一張表，用以推算五星的運行和節候。五星，爲五行之精；又配以五方、日幹、五帝、四時、五常、五事、五色、五神、五獸、五蟲、五畜、五祀、五音、五食等等，成爲包羅萬象的古代自然與社會的構架，并且以相生相尅，相輔相成的理論探求出某種規律來。

（四）《天曆》。《漢書·藝文志》所載曆譜十八家，包括『五星曆』、『日月宿曆』、『月行度』、『五星行度』、『五星宿紀』、『太歲謀日晷』等觀察推算日月星位，考驗天體運行的書。雙古堆簡中也有相關的殘書，但僅斷簡數十枚，姑以『天曆』名之。在傳統的二十四節氣中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幾個節候，經傳有『啓』、『閉』之説。而這四個節氣名，在雙古堆竹簡中有兩種寫法，《天曆》簡寫作『啓冬』、『啓秋』、『啓夏』、『啓春』；在《形德甲種》里，『啓春』寫成爲『立春』（未見『夏秋冬』）；同墓出土的一個式盤，地盤上的文字也作『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學者也注意到在傳世的文獻中，通常作『驚蟄』的節氣名，有些書里寫作『啓蟄』。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里也有『啓蟄』、『作春』、『作夏』、『始秋』、『始寒』（《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這樣，也許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在較早時，各國各地因地域或習慣的差異對二十四節氣有不同的稱呼，到後來才統一了。二是，這是漢人有意改『啓』爲『立』，是爲了避當時已經被立爲皇太子的漢景帝劉啓的名諱。

（五）《星占》。屬於星占的内容很零碎，出現較多的是『日、辰星』，似乎是以『察日辰之會』，即觀察日與辰星的位置來占卜吉凶。古人以辰星『正四時』，其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辰星爲水，太白爲金，填星爲土，熒惑爲

火，木星爲木，五星合五行，以贏縮斗合，晦明變幻，象萬事萬物。但殘簡中除了一條『辛者金於木所亡者』外，好像未再見到與五行相關的材料。中天北斗和四方二十八宿也是星占的主要對象，這方面的殘簡也很少。有一些某月日於某地的簡文，疑是星宿經由當地的記載，或者是星辰交會給所對應的分野影響的推算等，應與星占有關。簡文中有『譙』與『下蔡』等地名，《漢書·地理志下》：『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兩地距本墓主汝陰侯之封國甚近，想必抄録這些竹書都不是無的放矢的。

（六）《楚月》。在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中有一份『秦楚月名對照表』，雙古堆竹簡里也有相似的内容，但已殘缺不全，可參照睡虎地秦簡有關部分補齊。這些殘簡，書風字體與《星占》一致，可以推知，《楚月》是爲了在天文觀測和占算時，對照換算秦楚月份而附録於此的。《星占》簡文中『正月』、『【十】二月』等，無疑都是秦月。

（七）《漢初朔閏表》。雙古堆簡裏有約二百片寫干支的殘簡，整理者認爲，它們應當是《漢初朔閏表》。墓主夏侯竈卒於漢文帝十五年（前一六五年），本表按照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秦漢初朔閏表》排出漢高祖元年至文帝十五年的『朔閏表』。『朔閏表』原來的簡册形制，現已難以弄清。有一部分寫有月份的殘片，兩個月份之間的空白與『朔閏表』兩干支間的空白相近，有可能是『朔閏表』册書的一部分，即該表端首的一枚簡，原來應當自上而下寫有『十月』至『後九月』十三個月份。這樣的話，整個『朔閏表』，以年爲經，以月爲緯，成爲一篇。

（八）干支。包括了好幾種排列干支的表，大致可以分爲兩大類：第一類帶有朱紅色横綫界欄，每欄約長二釐米；該類文字與《星占》、《楚月》相近。第二類則不帶界欄，該類文字大多數與《形德甲種》相近。

第一類表又有多種形式：㈠一欄中寫有三個地支名，自上而下同地支的順序是逆向的，這三個地支名連續排三次，即占三欄；這種形式的簡只存一枚。㈡一欄中寫有兩個天干名；自上而下按天干的順序排列，兩個天干名至少連續排兩次，占兩欄（因簡有殘闕，不知是否連續排更多次）。㈢一欄中寫有一個干支名，排列情況不明。㈣一欄中衹寫有一個日干字，連續排三次。㈤一欄中衹寫有一個地支字，自上而下按地支逆向的順序排列。與帶朱紅色橫綫界欄相關的簡是帶朱紅色橫綫界欄的月份，但所存無幾。第二類不帶界欄的干支字殘片數量不多，其中有的是橫寫的，推想原來可能是一張圍成方形的圖表。

（九）木牘。雙古堆漢簡中有三塊木牘，一號木牘保存較完好，正反兩面寫字，每面皆分爲上、中、下三欄，現存篇題四十七個；二號木牘亦正反兩面寫字，每面分上、中、下三欄，現存篇題約三十三個；三號木牘殘破嚴重，現僅見正面存近十個漫漶不清的篇題，但原來應當也是分爲上、中、下三欄書寫的。另有幾個木質的小碎片，也可能是從該牘上分離出來的，因茬口不分明，已無法綴合。一號木牘現存四十七個篇題，有四十多個同孔子和他的門人有關，絶大部分可在傳世的《說苑》、《新序》、《孔子家語》書中找到相應的內容，如此集中地將孔子和他的學生的言論事跡彙集在一起，很像《孔子家語》的體例。二號木牘寫有篇題三十餘條，有『晋平公築施祁之臺』、『楚王召孔子』、『簡子有臣尹澤』、『魯孟獻子聘於晋』、『魏文侯與田子方』、『齊景公飲酒而樂』等內容，也多見於傳世文獻《說苑》、《新序》等。從這些材料看，我們認爲，從漢初起就流傳着一批記録孔子及門弟子言行和諸國故事的簡書，這些簡書應當就是後來編纂《孔子家語》、《說苑》、《新序》等書的基本素材。簡書本是先秦材料，不同的編者從不同的角度編成了不同的書，並不存在作僞的問題。阜陽雙古堆漢簡木牘和定州八角廊漢墓竹簡《儒家者言》都表

明，漢初孔子學説得到迅速的發展與廣泛的傳播。漢代皇帝重視孔子、『獨尊儒術』之日，正是《孔子家語》編纂之時。

二〇〇一年，在湖南長沙召開了『簡帛發現百年與長沙走馬樓吴簡學術研討會』，韓自强先生提交了題爲《西漢汝陰侯一號木牘〈儒家者言〉章題釋文》論文，參照定州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將一號木牘稱爲《〈儒家者言〉章題》，恐怕未必妥當。

阜陽雙古堆漢簡由中國文物研究所（前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胡平生與阜陽地區博物館韓自强合作整理。整理工作已經完成，等發掘報告完成後即可全部發表。本校註由胡平生完成。

（一）阜陽雙古堆漢墓出土簡牘《蒼頡篇》

秦漢時期的識字課本《蒼頡篇》，是作爲全國統一的教科書加以頒佈的。《漢書・藝文志》記，《蒼頡篇》包括秦丞相李斯所作《蒼頡》七章，車府令趙高所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所作《博學》七章。漢初，閭里書師將其合併，每六十字爲一章，共五十五章，應有三千三百字。《蒼頡篇》亡佚已近千年，後來人們就只能從漢唐的著作所引用的片言只語去推測《蒼頡篇》的面貌了。二十世紀初，英人斯坦因從敦煌漢代烽燧遺址發現一批漢簡，内有《蒼頡篇》殘簡約四十餘字，經羅振玉、王國維研究，對這本亡佚已久的書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些了解。而在雙古堆簡中發現《蒼頡篇》殘文達五百四十餘字，而且還發現了《爰歷篇》的篇首：『爰歷次貤，繼續前圖。』

雙古堆簡本《蒼頡篇》的發現，對於弄清和深入研究古代字書源流具有重要意義〔二〕。我們在羅振玉、王國維研究西北烽燧出土漢簡的基礎上，進一步弄清了《蒼頡篇》的語言特點，如用韻、詞彙排列、詞義組合以及篇章、句式結構等。還有，作爲統一的教科書，《蒼頡篇》裏還是使用了許多通假字，説明一些漢字的形、音、義三者的關係在當時還不是十分確定的，至少還不像《説文解字》問世後那么規範。《蒼頡篇》之後，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尚篇》，《漢志》説，『皆《蒼頡》中正字也』。通過對雙古堆簡本《蒼頡篇》的研究可知，後代字書許多詞句都與《蒼頡篇》相似，它對後代字書的影響至爲深遠。後來的《説文》雖然是按照部首排列的，但有些字序仍然與《蒼頡篇》相同或相近。從《蒼頡篇》到《急就篇》，到《説文解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創建部首這個中國文字學最重要的原則的發生、發展、成熟的過程。在《蒼頡篇》裏，以『黑』爲偏旁的字集中在一起就有十一個，幾佔《説文解字》從黑之字的三分之一，儼然

就是一個小『黑部』。《急就篇》更明確地提出了『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厠』的編集方針。《說文解字》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提出了『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條貫，雜而不越，據形繫聯，引而申之，以究萬源』的部首原則。《說文解字》所創建的科學的體系，是經過了許多文字學家集思廣益研究總結改進而形成的，這一原則的確立又反轉過來以極大地能動性推動了漢字的發展。

註釋：

〔一〕《阜陽漢簡蒼頡篇的初步研究》，《文物》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已起臣僕，發傳約載。趣遽觀望，行步駕服。逋逃隱匿〔一〕， ⓕ〔下/295〕COO一

註釋：〔一〕《居延漢簡》《蒼頡篇》第五章9.1+A+C+B與COO一+COO二相近，可以互校。「□兼天下」一句，《居延漢簡》與《顏氏家訓·書證篇》皆作「漢兼天下」。「飭端脩灋，變化（？）」等字亦與《居延漢簡》不同，可能阜陽漢簡《蒼頡篇》是還没有經過漢代的「閭里書師」作較大改動的本子。自COO一至COO九，韻字皆押周秦古韻之部（包括入聲職部）。

□兼天下，海内并厠。飭端脩灋，變仁〔一〕 〔下/295〕COO二

註釋：〔一〕端：即政。係避秦始皇名政之諱。《史記·李斯列傳》：「脩甲兵，飾政教。」《吕氏春秋·音律》：「脩法飭刑。」又，《晏子春秋·内篇諫上第一》：「飭法脩禮以治國政。」可見這是當時的習常用語。按：據《居延漢簡》（甲乙編）9. 1A+C+B，此COO一可與COO二相連（中缺四字），爲《蒼頡篇》的第五章。居延簡文作：「第五 瓱（箋）表書插，顛顯重該，已起臣僕，發傳約載，趣遽觀望，行步駕服，逋逃隱匿，往來□□，漢兼天下，海内并厠，□□□類，菹盍離異，戎翟給賨，但致貢諾，□□□□」。

骫奊佐宥，慗悍驕裾，誅罰貲耐，政勝誤亂〔一〕， 〔下/295〕COO三

註釋：〔一〕骫奊：音委(wěi)頡（jié），屈曲之狀。佐宥，今通作佐佑。慗，傲。裾，通倨。雲夢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倨驕毋（無）人，勢（傲）悍衺暴。」「政」字未避諱，或是漢代人所改，或是當時避諱不嚴。

絶，冢章棺匠。巴蜀筡杆，筐篋籢笥。厨宰犓豢〔一〕 〔下/295〕COO四

註釋：〔一〕章：通作椁。《説文·木部》：「椁，葬有木亭也。」匠，柩。籢，今作奩。

亟。暠柦昭穆，豐盈爨熾。𠸚□飠□〔一〕， 〔下/295〕COO五

註釋：〔一〕暠：《説文》所無，通皓。《漢書·司馬相如傳》：「暠然白首。」

□牡，雄雌具鳥，屆寵躍急。邁送□ 〔下/295〕COO六

□□俗，貇鶩吉忌。瘛瘁癰痤，疢痛遬欬。毒〔一〕 (下26) C〇〇七

註釋：〔一〕遬：今通作嗽，唐本《玉篇》引《蒼頡篇》：「齊郡謂軟曰欬。」

負載。谿谷阪險，丘陵故舊。長□張肆延， (下26) C〇〇八

紀□惑，宗幽不識。冣穀肆宜，益就獲得。賞勶向尚〔一〕， (下26) C〇〇九

註釋：〔一〕「惑」前一字疑爲「迷」。宗，假爲崇。冣，今通作最，古以聚物之聚爲冣。勶，《說文·力部》：「勞也。」

爰歷次貤，繼續前圖。輔廑顆咀，軷儋闒屠。嘾□〔一〕 (下26) C〇一〇

註釋：〔一〕此爲《爰歷》篇首。貤，《說文·貝部》：「重次第物也。」軷，《說文·車部》：「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犯軷，轢牲而行爲範軷。」即行路之前的祭禮，或稱「祖道」。《詩·鄘風·載馳》：「大夫跋涉。」毛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段玉裁《說文註》謂，山行之神主曰軷，因之山行曰軷。凡言跋涉者，皆字之同音假借。「軷儋」疑當讀爲跋涉。儋，上古音爲端母談部；涉，定母葉部，音近可通。闒，睡虎地秦簡《魏奔命律》通旅。屠，讀爲途，上古音爲皆端母魚部字。自C〇一〇至C〇二三，押魚部韻。

□引汲斞。猝遇弗虞，龠默□虘。翆斐□〔一〕 (下26) C〇一一

註釋：〔一〕斞：音拘jū，挹取。龠，《集韻》：「恭也。」《書·說命》：「恭默思道。」龠默即恭默。翆斐，疑即翠翡。

繭絲枲帉，布絮繫綮。雙軨簞□〔一〕， (下26) C〇一二

註釋：〔一〕帉：絡之假字。繫，惡絮；綮，敝絮。雙下一字疑爲「斡」。《說文》引揚雄、杜林說，以「斡」爲軺車輪斡。段註：「小車之輪曰斡。」雙斡，雙輪。簞，疑通單。

鯊魚。陷阱金▯鈞，簹笱罯罝〔一〕。 （下297）C〇一三

註釋：〔一〕『鈞』前一字疑爲『鈌』。《説文・金部》：『鈌，刺也。』簹：通罯，魚網。罯，《廣韻》：『魚網。』

機杼幐複，紝綜纔纑〔一〕。 （下297）C〇一四

註釋：〔一〕《説文・木部》：『機，主發謂之機。杼，機之持緯者。幐，機持經者。複，機持繒者。』段註認爲『機持繒者』的『繒』字不可通，引《玉篇》作『繪』，改『繒』爲『繪』，云：『會者經與緯之合也，緯與經合，慮其不緊，則有纑入經之間以緊之。』今按，從段説則《説文》『持』字無着落。經緯會而成繒（繒爲絲織品之通稱），有一木軸卷而持之，當即爲『纑』。纔，《説文・麻部》：『未練治纑也，從麻後聲。』

荼菫菧蒩。貔獺鼬鷇，鼲鼩貂狐。蛟龍黿蛇〔一〕， （下297）C〇一五

註釋：〔一〕『貔獺』，按：《流沙墜簡》有『貍獭鼬鷇』四字，羅振玉釋『貔』爲『貍』，誤。

須鬋镸▯盧▯。瘴疝疥癘，［瘧瘍癘］目▯，□ （下297）C〇一六

□□栖殼▯曾，收條縈紆〔一〕。 （下297）C〇一七

註釋：〔一〕縈：《説文・韋部》：『收韏也。』段註據《韻會》、《玉篇》改『韏』爲『卷』，云：『收卷長繩，重疊爲環，是謂縈。』可作此句註解。

淺溘，盱復□〔一〕 （下297）C〇一八

註釋：〔一〕溘：疑爲汙之假字。汙，《説文・水部》：『薉也，一曰小池爲汙，一曰涂也。』

□□谷▯，□□□□，□䀹詞語，□〔一〕 （下298）C〇一九

註釋：〔一〕䀹：《説文・目部》作䀹：『目邪也。』音句（jù）。

C〇二〇（上/298）

圂廬無〔一〕

註釋：〔一〕無：通廡。

C〇二一（上/298）

此云主，而乃之於，縱舍擣挐，攜控抵扜，拘取㮤〔一〕

註釋：〔一〕舍：通捨。

C〇二二（下/298）

□堂據趆，等衤□〔一〕

註釋：〔一〕堂：今通作牚、撐。《說文·止部》：『堂，歫也。』歫即拒。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足歫也。』趆，《說文·走部》：『距也。漢令曰：「趆張百人。」』音斥(chì)。

C〇二三（下/298）

盂。槃案桮几，鐙金□□□，

C〇二四（下/298）

□腑臟。貞□□□

C〇二五（下/299）

疷疕秃瘻，齮齕痍傷。毆伐疻痏，肤胅〔一〕

註釋：〔一〕《流沙墜簡》『疷』作『疵』，《說文·疒部》皆訓爲『病也』。齮齕，《說文·齒部》皆訓『齧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齊人謂齧咋爲齮。齮，側齒也。』《史記·田儋傳》：『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齕猶齚齧。』《索隱》：『齮齕，側齒齩也。』疻痏：音隻(zhī)委(wěi)。《急就章》顏師古註：『毆人皮膚腫起曰疻，毆傷曰痏。』按此兩句係當時法律用語。《漢書·薛宣傳》顏註引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剥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爲疻痏。』肤：《說文·肉部》：『孔也。』胅：《說文·肉部》：『骨差也。』段註：『謂骨節差忒不相值，故胅出也。』胅當指撕裂，胅即脱臼。參見雲夢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自C〇二四至C〇三八押陽部韻。按：《流沙墜簡》：『□走病狂、疵疕災殃。』羅振玉誤釋『秃瘻』爲『災殃』。又，《居延漢簡》59.38：『瘁□病汪。』或亦與此節有關。

C〇二六（下/299）

婁軫亢。弘兢翦眉，霸暨專庚。崋巒岑崩，眎嵬〔一〕

註釋：〔一〕婁、軫、亢：二十八宿星名。婁爲西方白虎七宿之一，軫爲南方朱鳥七宿之一，亢爲東方蒼龍七宿之一。首字缺，當爲北方玄武七宿之一。霸，通魄。《説文·月部》：「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霸」。」此指月初生明亮部分爲魄。一説以月體黑者謂之霸。暨，《説文·旦部》段註：「日頗見者，見而不全也。暨，小食也。」岑，《説文·山部》：「山小而高。」

□邑里。縣鄙封彊。徑路衝□〔一〕

註釋：〔一〕彊：通疆，《説文》作畺。

C〇二七

街巷垣牆。開閉門閭，闕〔一〕

註釋：〔一〕牆：通墻。雲夢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除害興利」一節，字亦作「牆」。

C〇二八

室内，窓牖户房。桴楣榱梍，枏枏橋梁〔一〕。

註釋：〔一〕内：房室。《漢書·鼂錯傳》：「先爲築家，有一堂二内。」顔註引張晏曰：「二内，二房也。」牖，通作牖。《説文·片部》：「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從片户甫。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户也，牖所以見日。」此簡即作「甫上日。」窓，今作窗。《説文·穴部》：「窓，通孔也。從穴怱聲。」《説文·囱部》：「囱，在墻曰牖，在屋曰囱。象形。」按，窓、囱，一爲形聲字，一爲象形字，形不同而實同。桴，《説文·木部》：「楝名。」楣，《説文·木部》「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榱，《説文·木部》：「秦名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梍，《説文·木部》：「梠也。」據《説文》知《蒼頡》此數字皆用秦名。

C〇二九

秡科，尌莖稷糧（?），姪娣〔一〕

註釋：〔一〕尌：通樹。《廣雅·釋詁》：「樹，本也。」糧，字已殘，疑爲「糧」字之訛。

C〇三〇

□鄣隊亭，咸圤斥競，盡摶四荒。酆鎬〔一〕

註釋：〔一〕鄣：《漢書·張湯傳》顔師古註：「鄣爲塞上要險之處，别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鄣蔽

C〇三一

而爲鄣蔽以扞寇也。」隊：墜之假字，《說文·𨸏部》：「塞上亭，守烽火者也。」斥：《文選·魏都賦》註引《蒼頡篇》：「大也。」斥競：疑指擴大疆域。競：通境。摶：《說文·手部》：「以手圜之也。」（據段註本）《集韻》：「擅也，一曰并合制領也。」四荒：《漢書·文帝紀》顏註：「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展賁遴，游敖戠章〔一〕。 （下300）C〇三二

註釋：〔一〕賁：通奔。遴：蹸，行貌。「展」前一字疑爲「轉」。戠章，通作周章，雙聲連緜字。戠、周，上古皆端母，戠爲職部字，周爲幽部字，音近可通。周章，《文選·九歌》李善註：「周章猶周流也。」《吴都賦》李註又説：「周章謂章皇周流也。」按，當以「周流」爲是，謂有「章皇」義，或係受《吴都賦》上下文辭義影響。

黚黶黯䵘， C〇三三

〔黤黝黚〕黖〈黖〉。黔黤赫赧，儵赤白黄。殣棄臞瘦，兒孺旱陽。恐懼〔一〕 （下300）C〇三四

註釋：〔一〕黖：此處當押韻，應爲「黖」字之訛。臞：通臞。懼：通懼。按：據《流沙墜簡》，C〇三二、C〇三三、C〇三四當相連。《流沙墜簡》殘文爲：「游敖周章、黚黶黯䵘、黤黝黚黖、黔黤赫赧、儵赤白黄。」羅振玉釋「黶」爲「黶」，誤。

□膾厩，困窌廩倉。秉𣂮參斗，升半實當〔一〕。 （下300）C〇三五

註釋：〔一〕𣂮：即槩，今通作概。《禮記·月令》鄭玄註：「槩，平斗斛者。」參、斗、升、半：皆量制單位。《急就章》：「蠡斗參升半卮觛。」半：半斗。參：三分之一斗。實：指容器内盛有穀物。雲夢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内史雜》：「有實官高其垣墻。」義同。

氐羌。贅拾鉤鋊，鑄冶鎔鑲〔一〕。 （下300）C〇三六

註釋：〔一〕贅：通掇。贅、掇，上古皆端母月部字。鋊：《說文·金部》：「可以句（鉤）鼎耳及爐炭。」《集韻》：「鉤鋊，取炭器。」音欲（yù）。

冒工。印按剈久，被〔一〕 ⑮下300 C〇三七

註釋：〔一〕剈：見於《武威漢簡》甲本《少牢》第十三簡，今本作「啓」。剈久即刻久。雲夢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久刻職（識）物。」又《秦律十八種・工律》：「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

業未央。 下300 C〇三八

註釋：按，「央」下爲白簡。

褐，𩎓履□殳袍，□喬决〔一〕 下301 C〇三九

註釋：〔一〕𩎓：《説文》：「羽獵韋絝。」音冗(róng)。

豈□□黽豎偃鼂〔一〕 下301 C〇四〇

註釋：〔一〕偃鼂：《説文》作匽鼂。《説文・黽部》鼂字，「揚雄説，匽鼂，蟲名。杜林以爲朝旦，非是。」許慎以爲字「從黽從旦」，據此簡則當從黽從日。漢印亦有從日者。

殺捕獄問，諒 下301 C〇四一

敨散，賴犺播〔一〕 下301 C〇四二

註釋：〔一〕敨：此處似應讀爲「闔」，通合，與「散」爲對文。

袑袳姉再，篳昌〔一〕 下301 C〇四三

註釋：〔一〕第一字疑當是「袚」。袳：《集韻》：「袚也。」姉，疑假爲「𧘝」，《廣雅・釋器》：「袂也」。再：疑爲「衻」之假字，《儀禮・士昏禮》：「純衣纁衻。」鄭玄註：「衻亦緣也，衻之言任也。」「篳」下一字，疑當爲「𦤎」。

賣購件如⿰木□⿰木□⿰木□⿰木□柴箸　（下301）C○四四

柰毒瘋斷痜痡膩　（下302）C○四五

□朋友過□，高嚻平夷，□〔一〕　（下302）C○四六

註釋：〔一〕高：讀爲歊，《說文・欠部》：「歊歊，氣上出皃。」嚻：《說文・㗊部》：「聲也，氣出頭上。」歊、嚻，音同義近。

錡歐吹，衛〔一〕　（下302）C○四七

註釋：〔一〕衛：今通作率，《說文》作衛，從行率聲，音帥(shuài)。

⿱□見驚豜潩嘍　（下302）C○四八

轙咯　（下302）C○四九

前　（下302）C○五○

⿱□甬稺擢騷寄〔一〕　（下303）C○五一

註釋：〔一〕稺：《說文》：「幼禾也。」《方言》：「小也。」擢，《詩・盧令》：「其人美且鬈。」鄭箋：「鬈當讀爲擢。擢，勇壯也。」騷：見《漢印文字徵補遺》補十第二頁。義未明。

手奉　（下303）C○五二

□□思勇　（下303）C○五三

□勿賊（?·）壯犯者〔一〕　　下303 C〇五四

註釋：〔一〕末一字疑爲『老』。

訾□□𥁕雪□　　下303 C〇五五

歲庚馬□〔一〕　　下303 C〇五六

註釋：〔一〕末一字疑爲『騳』。按：『騳』下爲白簡。

黽元虫□黽〔一〕　　下304 C〇五七

註釋：〔一〕元：疑爲黿之假字，末一字或是『黿』。

庫启〔一〕　　下304 C〇五八

註釋：〔一〕按，《居延漢簡》282.1：『□堂庫府。』據此則『庫』下一字爲『府』。

□歡志辱　　C〇五九

廣庾□　　下304 C〇六〇

□佁笴欒木□　　下304 C〇六一

註釋：按，『木□』下爲白簡。

蒙期禾（？）句〔一〕 ㊦304 C〇六二

註釋：〔一〕期：讀爲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上下相蒙。」杜註：「蒙，欺也。」

林禁□〔一〕 ㊦304 C〇六三

註釋：〔一〕此句疑當是「上林禁苑」四字。上林苑，秦都咸陽時置。雲夢睡虎地秦簡《田律》：「百姓犬入禁苑中。」

糹□展 ㊦305 C〇六四

舉厭 ㊦305 C〇六五

孼嘐 ㊦305 C〇六六

吧剛□ ㊦305 C〇六七

齒□齒□齒□ ㊦305 C〇六八

弓□聽 ㊦305 C〇六九

崔飠□ ㊦305 C〇七〇

□婡挾 ㊦305 C〇七一

□忍　（下305）C〇七二

嗄□　（下305）C〇七三

□橐䀶〔一〕　（下306）C〇七四

註釋：〔一〕末一字疑爲「䊦」，即糗。《書・費誓》：「峙乃糗糧。」孔疏：「糗糒是行軍之糧。」《廣韻》：「糗，乾飯屑。」

梃縞給□　（下306）C〇七五

冒耤合喁〔一〕　（下306）C〇七六

註釋：〔一〕冒：《漢書・衛青傳》：「故青冒姓爲衛氏。」顏註：「冒謂假稱。」耤：借。《説文・耒部》：「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合」下一字當是「耦」，兩人共耕曰耦。《吕氏春秋・季冬》：「命司農計耦耕事。」高誘註：「耦，合也。」

頌緊〔一〕　（下306）C〇七七

註釋：〔一〕頌：今通作鬆。《漢書・王莽傳》：「赤煒頌平。」晉灼曰：「頌，寬頌也。」《漢書・刑法志》：「常鞫繫者頌之。」

喎咉〔一〕　（下306）C〇七八

註釋：〔一〕當爲「禍殃」二字之殘。

憼惕署〔一〕　（下306）C〇七九

註釋：〔一〕憼、惕：《説文》：皆訓爲「敬也。」憼：今通作敬。

□妋姦〔一〕　　下306　C〇八〇

註釋：〔一〕妋：《說文·女部》：「鼻目間貌。」《廣韻》作：「鼻目間輕薄曰妋。」

莔茴杞芑　　下306　C〇八一

莊建武〔一〕　　下306　C〇八二

註釋：〔一〕據陸續公佈的《蒼頡篇》資料，這裏的「莊建武」有可能是姓名，可讀爲「莊建」、「武□」。

□勺黃　　下306　C〇八三

學　　下307　C〇八四

門□□□　　下307　C〇八五

□觰金□〔一〕　　下307　C〇八六

註釋：〔一〕觰：《說文·角部》：「杖耑角也。」《廣韻》：「以角飾杖策頭。」

醅木□　　下307　C〇八七

□旁擾敝□　　C〇八八

觭□　　下307　C〇八九

嫛□□〔一〕　（下307）C〇九〇

註釋：〔一〕嫛：正作嫛，今通作毀。嫛，《說文》：「惡也，一曰人貌也。」段註：「許意蓋謂毀物曰毀，謗人爲嫛。」

冒某晏早　（下307）C〇九一

□□□翳　（下307）C〇九二

均多　（下307）C〇九三

□包□阝□阝□乎　（下308）C〇九四

藥醫　（下308）C〇九五

爲檄棨〔一〕　（下308）C〇九六

註釋：〔一〕檄：《說文·木部》：「二尺書。」段註據《韻會》改作「尺二書」，是。棨：《說文》作棨，「傳信也。」

言□馬□言□　（下308）C〇九七

尉馬□□　（下308）C〇九八

□曹飤□　（下308）C〇九九

思慮 (下308) C一〇〇

嘵衛誁如 (下308) C一〇一

啫尋尺扣咫 (下309) C一〇二

□𠮾吺噃□吪□ (下309) C一〇三

□□數□ (下309) C一〇四

兒盲鞀□ (下309) C一〇五

□迥 (下309) C一〇六

□瑣□□ (下309) C一〇七

□阳相相□青□盧□□□□ (下310) C一〇八

□盛 (下310) C一〇九

□□昂約□ (下310) C一一〇

糹□木□、　（下310）C一一一

米𪎊〔一〕　（下310）C一一二

註釋：〔一〕𪎊：《説文・麥部》：「餅籟也，從麥殸聲，讀若庫。」《方言》卷十三：「𪎊……麴也。自關而西，秦、豳之間曰𪎊。」段註：「餅者籟，堅築之成餅也。」

皮　（下310）C一一三

□工□□系　（下310）C一一四

□□□□□□唯　（下311）C一一五

如月□□　（下311）C一一六

蒺　（下311）C一一七

嗑　（下311）C一一八

□建□　（下311）C一一九

啳□貝□　（下311）C一二〇

□辶□亻□　（下311）C一二一

□□□□□□□吹 （下312）C一二二

□絹絹絹 （下312）C一二三

頃□ （下312）C一二四

（殘破不可識） C碎一

參考編著目錄：

〔一〕胡平生、韓自强《〈蒼頡篇〉的初步研究》，《文物》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二〕胡平生《漢簡〈蒼頡篇〉新資料的研究》，《簡帛研究》二輯，法律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二）阜陽雙古堆漢墓出土簡牘《萬物》

雙古堆竹書中關於醫藥、物理和物性內容的殘簡，整理者根據一號簡文『萬物之本不可不知也』，擇『萬物』二字爲題。《萬物》簡約二百片，缺簡頭及頂上個別文字的殘簡最長的有二十三點五釐米左右，估計原簡長在二十六釐米左右。

《萬物》簡主要內容可歸爲兩類。第一類爲醫藥衛生方面的內容。包括：

一、關於各種藥物的效用。《萬物》中論及的藥物有七八十種，按照傳統的分類（《重修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可分爲九部。（一）玉石部。理石、黄土、鼠壤等。（二）草部。石韋、貝母、莎根、烏韭、半夏、芒草等。（三）木部。茱萸、梓根、蜀椒等。（四）獸部。犀、牛膽、豻膏、鼠腦等。（五）禽部。雞鳥、燕矢、石鼠矢等。（六）蟲魚部。牡蠣、蠶卵、蜘蛛、蚍蜉等。（七）果部。梅實、杏核、腹蠹等。（八）米穀部。菽、醯、糟、黍等。（九）菜部。瓜實、苦瓠等。上述大多是直接用以治療某種具體疾病的，如『魚與黄土之已痔也』（〇一八）；少數則是保健性質或間接地有益於人的，如『豻膏之美禾也』（〇一七），『美糗以蜜』（〇一七），可以看作與飲食烹飪有關。『……之起唾也』（〇一七），也間接與健康有關。『梓根汁可爲堅體也』（〇〇四），『牛膽晢目可以登高也，理石朱臾可以損勞也』（〇三五），『使人倍力者以羊與黽』（〇三三），皆爲健體强身、增益功能之方。另有一些藥物是作用於動物或其它生物的，如『殺魚者以芒草也』（〇五七）。《萬物》所記各種藥物治療的疾病計三十餘種，包括內科、外科、五官科、神經科等等。

二、關於各種疾病的成因，如『以寒水灑目，盲也』（〇四〇），說用冷水洗滌眼睛會導致眼病，視物不清。

三、一些與神僊家有關的內容。如『輕體以越山之雲也』（〇三八）。反映了當時醫藥、養生與神僊（道）家的關係極爲密切。

第二類是物理物性方面的内容，包括：一、講某物致某用的，如『兔白可以爲裘』（O五六）；『爲熒熒之火以鳥爪也』（O五七）。二、講某些物理現象或自然現象的。如『泄井以半□□毋□管之水將自及也』（O四九），似乎是説『虹吸』現象。三、有關動植物養殖與捕獲的，如『僥地之黍』、『召鶉』等。據研究，《萬物》應當是當時方術、本草類的書。本草、方術最初關係極爲密切。《漢書·樓護傳》：『護少隨爲醫長安，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西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五年），曾頒詔『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

《萬物》并不是那種理論性、系統性很强的藥學、醫學專着，而是師學相傳、口授言教的記録，它可能是後代本草經之類的專著成書的漫長道路上的比較原始的形態。當然，它也并不能代表西漢初期的藥學、醫學的最高水準，根據對其語言文字資料的分析，《萬物》可能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書。《萬物》對研究我國醫藥學史和自然科學技術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表明我們在世界科學發展進程中做出過的貢獻，是我們民族前進過程中的一個歷史的脚印，一個雖然稚拙素樸、卻堅實有力的脚印。



□下之道不可聞也〔一〕，萬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陰陽【之】化不可不智（知）‖ 下313 WOO一
也。

註釋：〔一〕『下』字之前，本是兩字之間空白處，今有另一支簡疊壓反印出的字跡，但不能辨識。其上又有一殘損之字，似應是『天』字。

（背後反印文：『□□□也・□之釦□單也・穿石之』。）

茈蒂（蕩）〔一〕之□□已辟也。・已瘁以石韋與燕矢也〔二〕。 下314 WOO二

註釋：〔一〕茈蒂（蕩）：即紫參。茈：李時珍云有柴、紫二音，茈薑、茈草之茈皆音紫，茈胡之茈音柴（《本草綱目》卷十三）。蒂（蕩）：《說文・艸部》：『蒂，人蒂，藥草，出上黨，從艸，湯聲。』通『蓡』、『參』。紫參，見《神農本草經》，『主心腹積聚，寒熱邪氣，通九竅，利大小便』。辟：通『癖』。唐王燾《外臺秘要・療辟方》：『癖者，謂僻側於兩脅之間，有時而痛者也。』〔二〕瘁：通作『癃』。《素問・宣明王氣》：『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石韋：見《神農本草經》，主治『五癃閉不通，利小便水道』。《五十二病方》：『石瘁，三温煮石韋若灑而飲之。』燕矢（屎）：見《神農本草經》，主『破五癃，利小便』。

矢也。・石番〔一〕之令弱（溺）不遺也。 下314 WOO三

註釋：〔一〕石番：《神農本草經》有『石帆』，主治石淋。本簡上與WOO二相承接，可綴合。

爲□也。・梓根汁可爲堅體（體）也〔一〕。・馬胭潛居水中使人不弱（溺）‖ 下314 WOO四
死也〔二〕。

（背後反印文：『之可□』。）

註釋：〔一〕梓根汁：《神農本草經》有『梓白皮』與『梓葉』。梓白皮治『熱毒，去三蟲』，梓葉『飼猪肥大三倍』。〔二〕胭：今通作『咽』，咽喉。《說文・口部》：『咽，嗌也。』又，『喉，咽也。』『嗌』字段註：『咽、嗌雙聲。……《爾雅》註云，江東名咽爲嗌。』按，分言之，咽者咽水，喉者侯氣，但每每混用。此處疑指喉管，潛泳時口含一端而將另一端伸

出水面，用以呼吸。《五十二病方》喉寫作『睺』，亦從肉。

見〈貝〉母〔一〕已寒執（熱）也。·操案〔二〕已折也。

（背後反印文：『烏喙與蠶之□節□也。·令馬□□□□也』。）

註釋：〔一〕貝母：見《神農本草經》，主治『傷寒、煩熱、淋瀝、邪氣、疝瘕、喉痹、乳難、金瘡、風痙』。〔二〕操案：《五十二病方》治頹方有『操柏杵』、『操葮（鍛）石』、『操築』云云，『操案』即手持案盤。案是古代進食用的盤形器具。

下314 WOO五

之已煩心也，烏喙〔一〕與虋□已節（癤）□也。【·】令馬□（□□□也。）

（背後反印文：『魚與黄土已□。』）

註釋：〔一〕烏喙：一名烏頭，見《神農本草經》，『除寒濕痹』，『破積聚寒熱』；《名醫別録》云，治『癰腫膿結』。參見WO三二註。蟆，見《神農本草經》，『主邪氣、破癥、堅血、癰腫、陰瘡』。

下314 WOO六

□爲燭也。·石鼠矢已心痛也〔一〕。

註釋：〔一〕石鼠：未詳。按，《神農本草經》有『伏翼』（蝙蝠），其屎曰『天鼠屎』，主『破寒熱積聚，除驚悸』。《方言》謂一名僊鼠。《本草圖經》云，僊鼠，『在山孔中，食諸乳石精汁，皆千歲，頭上有冠，淳白，大如鳩鵲。其大如鶉未白者，皆已百歲，而並倒懸石乳中。此僊經所謂肉芝者也。其屎皆白，如大鼠屎，入藥當用此。』又，《五十二病方》有『牡鼠矢』，《名醫別録》有『牡鼠糞』。或說『石』可讀爲『鼫』或『碩』。今以WO九一『碣』讀爲『鼫』，WO九三有『土螻』釋爲『螻蛄』（『碩鼠』之別名），暫不從此説。

下314 WOO七

□至□者也。·賔當户之止□也〔一〕。·燔牡癘（蠣）止氣臾也〔二〕。

註釋：〔一〕賔當户：未詳。疑指放置屏風之類用具。《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扆）而立』疏云『依（扆），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户牖之間。』〔二〕牡蠣，見《神農本草經》，主『驚恚怒氣』；《名醫別録》云，治『煩滿心痛氣結』；《本草綱目》云，『止心脾氣痛』。臾：《説文·申部》：『束縛捽抴爲臾曳。』『氣臾』，疑指氣鬱結不暢而痛。

下315 WOO八

《丹溪心法》有止心脾氣痛方，謂『牡蠣煅粉，酒服二錢』。或疑『臾』是『曳』之誤，讀爲『泄』。

□□久膏之已骨留（瘤）也〔一〕。•鹽與截□醯〔二〕。•兔白〔三〕可爲裘□。 ⓕ315 WOO九

註釋：〔一〕久膏：見《五十二病方》，一作『久脂』，指陳久的脂油。〔二〕截：《說文·酉部》：『酢漿也』。醯，《說文·皿部》：『酸也，作醯以鬻以酒，從鬻酒並者。從皿。皿，器也。』『醯』前一字，據殘畫疑爲『和』字。『和醯』，謂調製醯醋。〔三〕兔白：兔皮。按，『狐白』乃狐腋下白毛之謂，則兔白應是白兔皮。此或是泛指。

東與醯使人不龜手也〔一〕。•燔灰□之

（背後反印文：『草以無根也•輕體以越山□□』。） ⓕ315 WO一O

註釋：〔一〕龜：通『皸』，音jūn。

醯腹纍〔一〕也。•□每之已弖〔二〕上□【•】商坴（陸）羊頭之已鼓張（脹）‖

也〔三〕。

（背後反印文：『蘭賓〈實〉、鼠□之已□□。•美糗以置也。』） ⓕ315 WO一一

註釋：〔一〕腹纍：疑即《神農本草經》之『蓬蘽』，即『覆盆子』。WO四九作『復纍』。〔二〕每：WO三四有『每（梅）實』，《五十二病方》有『乾莓』。『每』，可讀爲『梅』或『莓』。『已』後一字可能是『張』，讀爲『脹』。〔三〕商陸：見《神農本草經》，主『水脹』；《五十二病方》作『商牢』。羊頭：疑指『羊桃』，見《神農本草經》，主『風水積聚惡瘍』。一說讀如字，參見《本草綱目》引『蘇恭方』、『日華子本草』。鼓脹：《素問•腹中論》：黄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岐伯對曰：『名曰鼓脹。』王註：『心腹脹滿，不能再食，形如鼓脹，故名鼓脹也。』

□□□□□食也。•蠶卵之可以免列（裂）也〔一〕。•騶（鶵）鳥之解惑‖

也〔二〕。 ⓕ315 WO一二

註釋：〔一〕蠶卵：《五十二病方》有蠶卵、冥蠶種，《神農本草經》有蠶，古醫方未見有蠶卵「免裂」載。〔二〕騶：疑通「雛」，指幼鳥。

可以已痿〔一〕也。・貒膏〔二〕可以美□也。・□□可以已痓也〔三〕。

（背後反印文：「醯腹槼也・四每之已弘□□・商□羊頭之已鼓張也」。）

註釋：〔一〕痿：《説文》：「痹也。」《素問・痿論》王註：「痿，謂痿弱無力以運動。」《漢書・昌邑王賀傳》「疾痿」註：「痿，風痹疾也。」〔二〕貒膏：《説文・豖部》：「豖屬也。……《逸周書》曰：貒有爪而不敢以撅。」（據段註本）〔三〕痓：《説文・疒部》：「小腫也。」《素問・生氣通天論》：「汗出見濕，乃生痤疿。」王註：「陽氣發泄，寒水製之，熱怫内餘，鬱於皮裏，甚爲痤癤，微作疿瘡。」

WO一三

□以寒水洒目〔一〕，盲也。

（背後反印文：「煮陳□」。）

註釋：〔一〕「以」字據WO九八背後反印文補。洒：《説文・水部》：「滌也。」通「洗」。

WO一四

齧煮陳蒲也〔一〕。・燔艾葉〔二〕

註釋：〔一〕齧：似指「蛇嚙」、「犬嚙」等傷病，參看《五十二病方》「蛇嚙」條。陳蒲：應指菖蒲之陳者，古醫方有以菖蒲殺蟲、除毒，治惡瘡疥瘙等。〔二〕艾葉：見《名醫别録》；《五十二病方》亦以「艾」入藥。

WO一五

□已石瘁〔一〕也・半夏細辛〔二〕□

（背後反印文：「殺蚉也。・□取中」。）

註釋：〔一〕石瘁：《武威漢代醫簡》九：「治諸瘁，石瘁出石，血瘁出血，膏瘁出膏，泔瘁出泔，此五瘁皆同樂（藥）治之。」石瘁是小便不通，沙石爲阻。參看《本草綱目》主治第三卷《癃淋》。〔二〕半夏細辛：皆見於《神農本草經》；《五十二病方》亦有「半夏」。

WO一六

□豞豞也。·蘭賓〈實〉、鼠㞮（腦）之已踋也〔一〕。·美糗以罝〈蜜〉〔二〕 WO一七

註釋：〔一〕蘭實：《神農本草經》有「蘭草」。馬王堆帛書《雜療方》「令蜮毋射」，有「每朝啜闌（蘭）實三」之方。鼠腦：《千金方》：「醫針人而針折在肉中，以鼠腦塗之。」《肘後方》：「箭鏑及針刀刃在咽喉胸膈諸隱處不出，方杵鼠肝及腦傅之。」《五十二病方》治瘃方有「以兔產腦塗之」。踋：《說文·足部》：「瘃足也。」段註：「疒部曰：瘃，中寒腫覈也。據《趙充國傳》，手足皆有皸瘃之患，此字從足，故訓爲瘃足。」〔二〕糗：乾糧，音qiǔ。罝：乃蜜之訛。

□也。·魚與黃土之已痔也〔一〕。·蜱蛸、杏覈（核）之已瓏耳也〔二〕。 WO一八

註釋：〔一〕魚：《五十二病方》有用鮒魚（即鯽魚）之方治痔的記載。《外臺秘要》云：治患腸痔，大便常有血，食鯽魚羹。古醫方中以魚治痔者不獨鯽魚，如《本草拾遺》云，鮹魚，主「五野鷄痔，下血」。黃土，《五十二病方》有「竈黃土」，帛書整理小組謂即《名醫別録》之「伏龍肝」。《本草拾遺》有「黃土」；《本草綱目》引《孫氏集效方》治「內痔腫痛」方，以朝陽黃土、黃連末、皮消各一兩，用猪膽汁同研如泥，每日旋丸棗大，納入肛內，過一夜，隨大便去之。內服烏梅、黃連二味丸藥。〔二〕蜱蛸：《說文·蟲部》：「堂（螳）蜋子」。段註曰：《月令》註云：「螳蜋，螵蛸母也。……按堂蜋卵附於木，堅韌不可動，至小暑而子群生焉。」《神農本草經》有「桑螵蛸」。古醫方未見有用以治耳瓏的記載。杏核：見《神農本草經》，又見《五十二病方》。《外臺秘要》載，用杏核油汁滴耳，治耳聾。《梅師方》亦云「主耳中汁出或痛有膿水。」

之起唾〔一〕也。·䮭〈貆〉〔二〕膏之美禾也。·杏覈（核）之令人〔三〕 ㊦315 WO一九

（背後反印文：「□之道不可不聞也萬物之本□□□」。）

註釋：〔一〕起唾：產生唾液。〔二〕䮭：乃「貆」之訛，豪猪。見《山海經·北山經》郭註，又《西山經》謂「其狀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一說貆是貉子，見《爾雅·釋獸》、《毛詩·伐檀》「胡瞻爾庭有縣貆」鄭箋。〔三〕據WO二〇背後反印文「陰陽化」本條「杏核之令人」當與「□（終？）身不痤也」可綴合，但未知當中有無缺殘。《千金方》云「杵杏仁如膏傅之」，治頭面腫，破傷風腫等；與「令人不痤」效用相彷。

終身不痓也。 WO二O

（背後反印文：『陰陽化』。）

〔□□之已〕□也。•石番堯膏已〔一〕□□ WO二一

（背後反印文：『□□以石韋與□』。）

註釋：〔一〕前數字據WO三O背後反印文補。堯膏：見《五十二病方》，一作『猪膏』、『豕膏』。

已疕也〔一〕。•已距之鑿地〔二〕□ WO二二

註釋：〔一〕疕：《集韻》：『病也』。字或作『疮』。《五十二病方》『白處方』條『瘧』字或作『施』、『虐』。或疑『疕』即『瘧』。帛書整理小組説：『白處，應爲有皮膚色素消失症狀的皮膚病，如白癜風之類。』〔二〕鑿地：《五十二病方》有『穿地』爲穴，以藥物熏烤治病之法（見『牝痔方』等）。

□縈已痒也。 WO二三

□□阝叔（菽）可已瘻〔一〕 WO二四

註釋：〔一〕叔：《神農本草經》有『大豆』，『塗癰腫』。瘻：《説文・疒部》：『頸腫也』。《淮南子・説山訓》：『鷄頭已瘻。』高註：『瘻，頸腫疾也。』或曰『鼠瘻』、『瘰癧』。《靈樞經・寒熱》：『黃帝問於岐伯曰：寒熱瘰癘在於頸脉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脉而不去者也。』『叔』前一字，疑是『陵』，通『菱』，馬王堆帛書《雜療方》用『陵』（菱），『令蜮毋射』。《本草綱目》載，菱可『解酒毒、射罔毒』。

□□也。•隹相登高之□ WO二五

〔□莫盜之〕已𪖐也〔一〕。•九□主□之 WO二六

注釋：〔一〕『莫盜之』，據WO五八背後反印文補。莫盜：未詳。或疑即《五十二病方》之所謂『橐吾』。濞：應是鼻洟之『洟』的會意字，從水從鼻。《說文·水部》：『洟，鼻液也。』陸德明《釋文》曰：『鄭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周易》萃卦：『上六，齎咨涕洟』，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作『涿㳄涕泊』。于豪亮說：『因爲自的本意爲鼻……泊字也應該從水從自會意，從水從自正是鼻涕之意。』此『濞』字正作從水從鼻。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洟字亦作『鮷』。乃從鼻、弟聲之形聲字。

其鼻 WO二七

浮滑〔一〕去湅□□□□ WO二八

注釋：〔一〕浮、滑：意義未明。《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觀浮、沈、滑、濇而知病之所生以治。』此『浮、沈、滑、濇』皆脉象名。

□令白髮復黑之 WO二九

□□佀貝金也〔一〕·智（蜘）蛛〔二〕令人疾行也。·□□

（背後反印文：『□□之已□也。·石番㲋膏已□□』。） WO三〇

注釋：〔一〕貝金之『貝』，據WO九六背後反印文補足。貝金：疑可讀爲『貝錦』，錦從金得聲，見《詩·巷伯》。或說仍指錢貸。〔二〕蜘蛛：見《神農本草經》，但無『令人疾行』的記載。

昌（菖）蒲求游波也〔一〕。·□薑葉〔二〕使人忍寒也。

（背後反印文：『□也。·石鼠矢已』。） 下316 WO三一

注釋：〔一〕本條似指菖蒲生長需要活水。〔二〕『薑葉』前一字已不可辨識。《神農本草經》有

「干薑」，主「逐風濕痹」。《五十二病方》亦有「薑」、「干薑」、「枯薑」。

□□□也【•】服烏喙百日〔一〕令人善趨也。 (上316) WO三二

註釋：〔一〕烏喙有大毒。《淮南子•主術訓》：「天下物莫凶於鷄毒（即烏喙）」。李時珍《本草綱目》云：烏頭「自非風頑急疾，不可輕投」；「此類止能搜風勝濕，開頑痰，治頑症，以毒攻毒而已」，「吾蘄郝知府自負知醫，因病風癬，服草烏頭、木鱉子藥過多，甫入腹而麻痹，遂至不救」。是烏喙不可輕易服食。古方有烏頭等研細後摻入鞋底內者，謂「用之可行千里，甚妙」（《經驗後方》，見《本草綱目》卷十七）。此簡「服烏喙百日」之「服」，應理解爲「佩帶」、「穿着」之意。馬王堆帛書《雜療方》「令蜮毋射」方有「服見若以綴衣」之文，服即佩帶之意。

與勉〈兔〉絲也〔一〕。•使人倍力者以羊與黽〔二〕 (下316) WO三三

（背後反印文：『□少長和憂解』。）

註釋：〔一〕兔絲：《神農本草經》有「菟絲子」，主「續絶傷，補不足，益氣力，肥健人」。

〔二〕羊：《神農本草經》有「羖羊角」。《名醫别録》云，羊肉「補中益氣」。黽：《神農本草經》有「黽甲」，《名醫别録》云，黽肉「作羹臛大補」。

□□與每（梅）實也〔一〕。•冰時予于之令人〔二〕 (下316) WO三四

（背後反印文：『□寒也。•爲毋忘留與闌也。』）

註釋：〔一〕梅實：見《神農本草經》，主「下氣，除熱煩滿，安心，止肢體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痣，蝕惡肉」。

〔二〕意未詳。《本草拾遺》以「夏冰」入藥，「去熱煩，熨人乳石發熱腫」。

牛膽哲目〔一〕可以登高也。•理石朱（茱）臾（萸）〔二〕可以損勞也。 (下316) WO三五

註釋：〔一〕牛膽：見《神農本草經》。《名醫别録》云，牛膽「益目精」。哲：《説文》：「昭哲，明也」。

〔二〕理石：見《神農本草經》，即石膏之一種，主治「身熱，利胃解煩，益精

明目，破積聚，去三蟲』。茱萸，《神農本草經》有『山茱萸』，主『心下邪氣寒熱，温中，逐寒濕痹，去三蟲，久服輕身』。又有『吴茱萸』，效用不同。

□亡也。·銼藍歆（飲）酒每不傷也〔一〕。·牡厲（蠣）、冰釦可以爲漿也〔二〕。（背後反印文：『□·牛膽晢目可以登高也。·理石、朱臾可以損勞也。』） WO三六

註釋：〔一〕藍：疑爲『濫』之誤。《説文·艸部》：『濫，瓜菹也。』『菹，酢菜也。』段註：『酢，今之醋字也。菹須醯成味。』銼：《説文·韭部》作韰，或作齏。段註云王氏念孫曰，韰者，細碎之名。《莊子》言韰粉是也。按草部曰，菹，酢菜也。酢菜之細切者曰韰。『韰菹』，當是酸菜醬。『飲』下一字，疑是『酒』字。〔二〕漿：《名醫别録》有『漿水』，『粟米新熟白花者佳，煎，令醋』。可知『漿』是粟米煮爛後做成的酸糊。爲：製作。

□已蠱〔一〕也。 WO三七

註釋：〔一〕蠱：《説文·蟲部》：『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也，梟磔之鬼亦爲蠱。』段註：『中蠱者，謂腹内中蟲食之毒也。自外而入，故曰中。身内而蝕，故曰蠱。』《素問·玉機真藏論》：『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註：『冤熱内結，消鑠脂肉，爲蟲蠽食，日内損削，故一名曰蠱。』此『蠱』之爲名，意實各有不同，本條未知何指。《五十二病方》載有治蠱方。

草以元根〔一〕也。·輕體（體）以越山之雲也。·□□（背後反印文：『與復』纍之令甲能濕也。·氾□□半□□』。） WO三八

註釋：〔一〕元根：疑即《神農本草經》『芫花』之根。《名醫别録》云，芫花之根『療疥瘡，可用毒魚』。馬王堆帛書《養生方》有『白芫本』，整理小組云，『白芫本當即白芫花的根』。

□魚歆（飲）〔一〕酒也。 WO三九

註釋：〔一〕第一字左旁已殘，疑是『鮑』字，『鮑魚』見《名醫别録》，即乾魚。本條似指用酒調和乾魚之腥臭。『歆』，上左部殘，據WO三六補。

寒也。·爲毋忘𡿧與蘭也〔一〕。·使韋能治以殺羊〔二〕□□　W〇四〇

註釋：〔一〕𡿧：疑讀爲「芝」，見《神農本草經》，「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僊」。《唐本草》謂「不忘强志」。蘭：疑通「蘭」，見《神農本草經》「久服益氣輕身不老」。〔二〕韋：生革，即未經鞣製的皮革。「韋」下二殘字，疑是「能治」二字。「羊」下一字，似「矢」（屎）字。殺羊屎：見《名醫别録》。

□也。·圂土之已睡也〔一〕。　W〇四一

註釋：〔一〕圂土：見《五十二病方》治「□（火?）闌（爛）者方」。帛書整理小組云，「圂應即圈字」。其方曰：「烝（蒸）圂土，裹以熨之。」睡：指嗜睡多眠。

之令人垂卧〔一〕也。　W〇四二

註釋：〔一〕垂：讀爲「睡」。或疑「垂」爲「善」之誤，二字形近。「善卧」，即安眠。

□橐令人不夢咢也〔一〕。　W〇四三

註釋：〔一〕咢：疑通噩，《周禮·占夢》有「噩夢」，註引杜子春説，謂噩當爲驚愕之愕，驚愕而夢。本條似指夢見驚愕之事。

□□□□史已譮也〔一〕。

（背後反印文：「□□以半夏□壞」。）　W〇四四

註釋：〔一〕譮：《説文·言部》「譮」爲「話」之籀文。《集韻》：「譮，怒聲。」此處意未明。

也。·石卦築之已金夷（痍）也〔一〕。

（背後反印文：「已疕也。·已䟢之鑿地□」。）　W〇四五

註釋：〔一〕石卦：未詳。疑爲《神農本草經》之「絡石」，一名「石鯪」，又名「懸石」（見《證類本草》），《唐本註》云：「刀斧傷諸瘡，封之立差（瘥）。」金夷（痍）：金屬器械所致創傷。

（下317）

W〇四六　已□启（瘨？）□

W〇四七　□□□□也□□□□肕仁□毋出也。

W〇四八　汩玉者以越金也〔一〕。

注釋：〔一〕第一字似爲『治』。《説文・玉部》：『理，治玉也。』越金：應指越地的金屬工具。

W〇四九　〔與復纍之〕令甲能濕也〔一〕。・泄井以半□□毋□管之水將自及也〔二〕。・紱‖繳以骨鳥雖高射之必及也〔三〕。（背後反印文：『□□犀也。・□』〔四〕。）〔下317〕

注釋：〔一〕前四字據W〇三八背後反印文補。〔二〕本條似指用虹吸管原理汲水。〔三〕紱繳：《説文・糸部》：『紱，緣屬』，『緣，扁緒也』；『繳，生絲縷也。謂縷繫矰矢而以隿射也』（據段註本）。本條似指以骨製箭頭，繫上絲綫，用以弋射飛鳥。〔四〕本條是W〇九〇背後反印文。

W〇五〇　□□□□□衣也。・醢刃韋也〔一〕。

注釋：〔一〕醢：醋類。刃：疑當讀爲『韌』（異體作靭）。本條似指醋類液體能使皮革柔韌。

W〇五一　袍也。・爲燭者之以糟（糟）也〔一〕。・

注釋：〔一〕燭：火炬。《禮・曲禮上》疏：『古來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爲燭也。』糟，《説文・米部》：『酒滓也。』段註：『按今之酒但用沛者，直謂已漉之粕爲糟，古則未沛帶滓之酒謂之糟。』是以糟爲燭有二解。一謂將製酒過濾所得糟粕曬乾充當燃料，一則以帶渣之酒作燃料。但古代酒一般度數甚低，恐難燃燒。

□□□以鐃地之黎也〔一〕。•瓷鏡以水之令〔二〕（背後反印文：『之起唾也。•軀膏之美禾也。•杏□』。） W〇五二

註釋：〔一〕黎：即『黎』，《説文•黍部》『黎』，『從黍，𥝩省聲。𥝩，古文利』。『鐃地之黎』，謂可使土地增産增收。〔二〕瓷：即『飭』，整治、修理。其字此處從水，似表示用水之意，本條似指將銅鏡磨亮。

也•□已每（霉）也。 W〇五三

□已每（霉）也。 W〇五四

蚤良□□□也〔一〕。 W〇五五

註釋：〔一〕第四字似是『夏』字，第五字右半部從人，或是『死』字之殘。

□已骨留（瘤）也。•兔白可以爲裘也。（背後反印文：『圂土之已唾也。』） ㊤317 W〇五六

□出其穴也。•殺魚者以芒草也〔一〕。•爲熒＝（熒熒）之火以鳥蚤（爪）‖也〔二〕。（背後反印文：『□酎也。•□□□可』。） ㊤317 W〇五七

註釋：〔一〕芒草：《神農本草經》作『莽草』，云可『殺蟲魚』。陶弘景曰：『人用擣以和陳粟米粉，納水中，魚吞即死浮出，人取食之無妨。』《山海經•中山經》：『芒草，可以毒魚。』〔二〕熒熒：小火。『熒熒之火』，當指『熒燭』。《漢書•叙傳上》：『守突奥之熒燭。』註：『熒燭，熒熒小光之燭也。』

食齊（薺）之致鱉也〔一〕。•不食以□□也。 WO五八

（背後反印文：「□莫盜之已濞也。•九□」；「烏喙與蓂之已」。）

註釋：〔一〕薺：薺菜。《毛詩·邶風·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見《名醫別録》。

朱蝱之殺蛍也〔一〕。 WO五九

註釋：〔一〕蛍：《說文·䖵部》：「蝱，嚙人飛蟲。」段註：「人當作牛。《楚語》曰：譬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蝱䗍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韋云：「大曰蛍，小曰䗍」。……《本草經》有木蛍、蜚蛍。」

烏喙與□（卑？）使馬益走也〔一〕。 WO六〇

註釋：〔一〕「卑」字破裂，故存疑，據文義似指「萆薢」，見《神農本草經》。《名醫別録》云治「關節老血，老人五緩」；《廣利方》謂可治腰腳痹軟，行履不穩。

□刂實也益氣竇出以屋浴實也〔一〕。•□[口戔]□□ WO六一

註釋：〔一〕竇：墻洞。竇出：指鑽墻洞而出。

□□□□也。•□之缶□單也。•穿石之召鶉也〔一〕。 WO六二

註釋：〔一〕穿石：未詳。「穿」似用爲穿孔之「穿」。

□葷也。•□□□□□□之□黍也。 WO六三

□□肥㲋者之以半夏、鼠壤（壤）〔一〕。 WO六四

（背後反印文：「□中毛也。」）

註釋：〔一〕鼠壤：《本草拾遺》有「鼠壤土」。《五十二病方》亦以「鼠壤」入藥。《穀梁傳·隱公三年》註：「齊魯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

W〇六五　□中毛也。（背後反印文：「□□也。」）

W〇六六　□□□□□□・殺鼠以蜀椒顛首也〔一〕。

註釋：〔一〕蜀椒：見《神農本草經》。《名醫别録》云「殺蟲魚」。《證類本草》「魚」下有「毒」字，劉衡如校點本《本草綱目》點作「殺魚、蟲毒」。疑「毒」字爲後人旁註而誤入正文者。

W〇六七　蒿已蚖也〔一〕。（背後反印文：「□也。」）

註釋：〔一〕蒿：《神農本草經》有「草蒿」，一名「青蒿」，主「疥瘙痂癢惡瘡，殺蝨，治留熱在骨節間，明目」。蚖：《説文》謂是「榮蚖」，於此處則不通；《五十二病方》及本條皆爲病名。帛書整理小組引《名醫别録》、《本草綱目》，以「蚖」爲「一種毒蛇」，即「虺」；「被此種毒蛇咬傷」即是「虺」病。

W〇六八　□□□也

W〇六九（下318）　□□則毋食以蠶也。

W〇七〇　□事到高縣（懸）大鏡也〔一〕。□

註釋：〔一〕高懸大鏡：《本草綱目》云「凡人家宜懸大鏡，可辟邪魅。」古籍所載古鏡靈異甚多，此類迷信由來甚古。

W〇七一　虫（虹）出也〔一〕。・□

註釋：〔一〕虹出：古人迷信，以虹出爲不祥。《淮南子・原道》：「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龍須與鹽之〔已吐□也〕〔一〕。　W〇七二

注釋：〔一〕龍須：據《神農本草經》係『石龍芻』別名。《五十二病方》有用『龍須』及『鹽』入藥者，帛書該處有缺損，據整理小組研究，皆爲治『痒病』之方。W一二六可與本條拼合。

□者以河中葯與葵也〔一〕。　W〇七三

注釋：〔一〕葯：見《山海經》，郭註：『葯，白芷別名。』《廣雅·釋草》云『白芷，其葉謂之葯。』《神農本草經》有『白芷』。《名醫别録》謂『生河東川谷下澤』。葵：有多種，此處不知何指。《神農本草經》有『冬葵子』。《唐本草》有『菟葵』，蘇恭曰：『菟葵苗如石龍芮，而葉光澤，花白似梅，其莖紫黑，煮啖極滑，所在下澤田間皆有，人多識之。』《本草綱目》以爲即『紫背天葵』，引南宫從《岣嶁神書》云『紫背天葵出蜀中，靈草也。生於水際，取自然汁煮汞則堅，亦能煮八石拒火也。』（『八石』是道家所服食之朱砂、雄黄、雲母、空青、硫黄、戎鹽、消石、雌黄。）諸葵多有治痒淋、利小便之效用。《五十二病方》亦用陳癸種、葵種、葵治痒病。

·苦軱（瓠）〔一〕　W〇七四

注釋：〔一〕苦瓠：見《神農本草經》，主『大水，面目四肢浮腫，下水，令人吐』。《五十二病方》用『苦瓠瓣』治『痂』。

□也。·□鼍〈蜜〉已腸癖也〔一〕。　W〇七五

注釋：〔一〕鼍：是『蜜』字之誤，前一字從殘劃看似是『蠭』（蜂）。《神農本草經》有『石蜜』；《名醫别録》謂蜂蜜『止腸癖』，與本條正合。腸癖：『腸澼』，《素問·著至教論》：『病起疾風，至如礔礰，九竅皆塞，陽起滂溢，干嗌喉塞。並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爲腸澼。』

也。·梓莢莎根可以□〔一〕　W〇七六

注釋：〔一〕梓莢：梓樹果實，即梓樹的細長蒴果。莎根，似即『莎草根』，見《名醫别録》，即香附子，主『除胸中熱，充皮毛，久服利人，益氣，長鬚眉』。

・宿鳥可以哻□ W〇七七

黍□ W〇七八

□□也。・符離之〔一〕 W〇七九

註釋：〔一〕符離：疑爲地名，戰國楚邑，秦置縣，西漢時爲沛郡之屬縣，故地在今安徽省宿縣東北

以鼠享與犅□豪〔一〕（背後反印文：『令□』。） W〇八〇

註釋：〔一〕鼠享：未詳，或即指鼠吃過的食物。『享』，通『饗』。但《本草綱目》云鼠涎有毒，『墜落食中，食之令人生鼠瘻，或發黄如金』。豪，通『毫』，毛。『豪』前一字似從『关』頭，前第二字左旁從『牛』，應是『牝』或『牡』字。

□風㖞烏韭〔一〕□（背後反印文：『□與甑帶之』。） W〇八一

註釋：〔一〕烏韭：見《神農本草經》，主『皮膚往來寒熱』；《聖惠方》云，治『腰腳風冷』。

□以瓜實也〔一〕。（背後反印文：『已譮也』。） W〇八二

註釋：〔一〕瓜實：《神農本草經》有『白瓜子』，主『令人悦澤，好顔色，益氣，不饑，久服輕身耐老』。

瓦〔一〕□□ W〇八三

註釋：〔一〕『瓦』後二字似是『前水』。《本草拾遺》以『屋漏水』入藥，主『洗犬咬瘡』。

•轂中膏[一]與　　W〇八四

註釋：〔一〕轂中膏：《五十二病方》有「車故脂」，《開寶本草》有「車脂」，《本草綱目》有「車轂脂」、「軸脂」、「轄脂」。

□橐與甑帶[一]之　　W〇八五
（背後反印文：「•轂中膏□」。）

註釋：〔一〕「橐」前一字已殘，未詳何物。甑帶：《唐本草》有「甑帶灰」，謂江南以蒲爲甑帶，取久用者燒以入藥。

比蜉[一]之已　　W〇八六

註釋：〔一〕蚍蜉：見《本草拾遺》。

□可以已□也。•□可以春黍也　　W〇八七
（背後反印文：「□□□•實□□□□也。•燔牡厲□□□□□」。）

亭高也。•大發[一]已輩車□　　W〇八八
（背後反印文：「事到高縣大鏡也。•□」。）

註釋：〔一〕大發：未詳。

□以茷也[一]。　　W〇八九

註釋：〔一〕「也」前一字，從草從彳，右下殘破，似是「荇」字。

□犀也[一]。•商奎（陸）□□　　W〇九〇
（背後反印文：「可□□□□」。）

註釋：〔一〕「犀」前一字，殘畫不識。犀：見《神農本草經》。

唯碮（鼫）〔一〕與□　WO九一

註釋：〔一〕鼫：《爾雅·釋獸》「鼫鼠」註：「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本草綱目》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賓州鼫鼠專食山豆根，土人取其腹，乾之入藥，名鼫鼠肚，治「咽喉痹痛，一切熱氣，研末含咽，神效」。

朱（茱）臾（萸）也。　WO九二

□之土螻也〔一〕。　WO九三

（背後反印文：「□已□頁心也。」）

註釋：〔一〕土螻：應即是「螻蛄」，見《神農本草經》。又，《山海經·西山經》：「昆侖之上……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本條恐非指獸類。

□□□木也〔一〕。　賁□寸□喙□　WO九四

註釋：〔一〕「也」前一字，疑是「湯」字之殘。

□爲氵□也。　WO九五

□人□□也。·□□烏喙□□□□□　WO九六

（背後反印文：「□貝金也。·智蛛令人疾」。）

□□□□□□□可爲氵□□　WO九七

（背後反印文：「□□實也益氣窬□以屋□□□□」。）

□□魚□（背後反印文：「□以寒水」。） W〇九八

□□也（背後反印文：「目盲也。」） W〇九九

□壐（璽）也。（背後反印文：「舂黍也。」） W一〇〇

土毛也。（背後反印文：「□已□」。） W一〇一

□可出疾也。（背後反印文：「□□土毛□」。） W一〇二

已蝕〔一〕 W一〇三

註釋：〔一〕蝕：《説文·虫部》：「敗創也」。段註：「敗者，毀也。創者，傷也。毀壞之傷，有蟲食之，故字從虫。」《五十二病方》有「蟲蝕」，整理小組認爲即後世醫書中的䘌（匿）病。帛書中有「食口鼻」、「食齒」、「在喉」等不同症狀。

已□也。 W一〇四

委痿令人 W一〇五

□瓦土也。□　W一〇六

□□□▯竟日也。□▯盬（背後反印文：「□也。・豿▯膏可以」。）　W一〇七

□金可以▯刂□（背後反印文：「之土螻也□」。）　W一〇八

・巠牞▯之　W一〇九

已酟汜▯　W一一〇

□可□也。・女□　W一一一

□□牞▯目可以□　W一一二

□□・□启之穴　W一一三

□已心□　W一一四

□鳥▯味也　W一一五

□令調□　W一一六

也□之□殳□也。（背後反印文：「□□□□膏□」。）　W一一七

□爲銀也　W一一八

□□平少長和憂解　W一一九

□也・□□□□□（背後反印文：「□釒□可」。）　W一二〇

也・釒□可以　W一二一

□也・□之　W一二二

□可以出鼠也〔・〕　W一二三

□鳥之□　W一二四

□□也。・食□　W一二五

□□□□□盧□巳生蚤也。　W一二六

唯叱□□　W一二七

□毋食□　W一二八

□□巳心〔一〕　W一二九

註釋：〔一〕第一字從草從臾，疑是『萸』。

□之起□　W一三〇

□□也。•□　W一三一

□鼻治〔一〕也。　W一三二

註釋：〔一〕『治』字下有一小圓點，當是書者誤點。

□鼻〔一〕　W一三三

註釋：〔一〕第一字疑是『巳』字。

（三）阜陽雙古堆漢墓出土簡牘《詩經》

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是現存最早的《詩經》古本，它展現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文化史上最重要、最有價值、可讀性最强的『經書』——《詩經》的早期風貌。簡本《詩經》共計一百七十多個殘篇，經與今本毛詩比對有《國風》、《小雅》兩種，《國風》有《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曹風》、《豳風》殘片，共計一百七十多個殘片。《國風》有《周南》之《卷耳》、《南有樛木》；《召南》之《鵲巢》、《采蘩》、《采蘋》、《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靁》、《摽有梅》、《野有死麕》、《騶虞》；《邶風》之《燕燕》、《日月》、《擊鼓》、《凱風》、《谷風》、《旄丘》、《簡兮》、《北風》、《静女》、《二子乘舟》；《鄘風》之《柏舟》、《牆有茨》、《桑中》、《鶉之奔奔》、《干旄》；《衛風》之《淇奧》、《考槃》、《碩人》、《氓》、《竹竿》、《芄蘭》、《木瓜》；《王風》之《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大車》；《鄭風》之《緇衣》、《女曰鷄鳴》、《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野有蔓草》、《溱洧》；《齊風》之《鷄鳴》、《著》、《敝笱》、《載驅》；《魏風》之《汾沮洳》、《十畝之間》；《唐風》之《蟋蟀》、《山有樞》、《揚之水》、《綢繆》、《杕杜》；《秦風》之《駟驖》、《小戎》、《黄鳥》；《陳風》之《東門》、《墓門》；《曹風》之《鳲鳩》、《下泉》；《豳風》之《七月》，計有殘詩六十五首。《小雅》有《鹿鳴之什》的四首：《鹿鳴》、《四牡》、《常棣》、《伐木》。每首詩後用墨色方塊標示，寫明篇名，記右方某篇若干字。每國之後亦用墨色方塊標示，記右方某國。

簡本用今本比勘，有許多異文，字數亦與今本不全同。異文大致可分爲四類。

一是意義相同或相近的異文。如今本『黽勉同心』，簡本作『沕没同心』；今本『瞻望弗及』，簡本作『章望弗及』；今本『方之舟之』，簡本作『放之州之』；今本『汎汎其景』，簡本作『苞苞其光』；今本『明星晢晢』，簡本作『明星甍甍』等。這些異文大多爲假借字，對於研究語音與方

言都是有用的資料。

二是意義可能不同的異文。如今本『殷其靁』，簡本作『印其離』；今本『不宜有怒』，簡本作『不我有怒』；今本『既阻我德』，簡本作『既沮我直』等。這些異文有的異義比較明顯，有的異義不很清楚，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三是虚詞的異文。如今本『惠而』，簡本作『惠然』；今本『俟我于城隅』，簡本作『俟我乎城隅』等。值得注意的是，簡本詩句中使用的虚詞每每比今本要少，如今本『于嗟乎騶虞』，簡本就没有『乎』字。據此，筆者推測簡本某些有篇名無詩句的詩篇所記字數與今本不同，就是因爲虚詞的减少。如《野有死麕》，毛詩四十七字，簡本記有四十四字，這首詩前兩章都是整齊的四字句，唯獨第三章有三個虚詞：

行而脱脱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這三個虚詞應爲簡本所無。又如《日月》，毛詩九十九字，簡本九十六字，當是該詩一、二、三章『乃如之人兮』一句中的三個『兮』爲簡本所無。

四是今本毛詩或簡本的錯字造成的異文。今本的錯字如《墓門》『歌以訊之』，簡本『訊』作『誶』。段玉裁等指出毛詩『訊』爲『誶』之誤。林義光等認爲，因爲『誶』可寫作『訙』，字與『訊』形相近。他們的意見由簡本得到了證實。簡本的錯字，如《簡兮》『山有榛』，簡本『榛』作『業』，乃『親』字之誤。

根據對簡本文字的研究，知道它不同於已知的毛、齊、魯、韓四家，李學勤先生在《馬王堆帛書與楚文化地流傳》一文中推測説，阜陽出土的《詩經》也許是『楚國流傳下來的另一種本子』〔二〕。這是很有可能的。

研究書寫《詩經》的簡册的形制和抄寫的格式，也很有意義。筆者在整理中發現，一百七十

多個寫有詩句的簡片，絕沒有將一首詩的前後兩章寫在同一簡片上的情形。另一方面，殘簡文字大小不一，疏密各異。文字大小相差可達一倍以上，字與字的間距長的有五至六毫米，短的不足一毫米。研究的結果是：一、簡本所用竹簡，寫字部分長度約爲二十四釐米左右。加上天頭、地頭總長約在二十六釐米左右，約當漢尺一尺一寸或一尺二寸。二、凡《詩經》每章三句至十一句者，基本上是一簡寫一章，每簡容字自十字左右至五十字左右不等。字數少者，字大而疏；字數多者，字小而密。一般情況下，每章三句至每章六句一類的詩篇，一章都寫不滿一簡，留有一段白簡。三、凡《詩經》每章十二句者，用兩支簡寫一章，每簡容二十五字左右。四、簡寬現已無法確知，現存最寬者爲零點九釐米。五、編繩。殘片已看不到編繩痕跡，也沒有爲編聯簡冊而契刻的三角形缺口，也找不到字裏行間由于聯綴編繩而出現的較大的空檔。據推測，簡冊可能有上下兩道編繩，也許是先書寫後編聯的。漢人所述寫『六經』簡冊用二尺四寸簡，如《論衡 謝短篇》云：『二尺四寸，聖人文語。』簡本《詩經》明顯與相關簡冊制度不合。筆者認爲，文獻所記多爲東漢以後制度，而漢初的簡冊制度并不如此。漢初『六經』還沒有獲得特殊的地位，直到漢武帝建元五年才設置『五經』博士。因此，漢初抄寫『五經』或『六經』還沒有統一的規格。簡本《詩經》的發現，對於探討古代的簡冊制度也具有重要意義(二)。

註釋：

(一)《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

(二)胡平生《阜陽漢簡詩經簡冊形制及書寫格式之蠡測》，《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誒，我馬屠誒，我

註釋：《周南・卷耳》第四章：「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呼矣。」

㊦318 一

南有朻木，卌八字

註釋：《毛詩・周南》今本作《樛木》，四十八字。

㊦318 二

□巢，卌八字

註釋：《召南・鵲巢》，《毛詩》今本四十八字。

㊦318 三

干時，于以用

註釋：《召南・采蘩》第一章：「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318 四

以采蕖，于□皮

㊦319 五

宗室牖下誰亓尸之，有齊季女。

註釋：《召南・采蘋》第一章：「于以采藻，于彼行潦。」第三章：「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319 六

□戈勿擈。

註釋：《召南・甘棠》第三章：「蔽芾甘棠，勿翦勿拜。」按，第一字從殘畫看，當是「譏」字。

㊦319 七

鼠無牙。

註釋：《召南・行露》第三章：「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319 八

□素絲五戊　（下319）九

蛇〻自公□　（下319）一〇

註釋：《召南・羔羊》第二章：『羔羊之甘，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南山之陽。何斯韋斯，莫敢　（下320）一一

離，在南山之〔側〕。　（下320）一二

□斯，莫敢　（下320）一三

斯韋□　（下320）一四

印其離，在南山之下。何斯韋□　（下320）一五

（背後反印文：『出自東方乃如之』。）

註釋：《召南・殷其靁》：『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實七也。求我庶士，台其　（下321）一六

□莱，其實三也。　（下321）一七

註釋：《召南・摽有梅》第一章：『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第二章：『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麋，卌四字 下321 一八

註釋：《野有死麕》，《毛詩・召南》今本四十七字。

豵，于嗟騶虞！ 下321 一九

此右騶 下321 二〇

註釋：《召南・騶虞》第二章：「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騶虞》，《毛詩》今本二十六字。

□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章□】 下321 二一

註釋：【章□】係據六五號簡背後反印文補。

匽＝于非，吉 下321 二二

遠于將之，章望 下321 二三

匽＝于非，下上亓音；，之子于□ 下321 二四

註釋：《邶風・燕燕》第一章：「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第二章：「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第三章：「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出自東方。乃【如之】 下321 二五

註釋：【如之】係據一五號簡背後反印文補。

自出。父渏母渏，畜我不萃。胡能有□（背後反印文：『有齊季女』。）　（下323）二六

註釋：《邶風・日月》第三章：『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章無良。』第四章：『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月，九十六字。　（下323）二七

註釋：《日月》，《毛詩・邶風》今本九十九字。

來，莫往莫來，谿　（下323）二八

註釋：《邶風・終風》第二章：『終風且霾，惠來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子皆老，□　（下323）二九

註釋：《邶風・擊鼓》第四章：『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又，《鄘風・君子偕老》第一章：『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此簡『老』下一字不清，暫編於此處。

勞苦。　（下323）三〇

註釋：《邶風・凱風》第三章：『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以陰以雨，沕没同心。　（下323）三一

我有怒。采葑　（下324）三二

註釋：《邶風・谷風》第一章：『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有韋。不遠 三三

□送我幾。誰謂 三四

□燕爾新 三五

註釋：《邶風・谷風》第二章：「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按，三五號簡「燕」上一字有一直畫殘存，疑是「薺」字（簡文寫作「齋」）之殘，故置於第二章。

不我□□毋懘我□ 三六

註釋：《邶風・谷風》第三章：「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按，「不我」下有一字不清，據《毛詩》知下方另殘缺一字。

就六深誒，放之州之。就六淺 三七

（背後反印文：「既沮我直」。）

註釋：《邶風・谷風》第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游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畜，反以我爲讎。既沮我直， 三八

註釋：《邶風・谷風》第五章：「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鴞丘之 三九

狐裘蒙茸，誹 （下/325）四〇

註釋：《邶風·旄丘》第一章：「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第三章：「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閒=旖=，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泉□ （下/325）四一

左手執，□ （下/326）四二

山有業，濕有□，云 （下/326）四三

註釋：《邶風·簡兮》第一章：「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之處。」第三章：「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第四章：「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按，四三號簡之「業」，當是「亲」之誤。「云」上一字，疑爲「𩐁」字，中部於揭剥時破損。

雨雪六兵。惠然好我， （下/326）四四

手同行。六 （下/326）四五

註釋：《邶風·北風》第一章：「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雨雪六非 （下/326）四六

□携手 （下/327）四七

註釋：《邶風·北風》第二章：「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黑誹烏。 （下327）四八

惠然好我，携手同居。 （下327）四九

註釋：《邶風・北風》第三章：『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女六▯區，□ （下327）五〇

我乎城禺。 （下327）五一

（背後反印文：『魯道』。）

我桐=筦=有諱，説▯睪 （下328）五二

註釋：《邶風・静女》第一章：『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受而不見，搔首踟躕。』第二章：『静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説懌女美。』

二子乘州，苞=六光顛，言思子 （下328）五三

（背後反印文：『□六音之子』。）

二子乘州，苞=六慸，顛言思 （下328）五四

（背後反印文：『二子乘州苞=六光，顛言思□』。）

註釋：《邶風・二子乘舟》第一章：『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第二章：『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暇有害。』

■右方北國 （下328）五五

註釋：《毛詩》今本作『邶國』。

□□州，在彼中河；□
（背後反印文：『在孫之』。）

註釋：《鄘風·柏舟》第一章：『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

五六

■此右□白州。

註釋：《毛詩·鄘風》今本作《伯州》。《詩》中有兩首《柏舟》，一爲《邶風》，一爲《鄘風》，今因五六號爲《鄘風·柏舟》，故次於此處。

五七

爿□有穧，不可□

五八

也。中講

註釋：《鄘風·牆有茨》第一章：『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第二章：『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第三章：『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五八號簡『不可』下一字不能辨識，不能確定應屬哪一章。五九號簡有兩層，爲保護上層，没有剥離。

五九

采葑

六〇

□之東旃，云誰

註釋：《鄘風·桑中》第三章：『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按，六〇號簡采葑，又見於《唐風·采苓》：『采葑采葑，首陽之東』。此處因無重文符號故編在《鄘風》中。六一號簡第一字殘損，殘畫不像『沬』字，似是『我』字。

六一

□强=；人之無良，我以爲□

六二

賁=；人之無良，我　（下330）六三

註釋：《鄘風・鶉之奔》第一章：「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第二章：「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按，六二號簡末一字殘畫似「兄」字上部的「口」形。

在孫之

（背後反印文：「子之歸」。）　（下330）六四

郊，素絲毛

（背後反印文：「遠送于野，章□。」）　（下330）六五

□與，在孫之都。素　（下330）六六

竿方□，在孫之城。素　（下330）六七

註釋：《鄘風・干旄》第一章：「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第二章：「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第三章：「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按，六五號簡末一字寫作「毛」疑是「卑」或「畀」之訛。

□錫，如圭　（下330）六八

□臂，褎旖綽旖，依重□　（下330）六九

註釋：《衛風・淇奥》第三章：「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

按，六九號簡「褎」字寫作「寃」，介於褎、寬二字之間。

□未吾言，柄矢弗縵。 下331 七〇

吾佰，柄矢弗告。 下331 七一

註釋：《衛風·考槃》第一章：「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第三章：「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按，七〇號簡，末一字寫作「縪」。

衛矦之妻，東宮之妹，荆矦之姨，訨 下331 七二

註釋：《衛風·碩人》第一章：「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如疑脂，領如鰌餔，齒如會䜷，湔首蚤䴥□ 下331 七三

註釋：《衛風·碩人》第二章：「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按，「蚤」即「蛾」。《說文》蠶蛾之蛾作「蚤」「蝨」。段玉裁說，許慎以「蛾」爲「蟻」之正字。

之洛誒，云 下331 七四

□芸。自我 下331 七五

及爾皆老=使我怨，薊則有 下332 七六

註釋：《衛風·氓》第四章：「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第六章：「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按，七四號簡「云」字應爲「六（其）」之誤。

七七　松州。駕言出游，（下332）

註釋：《衛風・竹竿》第四章：「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七八　蘭之葉，童子□（下332）

註釋：《衛風・芄蘭》第二章：「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七九　報之以□居。非報也，柄以爲好（下332）

八〇　非報之也，柄以爲好（下332）

八一　以□□非報也，柄以爲（下333）

註釋：《衛風・木瓜》第一章：「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第二章：「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第三章：「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八二　我者謂□（下333）

註釋：《王風・黍離》三章皆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又，《魏風・園有桃》有「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等句。此簡不能確定應屬哪一首詩，暫編於此處。

八三　日之⿰夕昔誒，（下333）

八四　⿰夕昔誒，羊牛（下333）

註釋：《王風・君子于役》第一章：「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鷄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如之何勿思。」又，第二章：「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鷄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簧，右撓我繇房。（下333）八五

註釋：《王風・君子陽陽》第一章：「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陽〓，卌一字。（下333）八六

註釋：《君子陽陽》，《毛詩・王風》今本三十二字。

□不尔思，畏　八七

不信，有如皎日。（下334）八八

註釋：《王風・大車》第一章：「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又，第二章：「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第三章：「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按，八七號簡第一字已殘，疑是「我」字。

之□□敝予□（下334）八九

予有莁造猗，偍子（下334）九〇

（背後反印文：「我言旑，維子之故使」。）

註釋：《鄭風・緇衣》第一章：「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又，第二章：「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第三章：「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八九號簡「之」下一字不清，不知應屬哪一章。

按，「莁」，即作「莚」。參見《雲夢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

□惡旑，无□（下334）九一

注釋：《鄭風·遵大路》：『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之。宜言飲酒， ㊦334 九二

子皆老。琴瑟在蘇，

注釋：《鄭風·女曰鷄鳴》第二章：『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335 九三

□將羊，佩玉

注釋：《鄭風·有女同車》第一章：『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又，第二章：『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335 九四

□有荷華。 ㊦335 九五

[濕]有游龍。

注釋：《鄭風·山有扶蘇》第一章：『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第二章：『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335 九六

女，叔

注釋：《鄭風·蘀兮》第一章：『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又，第二章：『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二章皆有『女』、『叔』二字連屬之句。

㊦335 九七

【我言】狗。維子之故，使

注釋：（『我言』二字據九〇號簡背後反印文補。）《鄭風·狡童》第一章：『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335 九八

□家室。 ㊦336 九九

註釋：《鄭風・東門之墠》第二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胡不喜。　〔下36〕一〇〇

註釋：《鄭風・風雨》第三章：『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美一人，青□昜宛旖　一〇一

註釋：《鄭風・野有蔓草》第一章：『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士與女，方秉閒　一〇二

印六盈誒。女日觀吾，士日既且。　一〇三

註釋：《鄭風・溱洧》第一章：『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第二章：『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五，士曰既且。』

按，一〇三號簡末一字竹簡表皮損壞，現存部分似『日』字，實則是『且』字殘去下部。

■右方鄭國。　一〇四

廿一篇，千一百　一〇五

註釋：《毛詩》今本《鄭風》二十一篇一千一百五十八字。

□昌矣非東方　一〇六

□咴=，敢與子同夢。會　一〇七

註釋：《齊風·鷄鳴》第二章：「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第三章：「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我乎堂乎而， 一〇八

註釋：《齊風·著》第三章：「俟我於堂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齊子歸止， 一〇九

（背後反印文：「不樂日月六」。）

註釋：《齊風·敝笱》第一章：「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第二、三章皆有「齊子歸止」一句。

□魯道有湯，齊 一一〇

魯道有湯，齊 一一一

註釋：《齊風·載驅》第一章：「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第二章：「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又，《齊風·南山》第一章：「魯道有蕩，齊子由歸」。第二章：「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因一一三號簡、一一四號簡與一一五號簡爲《載驅》遺文，故次於此處。

魯道 一一二

有愓，齊子皋羊。 一一三

註釋：《齊風·載驅》第三章：「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䌛=，行人汩=。魯道有湯 一一四

子□攴游

註釋：《齊風・載驅》第四章：「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游遨。」

一一五

□分一方，言采六菜。彼

註釋：《魏風・汾沮洳》第二章：「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一一六

呆者閒=旖。行

註釋：《魏風・十畝之間》第一章：「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一一七

我不樂，日月六除。

一一八

好樂毋

註釋：《唐風・蟋蟀》第一章：「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又，第二章：「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一一九

憂。好樂毋

註釋：《唐風・蟋蟀》第三章：「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一二〇

□，弗襦弗溜。子有

一二一

弗馳弗□。

註釋：《唐風・山有樞》第一章：「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一二二

忌內，弗□弗騷。、子有　（下336）一二三

註釋：《唐風・山有樞》第二章：「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杲。子有酒食，胡不日鼓瑟。　（下336）一二四

註釋：《唐風・山有樞》第三章：「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鑿=。素衣朱　（下336）一二五

□暴，從子于沃。既　（下337）一二六

何不樂。　一二七

註釋：《唐風・揚之水》第一章：「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素衣朱繡，從子　（下337）一二八

註釋：《唐風・揚之水》第二章：「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此右凋穆，七十五字　（下337）一二九

註釋：《綢繆》，《毛詩・唐風》今本七十五字。

胥=，蜀行禺　一三〇

註釋：《唐風・杕杜》第一章：『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十二篇，八　一三一

註釋：《毛詩・唐風》今本十二篇八百一十四字。

柶馬既閒。□車　一三二

《秦風・駟驖》第三章：『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文茵象轂，　（下37）　一三三

註釋：《秦風・小戎》第一章：『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呂在手，騏駵是中，驛駂　（下37）　一三四

註釋：《秦風・小戎》第二章：『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虎。維此　一三五

註釋：《秦風・黃鳥》第三章：『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

明星懘＝。　（下38）　一三六

註釋：《陳風・東門之楊》第二章：『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下38）　一三七

□椊止。夫也不良，歌以誶

註釋：《陳風・墓門》第一章：「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第二章：「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下38）一三八

弁伊异。

一三九

是四國。

註釋：《曹風・鳲鳩》第二章：「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第三章：「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一四〇

郎。氣我吾難，念彼

註釋：《曹風・下泉》第一章：「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下38）一四一

月授衣。

註釋：《豳風・七月》第一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四二

□周。八月其

一四三

十月損擇。一之日于貉，

註釋：《豳風・七月》第四章：「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

（下38）一四四

股，六月

註釋：《豳風・七月》第五章：「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

一四五

一四六　(下39) 六月食□及薁，七月

一四七　癸及叔。八月

註釋：《豳風・七月》第六章：「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一四八　□七月，三百八十三字。

註釋：《七月》，《毛詩・豳風》今本三百八十三字。

一四九　鳴，食野之

註釋：《小雅・鹿鳴》第一章：「呦呦鹿鳴，食野之蘋。」第二章：「呦呦鹿鳴，食野之蒿。」第三章：「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一五〇　將母

註釋：《小雅・四牡》第四章：「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第五章：「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一五一　有兄弟，不如友生。

註釋：《小雅・常棣》第五章：「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一五二　謱=。出自幼浴，

一五三　矣，猷求友□。

一五四　不求友

註釋：《小雅・伐木》第一章：『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來，微我弗顧。 一五五

於粲洒騷，每食八朹。既有肥牡，以速者咎。寧是不來，微我有咎。 一五六

註釋：《小雅・伐木》第二章：『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咎。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我，無酒□古我，□□□□ 一五七

註釋：《小雅・伐木》第三章：『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如月之亘，如日之□。 一五八

註釋：《小雅・天保》第六章：『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附錄

卌八字。 附一

□相□，卌七字。 附二

註釋：按，前兩個字疑是「朱（株）林」，但今本《毛詩》中《陳風・株林》三十一字，與此簡所記字數不合。

□皮，卌八字。 附三

註釋：按，第一字疑是「皮」，可能是《鄘風》詩篇名「相鼠有皮」之殘。《毛詩》今本篇名作《相鼠》，四十八字。

□九十 附四

卌八字。 附五

□四百卌 附六

□卌八字。 附七

二字。 附八

五十五字。 附九

釋文	編號
百卌八字。	附一〇
百八十字。	附一一
四字。	附一二
□字。	附一三
字。	附一四
字。	附一五
■右方□	附一六
■此右	附一七
□君子□	附一八
■此右	附一九
□扣□（之？）	附二〇

□棘

註釋：按，第一字殘畫似「有」字。《魏風・園有桃》有「園有棘」句；《陳風・墓門》有「墓門有棘」句。

附二一

其如

附二二

□彼

註釋：按，第一字筆畫不清，《魏風・汾沮洳》第三章：「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第一字形體與「藚」相似。

附二三

□□帛□隹

附二四

誒

附二五

□爾

附二六